

七
苑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

No 185

七
苑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

Didacus de Pantoja, S. J. (龐迪我) 1571-1618

DE SEPTEM VICTORIIS

8^a editio

南京主教惠

重准

一六一四年 極西龐迪我撰述
一九三一年八月

第八版

卷一

伏傲 第一 一一五四

克傲難 一支 五

戒以形福傲 二支 八

戒以心德伐 三支 〇

戒好異 四支 一〇

戒好名 五支 一五

戒詐善釣名 六支 一七

戒聽譽 七支 二一

戒好貴 八支 二五

論謙德 九支 二九

識己保謙 十支 三七

卷二

解貪 第二 五五〇

論施舍德 八支 八一

卷三

坊淫 第三 九一一三〇

貞德 二支 二二

卷四

婚娶正議 二二

熄忿 第四 一三一—一七六

愛讐 一支 一四一

以忍德敵難 二支 一四七

窘難益德 三支 一六四

卷五

塞饕 第五 一七七—二一八

論節德 一支 一九九

卷六

平妬 第六 二一九—二五〇

戒計念人惡 二支 二二六

戒讒言 二支 二三〇

戒聽說 二支 二三五

仁愛人 二支 二三八

卷七

策怠 第七 二五一—三〇二

論勤德 二支 二九三

七克序

自子思子發明性道，原本天命，後世言道術者，準此以語天下之至聖，德施洋溢，及乎照墜，命曰配天，殆未易揆測也。其在宥天下，遠人來賓，乃有泰西諸君子航海而來，計其途八萬餘里，閱三年始抵中國，有古越裳肅慎，奇肱身毒所未經涉者，此亦盡乎照墜矣。夫麟遊鳳至，皆稱聖瑞，貴來遠也。物之瑞，孰與人爲瑞乎。洋洋乎聖德配天，非我皇上疇當之。諸君子觀光用賓，大都潔修自好。其爲人不詭時向，其爲學不襲浮說，間用華言譯其書教，皆先聖微旨也。察其燕私屋漏，密修密證，皆鑿鑿不背所聞。其言語文字，更僕未易詳，而大指不越兩端，曰欽崇一

天主萬物之上，曰愛人如己。夫欽崇

天主，卽吾儒昭事上帝也。愛人如己，卽吾儒民吾同胞也。而又曰一，曰上，見主宰之權，至尊無對，一切非鬼而祭，皆屬不經，卽夫子所謂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其持論可謂至大，至正，而至實矣。夫課虛崇玄，洗洋無際，要眇何難。要以真實世諦，使人可信可解，而不可易，此爲難耳。則畫師圖鬼物，圖狗馬之說也。又以泛而言昭事，稽顙對越皆事也，必愛人乃爲昭事之真。泛而言愛人，怵惕煦嫗皆愛也，必克己乃有愛人之實。故有所謂食饑者，飲渴者，衣裸者，舍旅者，醫病者，及顧罔罔者，贖虜者，葬死者，皆愛人事也。而又有所謂伏傲，熄忿，解貪，防淫，遠妬，清飲食，迷醒懈惰于爲善之七克。

克其心之罪根。植其心之德種。凡所施愛。純是道心。道心。卽是天心。步步鞭策。着着近裏。此之爲學。又與吾儒闇然爲己之旨。脉脉同符。學者循此繕修。存順沒寧。來去翛然。既不徒生。亦何畏死也。惟是七克所載。大率遠于俗情。如以富貴榮寵爲綴疣。貧窮苦楚爲福澤。驟閱之。覺可駭可異。而徐玩之。名理妙趣。醒心豁目。未有不躍然神解。而卷不釋手者。此書在慧悟之士。機警觸發。見之自有神契。其次則困衡之輩。推勘路窮。如貧見家珍。渴得甘露。更有津津證入處。惟一種世味濃郁。嗜進無己之人。靈府多滓。難與微言。視此不免嚼蠟。或以此方文字見解測之。更泥不通。則不終卷而臥。此非書之罪也。龐公號順陽。予未與一面。聞其居長安。大官

授餐。爲聖天子所禮遇，名流多與之遊。諸題語言，人人殊率企嚮，不啻口出，卽其人可知矣。

鄭圃居士楊廷筠書於明且齋中



西聖七編序

西洋龐君迪我著七編。始于伏傲。終于策怠。示余。余愛而讀之。蓋洗心之聖水。對證之要方也。古者國有狂泉。國人飲之。皆狂。當今之時。問今之俗。絜己方人。似無不中此七病者。幾于以國狂。而龐君實來傳其國學。實爲此方七藥。龐君雖與華之人處。往往交臂而失。卽諳華性。不應徹見腑肝。窮悉底蘊。言言當也。石言于晉。或憑之言。龐君之言。無所憑假。意者天主使之耶。特揭開心。鴻宣驚耳。警策破夢。妙喻解頤。天地之淫厲。人身之膏肓。皆從骨髓心絡。剝剔其淫邪蟲毒。薰以反魂之香。塗以合體之膏。其神解。在秦和扁鵲之上。其易簡。在六經四子之表。漢遣宋雲等。往西域得四十

二章。經鹿苑之厄譚，鷲峰之批論，而藏之蘭臺石室，過甚珍藏。余訝時人見龐君久在華域，溷跡中庸，不澄意遠觀，割情獨繕，不知其可重也。近世學者，祇信卽心之學，不解原天之心，素無止定之功，妄言隨欲皆善，往往駕慈航而殞命，握至寶而喪家，無明師友以導之，和毒腊其雜進矣。夫用七德，克七情，以理治欲，實以心治心也。得其道者，藥在殊方絕域，可以籬壁間物代之。讀龐君書者，毋以歐邏巴生遠近想，亦毋以六經四子生異同想。期于切救時病，庶于國有瘳乎。雖然，君書業已懸之國門，或諱疾而忌醫，復增長其病心，與君爲魔難，將奈何。君不與此土人比肩事主，同籍分祿。且所述者，

天主之言。天使言之。度無爲君難者。卽有之。度無能舉七編之言。而非是之也。則亦不足爲君難矣。

楊郡彭端吾



七克

捌

七克自序

人生百務，不離消積兩端。凡所爲修者，消舊積新之謂也。聖賢規訓萬端，總爲消惡積德之藉。凡惡乘乎欲，然欲本非惡，乃

天主賜人存護此身，輔佐靈神，公義公理之密伴。人惟汨之以私，乃始罪譽萬狀，諸惡根焉。此根潛伏于心土，而欲富、欲貴、欲逸樂、三巨幹勃發於外。幹又生枝，欲富生貪，欲貴生傲，欲逸生饕，生淫、生怠。其或以富貴逸樂勝我，卽生妬。奪我，卽生忿。是故私欲，一根也。欲富、欲貴、欲逸樂，幹也。而生傲、生貪、生饕、生淫、生怠，及妬、忿，枝也。種種罪誅，非義之念慮言動，七枝之結爲實，披爲葉也。地獄之火，此樹薪之。故曰：去私欲，而獄火自無矣。世間疾憂患亂，身心不

寧皆由食此樹之實而作者。拔此樹于世，而人皆天神也。視人如己，視死如歸，天堂境界，豈遠乎哉。然而克欲修德，終日論之，畢世務之，而傲妬忿淫諸欲，卒不見消。謙仁貞忍諸德，卒不見積。其故云何，有三蔽焉。一曰，不念本原。二曰，不清志嚮。三曰，不循節次。夫世之傲然自是者，咸謂修德克欲之力量，我自能之。不知自有生來，但有一念提醒，莫非天地元主賜我者。富貴壽安微暫之福，有一隙之明者，皆知出于天主。而克欲修德，最難劇務，妄自認爲己能，謬執甚歟。如知力量，悉從上主而出，其於欽事祈禱，自不容已。迨德成欲克，皆認主賜也。彼謂我自能之，不緣主力，乃由傲魔所中，忘却本原。冥悻自是，聞諛則沾沾自喜，稍拂則謂非

所應遇，而怨尤不已，此其所修何德哉。凡人善惡，係於所志。有善業而無善志，猶人形而無靈神。非人徒人形耳。輕舟利車，濟人於難，而人不賞其功。何者，舟車有功，而無濟人之志耳。修德克欲者，惟是蠲潔其一心，以媚茲上主，其志足貴也。次則志羨天德之美也。次則志在乎生享淨心之樂，而身後獲見天主，與神聖耦也。若修德而雜之以富貴榮名世福之望，則所修非德，乃修他欲，而襲德貌耳。非以德攻欲，乃以欲攻欲耳。舊欲未去，新欲且增，塾焉。夫德所至忌，世福之羨也。祛欲者所攻，正攻此羨世福之俗腸。有所攻以積德，又操所忌以毀之，德烏乎成。故志嚮不可不清也。凡有志修德者，必曰：吾必使無絲毫人欲之私。語甚美矣。第言之。

易也。行之難也。一言而盡。百年不能迄。攻一欲難於勝一國。矧併攻諸欲乎。且德之初修也。甚微甚弱。而欲之初受攻也。方鉅方強。以微弱之德。攻鉅強之欲。意徒銳而欲彌增。旋廢業而反受其害。夫克私欲。如折舊屋也。先折址者。室覆材破。人受壓焉。先折薨簷。漸至於柱礎。則材與人不傷。而功易奏。是以克欲者。須一一別攻之。始于易小。俟德力滋鉅矣。乃始漸進於難且大者。以漸滋致精。道路更穩。如過于亟。易于碍墜。故曰。進德如升梯。謹行勿奔。奔必隕。不控于地。不已矣。亟修而無度。非自恃而凌躐。卽速勸而委頓耳。此不循節次之咎也。迪我八萬里外。異國之旅。蚤荷 天主靈慈。悟此世福。至暫至微。匪堅匪駐。轉思身後。實具永年禔福。爰從

耶穌會教習。聞豪傑光闡之旨。正己化俗。憫夫邪說充塞。不知
天主爲人物眞主。不思天堂有眞修捷路。乃偕數友東來。九死一
生。涉海三載。而抵中華。中華語言文字。迥不相通。苦心習學。復似
童蒙。近稍曉其大略。得接講論。竊見有志儒賢。多務修德克己之
功。同方合志。萬里非懸。第緣三者之蔽。隔藩未一。因繹所聞。及所
管關一二。以資印可。夫人心之病。有七。而瘳心之藥。亦有七。要其
大旨。總不過消舊而積新。積之之極。以積永樂永慶。消之之極。以
消永苦永殃焉。諄諄箴勗。良費辭說。蓋緣人心如口也。口各喜其
味。故饌各投其喜。德一而已。眾言錯陳。故折俎之不一。嚮也。惟嗜
者之所染指。如曰。支離其辭。以支離其德。則迪我烏敢焉。

萬曆甲寅孟冬望日

龐迪我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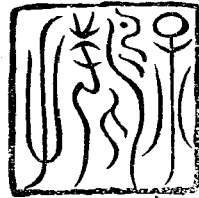


伏傲小序

人心于行爲火。火性上，上則炎，炎則炙，炙則焚。至于焚而烈焰焦灼，勢難撲滅。化爲灰燼，一息而盡。故火遇薪，速盡也。人心歧路甚多。獨是好上人一心，從少得壯，從壯得老。卽勉強調伏，而幾微隱約，情境相觸，不覺忽萌。自非內心真實能謙者，根株弗斷，斧柯相尋，星星弗滅，焚林未已也。是故謙者，悅於人，和於神，享於天主。傲者，反是。謙者，信於友，孝于親，忠於君王。傲者，反是。然則謙，一也。累言之而不盡，大哉謙乎。人全一謙德，眾德賅而全矣。龐子伏傲演謙爲論也，旨近而遠，詞簡而嚴。比物連類，創爲一家言。憬若啓重襲也，而眾寶覘。又若開重扃也，而朗日暄。誦其書，知其人，尙其友。

此非百家諸子之言，而為龐子之伏傲。

江東崔涓序



七克卷之一

西海耶穌會士龐迪我譯述

伏傲第一 凡十支

傲如獅猛以謙伏之作伏傲

傲者。過分之榮願也。其端甚多。綜統有四。以爲善從己出。不歸天主。一。知善從天主出。而因己功。二。伐有所實無。三。輕人自以爲異於眾人。四。自滿自用。自騁自誇。好勝人。好異。好名。戲侮人。爭鬪。不恭敬。不孝順。飾罪詐善。皆傲之屬也。天主聖經云。一傲之子萬罪宗。蓄之者。必滿其禍災。

聖厄勒臥略曰。傲爲百罪之王。一入於心。罪惡萬端羣從之。一不獨至。善德萬端俱去之。一不並立。何也。他欲倍德。以一對一而已。忿倍忍。妬倍恕。一雖壞。他未全壞。惟傲反謙。謙爲萬德根。根毀矣。德安積。故傲雖一罪。萬罪

總焉。

物有決然相滅者。莫若德與傲。丁香樹性至熱。樹之其旁草木悉枯。後栽者必不生。蓄傲于心。德不能入。有德在心。傲亦滅之。徒存德態。絕泯德性。故曰。修心以攻欲爲急。攻欲有先後。不先攻傲。而攻他欲。他欲不去。傲去。他欲易除矣。聖契理瑣曰。先除炫人之情。他情易除。

聖若漢有言。傲之敗德。每當其成。如載重寶。涉狂波。危險過矣。急于登岸。賈勇爭先。覆舟失載。反由于此。我欲修德。風濤洶湧。以蕩我。巉巖錯刺。以破我。幸而獲全。願以全喪乎。

天主惡傲何故。萬善萬福。皆天主賦予。傲者以主賦爲己自有。若斯倍負。是以所受於天主者。反與爲敵讎也。天主豈不與爲敵讎哉。世人皆天主所育。皆所慈愛。傲者心心事事。惟願尊己。盡人類欲凌轢屈抑之。則天人交

惡焉。故他罪離於天主。傲罪遠於天主。妬奪人。怒奪我。傲奪天主。或問天主讎傲。猶有在高位者何故。曰。使傲人登高。非增其榮。獨重其隕。聖百爾納謂傲者曰。爾漸級而登。不漸級而下。乃暫然疾如霹靂也。西有國王傲甚。聞誦天主經者曰。天主黜尊者於高位。而陟謙者曰。此語可刪。如我今處王位。誰黜我。誰陟我上乎。不數日。王幸溫泉浴。置衣于室。從臣俱避去。忽有天神肖王之容。衣王之寶衣。而易傲衣置之。桁遂出。諸臣以爲王也。扈從歸朝。王浴竟。呼無應者。索得傲衣。甚恠之。強衣之。出索從臣。悉已去。益恠之。獨行入朝。則王在也。以爲妖異。見寵臣問曰。爾識我乎。臣弗識。曰。我非爾王耶。是臣笑以爲狂。詈而逐之。王不勝憂懣。自悟曰。此不虞之患。正以責前日之傲言矣。退悔痛哭。矢必悛改。求天主赦之。夜入朝。每念前日之榮福。今日之辱苦。哀嘆不息。一夕朝臣俱散。天神出問曰。

汝今已知世國之與奪。權在天主乎。天主奪。不必干戈也。王曰。目擊身受。曷敢疑。神曰。如是。仍衣汝衣。陟汝位。但今以後宜敬信天主全能。勿以傲言。別致重殃可也。言畢不見。王爲故王矣。而內官外朝無知者。後王自言之。乃傳于世。

傲入於心。心目遂翳。正平之義。忽盡亡失。他人爲善。雖大必厭。惟己所爲。雖小自喜。人有功。輕之抑之。己有功。張大之。視己在上。視人悉在己下。人有成事。必謂有缺。非我經營補綴。不盡美也。自矜其德。欲人信其有是德。自責其過。非欲人信其有過。但欲人譽我能謙耳。偶有以是過責之。必甚怒。每事自用自信。獨於己事。則不信己而信人。自審無才德。有以才德譽之者。輒棄所自信。甚信彼言。傲者之情。一一如此。自欺之至也。

傲者自視過高。謂細務非所當爲。人又卑視之。謂重任非所能爲。己則不屑

爲所能爲。人又不使爲所欲爲。自棄於小。人棄之於大。棄人矣。貪賈無厭。貨值無幾。而高誕其價。不肯以實值售。人又不肯與以所求值。是終不售而已。

克傲難 一支

其夢者。必已醒。識其惡者。必始遷善矣。治病之始。須識有病。若病不認病。而不求治。則難愈焉。傲入於心。輒瞶心目。不使識有傲。而妄認有謙。故傲彌深。自視彌謙也。傲病日痼。無由療矣。人行他惡。羞而匿之。惟傲者明行其傲。不以爲羞。反以爲榮。故其染人益易。其除去益難。

奧吾斯定聖人曰。人積諸種情欲。懼其爲罪。懼之乎惡。惟傲一端。懼其爲罪。懼之乎善。何者。德與傲雖相反。德志一忒。則以德生傲。甚害于德。雖存德形。全滅德性。譬之蠹然。以木生而害木也。皮之徒存。其心槁矣。

他欲攻形。傲攻神。惟神至微。故攻我者至險難避。他欲攻我。止於一面。傲之攻我。挾美衣亦來。挾美貌亦來。挾仁亦來。挾義亦來。挾智亦來。甚而挾謙亦來。四方八面。無不來也。

魔計詭矣。不能以其惡勝我。則以我所勝彼之善。皆入而勝我。他欲攻我。惟以惡貌。易識易勝。傲之攻我。初以惡貌攻不入。則變貌爲德以攻我。如以傲貌不勝。卽貌爲謙厚。以富貌不勝。卽貌爲輕財。以貴貌不勝。卽貌爲讓爵。以才辯貌不勝。卽貌爲靜默。我顯行善。彼以顯行善攻我。我陰行善。以避顯行之傲。彼以陰行避傲之善攻我。我旣全避他傲。猶以避傲之傲攻我。譬之剝葱。去其一。內復有一。百剝百有。墨魚體無定色。隨所居水爲色。欲攫他魚。輒伏石。色與石無異。他魚以爲石也。或就之。殲焉。亦以此避他魚之攫也。夫傲亦如是。不能明爲邪。卽貌爲德。我欲察而祛之。彼亦然。

他欲雖大。至死則止。惟傲險尙形於棺。葬尙形於墓。永世不已。他欲受克。漸次消瘁。不復滋長。或易其處。或易其時。數如洑湯。去其薪火。稍得平矣。如色慾少則饜。老則息。如忿怒忍則去。靜則却。惟傲一納於心。時處附着焉。或動或靜。或言或默。或眾或獨。必不可離。且不可掩。身能老而傲不衰。日以益甚。我易境。而傲如境。我易業。而傲如業。愈仆偃以勝之。愈鼓力而復鬪。我克之已力。辯之已精。彼亦已就滅絕。滅絕之中。復增猛烈。辟猶蹶踣。撲地滋重。騰激滋高。故傲之一念。先發後勝。德未至。念已芽。發之先也。德已成。害尙存。勝在後也。譬如裏衣。衣之最先。去之最後。裡衣不去。終爲蔽體。傲氣不去。終爲蔽人。

傲念配善行。如黑影配日光。一面有光。對面必有影配之。至日在頂。光直下照。然後四面無影耳。我修德之念。未全向天主。其光必偏。傲影乃附。惟正

德純心。一與天主對。上下相合。全身是光。傲無自來矣。

戒以形福傲二支

試問傲何故乎。爾蓋思爾生從何來。將從何往。今復何爲。言爾來。則天主造爾也。爾以前。是何貴重物。無爾也。無爾。則賤於獸。微於草。浮於細塵者爾也。言爾往。往於土耳其。爾非永久物。未及百年。穢灰而已。言爾爲獨有妄想。妄言妄行在。皆取罪者也。有何聰明。有何智巧。有何力能乎。夫前爲空爾。後爲灰爾。今又爲罪爾。爾如是止矣。而且傲。嗟哉。百爾納語人曰。爾思所從來。甚可愧恥。思今所在。甚可嘆哭。思所從往。甚可戰慄。人恒存此三思。傲當自減矣。

假令有人手數銖錢。自謂至富矣。沾一命。謂大貴矣。生未及期。謂永壽矣。如是者。孰不笑之。無以其見挾而受微乎。嗚呼。笑人而莫覺有笑我者。我取

富貴榮壽於世。而笑世之貧賤。夭折人。以多笑寡。宜矣。然此世。雖多亦寡。雖全亦缺。况我所當。爲前古後今中一息。我所居。爲高天廣地中一塵。奈何以此寡缺之世。取笑于得全福乎天者哉。我視世。世分多少。以天視世。世無分多少矣。以存視今。今分有無。以亡後視今。今無分有無矣。惡得自恃而傲乎。

夫人任所感觸。但一回想。皆可引使改傲爲謙也。或作內外想。或作上下想。或作平等對境想。想外者。人有智能才德。我或無一如人。宜謙矣。想內者。我有罪過。天主所惡。天神所厭。有邪欲可防。有善固借之于天主。有智固學之于人。所知雖多。所未知必尤多。我又謙矣。想下。下有地獄。以罰有罪。甚可畏。有鬼魔。能煽惑我心。殘害我身。非天主佑我。我不能防之。獸勇於我。禽捷於我。草木或花可視。實可食。各有用於我。我不能有用於物。物皆

能無用我。我不能無用物。我又謙矣。想上。上有天神。其性情靈于我。我恒賴其保護。以避世患。又有天主。人不能奪其能。不能晦其智。不能違其義。不能槁其仁。孰得外之。又孰得強之。我又謙矣。想平等對境者。我儔類甚多。計算沓至。憂患紛集。遇之必傷。逃之無術。我又謙矣。想及諸種種。猶不去倣存謙乎。未想耳。

戒以心德伐 三支

有人欲擇地修道。問於賢人曰。靜處與囂處孰安。答曰。自責不伐。兩處是安。不自責喜伐。兩處是危。故存一喜伐念。獨知眾知之害均也。

虛伐有三端。隱而自喜。一也。顯而自譽。二也。遇其言受之。三也。兩自內出。一自外來。隨德起傲。隨傲受傷。初結念時。辟之種果。此時傲。種朽不生。已行踐時。辟之發芽。此時傲芽蟲不長。朽蟲內出也。迨成就時。辟之蕃枝茂實。

此時以受人之甘言傲。是風從外至。枝摧實散。遂以不成。

僕者。以主貲市易。不染指則忠。否則賊。善言美行能才。天主所賜我貲。以售天堂永福。廣天主榮名。誨勸人爲善。而輒自伐以圖己榮。染指矣。盜罪曷逃乎。

人最善。而不以善歸上主。乃最惡也。聖博納文曰。爾將使物歸己。僭爲物主。魔之徒也。才德智能原出天主。妄謂己有。是則甚愚。若其知之。冒爲己榮。何異穿窬乎。爾能先除其不屬爾者。餘則許爾自伐矣。試除其不屬爾者。則當除才除德除能除智。復且除己。終歸於無。伐其無可乎。

自矜其德者。非因有德矜德。乃因矜德行德也。卽後可以徵前。天主聖經有言。兩人登天主堂。祈祝天主。其一才智榮名過人。其一無賴也。才智者近立謝曰。謝天主獨厚我。俾我異于他人。他人姦淫。盜賊犯義。又大異此無

賴人。我一七二日齋。捐己財什一。爲天主奉敬。謝天主。無賴者皇竦遠跽。不敢仰視。拊胸籲號曰。嗟乎。天主憐我罪人。耶穌天主降生名號判之曰。此人惡。顧自悔自下。入時罪人。出時潔矣。彼誇者以傲以滿。自滅前善也。出時愈污矣。才智者以德取傲。傲存而德亡。無賴者以罪取謙。謙至而罪滅。德反爲罪。惡反爲德。故曰以美食自病。不如以毒藥自療。以美德自傲。不如以惡罪自謙。又曰傲與德兼。德全滅。況與罪兼乎。謙與罪兼。罪全滅。況與德兼乎。鮮衣行乞。安能使人憐而衣食我。我欲見憐於天主。宜露所不足以動之。匿醜於行。矜誇其德。天主憫我乎。憎我乎。故恃有餘。不知求天下之絕貧也。

百爾納責自伐者曰。爾所有。特天主已授爾。人所無。特天主未授人。豈可以天主之賜。貴爾而賤人乎。受愈多。爾責愈重。以此自伐。猶伐爾責多。而賤

人之責少者。

百爾納曰。水之原。海而已。江湖皆流也。凡德之原。天主而已。善念昌言美行。皆流也。江湖復歸海。故能環轉不窮。才德受而復歸天主。故能生成不毀。爾有才德勿自恃。生虛喜而輕他人。須念非自我來。悉惟主惠。既能與。卽能不與。雖已與。又能復取。我其寄也。何與而驕哉。

我原非從我出。今存我。又非我自存。我且不能爲我。況我所有。奚能爲我乎。性命受之天主。則才德功績。性命之末飾。我曷與耶。有真德則榮讚益報。兼配之。榮讚歸天主。益報歸我矣。若以榮讚自歸。并益報俱失也。故誠德之士。有美德善功。聞讚譽。則瞻仰天主。而頌謝轉歸之。是以功德愈盛。益報愈定。

昔賢與數輩渡大江。舟覆溺將死。仰天祈祐。天主使神援登岸。忽自念以功

德之盛獲救于天也。俄馬躡蹏焉。始覺傲心之罪。惕然改悔求救。幸而不死。人也恃天主之祐。險中乃安恃其功德。安中乃險。

人不先自欺孰得欺之。不先自喜孰得喜之。百爾納所遺聖跡甚眾。四外聞名。辭曰我聞聖跡之真者。誠成之。僞者假襲之。我自視無誠德在。亦無假行在。跡於我何與乎。天主留以訓世勿以名我。夫上百人之行。不勝夫下一人之心。萬口之共尊。不敵夫一念之自貶。聖人如此。

或言爲善者。我爲之如工人作器。工人伐之。伐何不可。曰。其故有四。雖我實爲。非得天主佑我。不能爲。舟隨水下。不能逆水自上。魚自入筍。不能自出筍。土自生荆棘。不能自生百穀。人情自向惡。非天主助祐。不能自善。故聖經曰。凡嘉惠從上來。自大父降。又天主謂人曰。爾損悉自作。爾祐悉吾降也。故爲善之譽。宜歸天主。不應自居。一也。善之合否。我難自定。若白聖人

亦曰我心雖純清我自不能知故凡人今世爲善如夜作事夜作之事不至白日美惡不分人爲之善不質之天主孰能豫定其真僞乎聖保祿曰我察己無惡未必卽是善蓋判我者非我實惟天主二也吾所爲善雖似至純鮮不缺誤金雖精不必無滓我所爲惡則純惡係我自爲我所爲善未必純善又非我所自能爲也未成之工工人不以示人未成之善人宜視以自愧可自伐乎善雖多端苟有一惡終爲無善故爲德如守城一陣之瑕萬堅無益三也德非堅久不動物安可一時自持如戰未訖事孰可言勝形忽變遷至無常也故德之全虧受攻乃見德未受攻堅瑕未試未可謂真德况自伐乎四也

戒好異 四支

傲者以爲異於人如自立山頂視其下如蹲鳥也以爲我高矣貴矣異矣不

知我遠視人。謂眾鳥在地。人亦遠視我。謂一鳥在山。

亞利思多西之名士也。聞有自伐其異者。訓之曰。爾人耳。何以異于人。異于人者。非人也。上則天神。下則獸。上者不能同。下者不欲同。亡若與人同乎。默搦加甚傲。欲人敬之如神。奉之如天主。費理簿王欲諂之。一日盛饌宴客。設別几延默搦加。默搦加以爲王之待己異眾人也。竊自喜。坐定。王命于他客進一饌。則于默搦加進一香。猶以王爲異視己也。益喜。終席如是。眾飫矣。弗復下肴。慚極而去。

人欲異于人者多。知所以異于人。與行所以異于人者。寡矣。異者非常之謂也。志言行異於常。卽異也。富貴同欲也。爾知爲微慙。不永久物。偶得之。如未嘗得之。未嘗得之。亦如已得之。不以得失分樂憂。則異人。美譽同欲也。爾知爲速過之風。不捐善以取之。不陰心以圖之。則異人。安逸同欲也。爾

知此安逸與禽獸等。人既異于禽獸。不宜同樂所樂。于是圖爲善以生心樂。勿爲形樂。則異人。若也。求世所等求。得世所等得。何異之有。

戒好名 五支

契理瑣理聖人曰。爾未嘗與天主。天主何從報爾乎。夫人爲之善。人耳。何益天主而稱與之。惟爲天主爲善。是則與天主也。故天主受之。以定其報。若行善圖名。心本爲世。得世名。報施稱矣。於天主曷與乎。忽至死時。何所持以易報于天。而免承刑于地獄耶。聖經曰。爾賑窮乏時。右手所爲。勿使左手知。秘密而行。爾父則報爾。又曰。卽爾行善。慎勿顯行使人視。不者。無報於天。

人之爲善。與其爲人爲。無寧不爲。不爲者。在天無得。在世亦無失。爲人爲者。在天既無得。在世復有失。有如貧饑衣裸。一切諸行。孰謂非德實。費貲財。

或費心神。實費失矣。虛名之得。非得也。聖亞塞捏曰。爲善求名。如實漏卮。此入彼出。不問多寡也。所存惟行德勞苦。與輕敗德之罪而已矣。

有物于此。來日可得百金。今日亟以微價售。誰不笑之。德至重寶也。不能善藏。以徐待報于天。而以虛名微價。輕出迫售。哀哉。

吾人無可不行善之時。惟顯善之遲速。自有定候。天主操之。我無與焉。非時而露。使人見稱。路旁果也。人人取之。安問者熟。百千萬果。竟無一成。

我有寶賄。明示人。是誨盜也。譬欲語人。汝何不知我此寶。則是語人。汝何不取我此寶。德身寶也。爾急露之。羨者歎賞。令爾自喜。妬者訾議。令爾懼而輟。或不忍而怒。此皆消德損功之緣矣。故修德宜如播麥。播麥者。喜寒畏熱。方種之時。其根最淺。一遇風熱。卽芽蘖乾枯。無復此麥。故種德者。務居於靜以深其根。後雖有稱毀之風熱。犯之終不搖矣。

聖賢修德之意。惟是媚茲天主。徐以食報于天。若夫污真德。虛天報。莫名譽若矣。露德求名之罪。甚於乏德。故聖賢修德之志。不加於藏隱之志。其避世譽也。甚於世人願得世譽也。罷西略聖人曰。吾于當世名。微獨不敢冀之。縱偶值。亦不敢納之。恐今世之榮。卽不及滅我德。亦必滅天報也。

係辣戀聖跡甚眾。名播萬方。來訪者日眾。聖人不悅。數徙避之。不獲而哭。門人問故。答曰。聖經云。凡欲循仁。必受窘迫。吾考前輩諸聖賢。有實德者。無不因世苦辱。密就其德。以蒙天報。今敬譽我者多。恐天主以是足我報於世乎。

泥哥老之鄉人。貧甚。有三女。長而未嫁。暮夜挾貲潛擲其家。是人得貲。嫁其長女。復擲如初。嫁其仲女。終莫解所從來。私謂仁功未竟。仁心當未休。吾有少者在。必復來也。陰伺之。果至。擲貲而奔。急追得見。甚感其恩。問何以

報也。泥哥老曰。我之行此。惟爲天主。故恐人知。當我生時。爾弗告人。是報我矣。嫁女如親。避人如盜。藏德以避虛譽。聖人也。

每塞身隱一陶。名彰萬國。有貴客往訪之。途見老者曳杖來。以爲知每塞者也。詢之。答曰。每塞落拓人耳。丰儀不足象。修行不足尊。奚見爲。貴客聞言。廢然而返。以語其友。知即每塞也。益嘆服曰。向聞其聖者。未試之。今日擊矣。

聖厄勒臥畧曰。傲者實知我無是德。以是譽我。乃無弗喜。不以主與實德之失爲憂。惟以人與浮名之得爲樂。謙者異是。譽言之至。一一自反。反之我無。是毀詆我無也。我愧而修。反之我有。是飄散我有也。我懼而藏。經曰。試金納之紅爐。試人納諸譽口。僞金入火。隨烟而散。真金入火。彌煉彌精。譽之於人。虛德遇之。輒生虛喜。故消實德遇之。輒生實懼。故長。

實德如活物也。無待于外。自能行。故不以外譽去來。爲我行止。惟虛德乃待人譽之。笛本無聲。氣吹則作。舟本無力。風御則行。氣息風收。頑然而已。西有不類者。謂人曰。爾不示人美以引人譽。而入市寂然。對人默然。是才是德。爾何與乎。眾皆怒而逐之。古盛德者沙哥博。嘗曰。我願當世善人諸苦患。一切我身代受。而彼得免。苦患者。謂我罪重罰深。無復憐我。我最樂此。不類者之德。死德也。向人之風。得之則行。失之則止。聖人之德。活德也。向於天主。譽來不驚。去亦不寂。

智者如日。自有之光。常存不變。風霾雲霧。障而不消。愚者如月。借光於外。隨外聚散。以爲消長。真德常榮。即有毀者。能掩不能滅。僞德榮於人口。一時虛譽。似若可矜。稍不遂意。輒已沮喪。故隨譽聚散。用爲消長。倏崇倏卑。倏然消無。閃忽不定。無刻可固。何足自恃哉。

雕者玻離隔國工也。嘗作二像。自信精絕。藏其一。出一示人。某曰。此處當何似。輒易。某曰。此處當何似。又輒易。某曰。此處當增。輒增。當減。輒減。已視之。則成一怪形矣。見者驚問故。乃出藏像示之曰。此夫我獨造者如是。此夫爾共造者如是。人心百千萬異。我欲人人稱美。則合百千萬異。安得不成一怪乎。

德猶珍珠。譽猶市衡。以市衡衡吾珍珠。平乎哉。德之能出於天。德之權懸於天。多寡之數。惟天主能判之。天主之衡。至定至平。是而多實多也。以我衡。或以人衡。而多未必多。如輸稅者。有王府之嘉量在。我量謂多。公量謂寡。多乎寡乎。

行善而無心名譽。名譽隨之。其真能作德。真能輕譽也。有二美焉。有心名譽。名譽去之。其所重浮名。所喪實德也。有二辱焉。故曰榮名隨德。如影隨形。

我向影取之。愈去。我背影避之。愈來。何者。名從德生。當隨德至。避譽存德。名何自去。逐譽敗德。名何自來乎。不問形黑形白。均一黑影。影非有物。惟是無光。榮名或生於真德。或生於僞貴。莫非黑影。然實可持。惟係浮思。虛想得之。虛想樂之而已。

人有重寶。不欲寄人。必什襲藏之。緘膝扁鑄。方爲實有。天下之實寶。貴莫如德。藏德之器。堅莫如心。邪魔不窺。盜賊不竊。隨索隨得。人口無鍵之櫝。我寄之人口。能永存哉。寄之人口。則得與不得。不在我。惟在彼。彼稱譽則得。毀詆則失。奚爲我有哉。厄勒臥略曰。實德而冀人譽。賤其德者也。

戒詐善釣名 六支

無有微價可得貴物者。有之。則贖物也。不。則竊以來也。更不。則售物者愚耳。德爲至貴重物。顧以虛名之微價售之。贖乎。竊乎。其愚乎。

鷹。賤鳥也。卑飛附地。以取腐鼠于地也。或高飛向天。非欲向天。見腐鼠而欲搏之。故高飛以伺便也。好名者。得獵名之便。則言貌飛出眾人上。一似天上人。察其志趣。惟望假榮虛譽之腐穢物。飾行相矜。下而取之。夫鷹得腐鼠。能救其餓。尚爲有益。人得虛名。不滿其心。又匱其德。不亦賤於鷹乎。西有死海。海濱有樹。果色甚美。見者愛而採之。着手卽破。中皆穢烟。一無所有。假善行以取虛譽。類是果矣。經謂之白墓。外設色。內朽骨也。

詐善非善。乃兼二惡。不善一。詐善一。詐善之害。甚于顯惡。聖契理瑣曰。爾旣以善貌爲美而欲張之。善體更美。何不欲得焉。以惡貌爲醜而欲匿之。惡體更醜。何不欲除焉。旣不欲得所顯善。寧顯所存惡。庶不以詐善欺人。亦不來詐善之譽。受人欺也。

好名者。似善非真。故最忌真善。使以假善之勞。移之圖真善。則善神與善貌

兼之而顧以其力造惡。又以其力飾之。力費者倍。善失者全矣。

戒聽譽 七支

聽樂者。美聲暱耳。靜時猶聞。隱隱自思。習業俱廢矣。聽譽者。美言暱心。過時猶憶。欣欣自喜。實德實行。要業俱弛矣。故曰智者。傾耳以聽譽。則愚。既聽而自喜。則狂也。

人情變態無常。其譽我。欲毀我也。我愛譽。彼以是毀矣。童兒嬉戲。眾推一以爲尊焉。楮爲其冠。芻爲其帶。相與呼擁而崇奉之。然一爲所推。卽嬉然而聚笑矣。

面譽者如鏡。無不似也。無不反也。我在左。彼在右。我在右。彼在左。諛人之言。是非喜怒。悉悉如人。而其心準背評。又悉悉相反矣。始以諛入之。旣以受諛誦之。蜂也口甚甘。尾乃毒。取其蜜。受其螫。

寓言曰。烏棲樹喙肉。狐巧獸也。欲得其肉。詭諛烏曰。人言黑如烏。乃濯濯如雪。殆可爲百鳥王乎。特未聞和鳴聲耳。烏大喜。啞然而鳴。肉則墜矣。狐得肉。視烏而笑。笑其黑。且笑其愚也。彼面譽爾者。若以爾爲智。必知爾不喜譽。而弗敢爲譽。惟有求於爾不得。且意爾爲愚可欺。乃面譽以增爾愚。而得所欲得焉。一已得。且譏爾傲。笑爾愚也。爾奈何傾耳以聽虛譽。而取笑譏乎。

猴也。不能守如犬。負如馬。耕如牛。使人笑悅而已。面譽人者。不重實行有益之事。而獻虛譽。使人笑悅而已。與猴何異。

面譽之害。甚于面毀。毀者揚人惡。使人識己而自下。譽者掩人惡。使人忘己而自上。厄勒臥畧曰。遇艱難而不失其正者多。值稱譽而不失其正者寡矣。塞搦加曰。離人於正。莫如喜聽譽也。

面譽者繫人於惡。惡者畏諫。則止。不畏諫。且聞譽。日沈淪於惡。不自覺矣。亞
吾斯丁曰。稱譽者多。而諫責者寡。則驗天主之甚怒也。

智者耳聞譽。其心若撻諸市焉。西有賢王辣第思老。或頌其德。王手撻其面。
或怪問曰。彼譽王。王何撻彼。答曰。我正報彼。彼先撻我耳。蓋受諛與造諛
罪等。我縱不撻。無爲喜悅。彼惟求悅不得。卽休矣。

昔有武士。教其徒技擊。衆方稱賞。師遽責之曰。爾未盡善也。爾盡善。人安得
稱賞。故純德不待譽。我有不足。始以譽言補之。如天體周圍。誰稱譽其周
圓。日有陰晴。故稱日以晴。月有盈闕。故稱月以盈。人情大抵如是。

聖法蘭濟。德行最多。稱譽籍甚。聖人令其徒隨所譽者。輒詆毀之。彼言智。此
易以愚。彼言才。此易以拙。有人故以惡名加之。聖人致謝曰。自有我來。未
有識我如爾者。

聖鐸敏我。居篤洛撒。教化人甚眾。已避居加爾加瑣。人間故。答曰。篤洛撒。敬譽我者多。我居之。虛喜易至矣。加爾加瑣。毀我者多。我居之。實謙易保矣。或曰。名譽隨德。如鼓應桴。必畏名譽。恐修德者懼矣。曰。有德欲人知之。本非罪也。經曰。爾光明顯於人前。俾視爾善行。而讚美在天。爾等父者。惟以德自歸。及以善圖名。是爲罪矣。夫榮譽有虛有實。當去當就。所宜自檢者三。一爲所以受榮譽之事。二謂授榮譽之人。三謂圖榮譽人之志意。吾所以受榮譽之事。宜實爲之。若其過情。恥也。取非其有。謂之盜矣。亞吾斯丁聖人曰。吾不喜愛我者。譽我以所未有。此非譽我。乃別譽一人。係名於我耳。授譽之人。苟非明誠。不辨虛實。其言弗可聽也。故曰。譽我於污人。譽我於污事。兩辱等耳。又曰。爾不見訾於惡類。爾德未真。况見譽於惡類。可得爲實譽乎。又曰。譽爾者。勿論幾人。惟論何人。沽名者。在自見。無心向上以求。

讚頌天主。及爲人之利益。其榮甚虛矣。夫名譽非可願愛之物。惟有益於人。始可願愛。夫我有其德。令人見我德。遂能讚頌天主。知爲萬德之原。觀我善行。各自警策懈惰。欽從訓誡。是於我事天主。愛人真心。大有利益也。如是則名譽足貴也。

戒好貴 八支

居高位。慎勿恃也。惟善德者。抱不脫之物。自易遷流。莫如貴位。欲固得之。如握泥鰐。握愈固。失之愈速。黑雲四布。雷聲電光。轟爍交至。行道之人避之。兩收雲散。雷電俱滅。所存惟泥塗而已。世間貴位權威。薰灼暫時。雷電何異。迨身命徂謝。向時聲勢。悉委泥塗。誰復重之乎。百爾納聖人訓一國主曰。爾思居尊位高。與眾甚異。兼思爾身是浮灰。與眾不異。合此二念。自忘其尊高矣。

昔有國王。統百萬眾。征行。布陣原野。登高望之。輒生雄心。私念百萬之眾。誰能禦之。我爲其主。尊矣大矣。忽覺爲傲。反念曰。不然。不及百年。彼百萬皆死。我亦死。以一死爲眾死主。何足矜矣。

水之分流。有淺深大小。入海則等水耳。無復知孰深大。孰淺小也。人在世。水流地也。其貴賤。淺深大小也。至終時。則入海矣。豈有貴賤哉。

物像愈精。愈僞愈欺人。愈精則愈似。愈似。愈令人誤以爲真物。而實非真物也。乃惟真物之像耳。世位愈尊貴。亦愈僞。愈欺人。愈尊貴。則愈似可欲。愈似可欲。愈令人誤以爲真福。而實非真福也。乃惟真福之影耳。真福者。獨善人。宜有之。尊貴則善與惡。俱得有之。豈可謂福哉。

或問一賢者曰。人心之最擾不休者何物。答曰。圖高者是也。未高。求得不能安。旣高恐失。又不能息。

成萬物有四行。土水氣火是也。成萬罪有二行。好貴第一。貪財第二。塞擗加
曰。好貴者。辟之旋風。先自旋而後旋物。石之在山。靜則已矣。惟自崩而
後觸之者傷。當之者破也。人當伐善時。不見在己上者。惟見在己下者。迨
求貴時。不見在己下者。惟見在己上者。不知爾欲爲貴。必合爾神身。無不
震動以營之。而後得之。而人乃或淹抑矣。或擠蹈矣。夫非以我之貴震動
人也。乃以人之貴震動我耳。

今人視此世貴。甘之如飴。夫求貴者欲也。貴不得亦欲。既得亦欲。日加熾焉。
如消渴者。飲水暫減。少頃愈加。水反爲薪矣。好貴不知足。恒冀所未有。不
能享所已有。如食已飽。又加餐焉。出而哇之。並歸無用矣。

阮勒臥略曰。好大者。欲伸於他人之上。而自屈于傲情之下。欲爲他人之主。
而先爲其欲之奴。我苟欲貴。是勞我以卑我也。我即得貴。益助我以抑我。

也。且人心方有所欲。則胸中便成厥像。動一欲貴之想。胸中忽覺棟宇巍絕。忽覺見奔走承役者。覺崇壇廣筵。凜然臨萬人上。覺威風凌攝。人覺取怨讐報復。覺頃刻呼擁前後無數輿馬赫奕。覺多脅肩諂笑者來。我輒色喜。覺推墜一人可至地。提挈一人可至天。覺堂下人哀乞千百狀。我能憐之。恕之。覺天上人戴謝我。我詡然自居。或僞退讓。種種諸念。牢印於心。一觸其端。茫如逐影。還視此身。蕭然而已。非醒時入夢而何。未及受是位之樂。而先來是樂之勞。

好貴者。不自覺其至險至危。妄爾欲入。夫身登峻嶺。不重則必傾。足搖目眩。飄然浮雲。可復定乎。高位非易居也。厚其仁。深其智。吾身重而後能安之。且居高位者。百責聚焉。以一身委百責之中。險危極矣。而人之如溺何哉。昔有將受王位者。其諸父賢人也。就問之。賢人引至高處。令入圓盤中。急轉

之少頃。眩矜欲隕。乃下之。眩尙未定。良久而坐。謂之曰。在高則險且隕。在卑則安且止。吾命女矣。遣去。遂不敢受。無何卒。靈神示人曰。天主賜予升天堂。享永福。且諭我云。曩不聽若言受位者。必墮污行。不能逃地獄永患矣。

好貴者。其未得時。謀望旣爲心患。其已得時。竊據更爲心患。至於失位。愈又更爲心患。其始謀望時。得位心重。違計其他。遂不知天主。不知人。不知己。皆大患也。內多歉畏。恐失人意。語言行事。無不求媚於人。僞爲謙恭。又如不欲得者。屈己徇人。諂諛百出。是眾役也。心分兩念。自相爲鬪。其一惡情。本欲爲不善。又因好貴。懼人知覺。姑強抑之。兩惡心相反。不許有靜時。旣處高位。身心最險。蓋有位爲惡。其勢旣便。又無從旁畜止者。是以在位彌久。造罪彌深。迨旣失位。而受居位不善之永罰。其患又極矣。聖經曰。大者

受苦亦大。亞利思多喻好大者曰。人視貴位。俱宜視後。不宜視前。蓋先寬後窄。先甘後苦。如生果焉。色美而味酸。方見輒欲嘗。方嘗輒受其苦矣。任馬者。揣力強弱。較物多寡。然後行。任舟者。亦量重輕。酌堅瑕。察波濤風色。然後行。于物無不然。獨好高位者。不自度其能否。力綿而任巨。皇皇然惟恐不得。得而不勝。收韁迴舵則晚矣。

人無有自信所不能爲者。與縫人以尺布。而欲爲衣。與履人以寸皮。而欲爲舄。必決起而力辭。居貴任以治人最難爲之事。而無人自識其難也。甚狹不足。以爲甚有餘。惟真能辭者。乃真能任焉。寓言曰。眾樹共議。欲立一樹爲長。共宗之。首推阿理襪。阿理襪美果美膏之樹也。辭曰。我膏甚潤。爲人用。不願散我潤。易爾眾樹長也。次推葡萄。辭曰。我果甚甘。我酒甚美。爲人用。不願散我甘美。易眾樹長也。已及辣末。辣末者。棘屬也。無花葉實。叢生

多刺一無可用。燎爨而已。遂躍起曰。信然耶。則當來就我影下。惟我所爲。誰敢逆者。逆則我辣末當出火焚之矣。夫有德者。滿於膏。豐於實。懼因貴。任而散也。微特不喜。且畏之。微特不求。且避之。愚者拙者。無美可懼散。不畏不避。則辣末而已。

法蘭濟避尊位弗得。質之天主。天神以玻璃餅注清水。示之曰。已清如此。而以濯人。則可矣。遂避之。夫周于德者。非主命。弗敢輕受尊位。何況染於罪者乎。

厄勒臥畧欲避主位。眾迫之甚急。守之甚堅。乃自匿巨甌中。兩人舁出城。而藏之復陶。眾索之。其家弗得。俄見遠山有猛火幕之。怪而往觀。聖人在焉。夫聖人甚畏高位而急欲避之。惟知高位之責重險多。身居高。而心存謙德。甚難合。故非萬萬不獲已。弗敢自恃其德而遽當之。

好貴者。惟爲一時之假榮。不復覺終身之真辱。徒計在後之得。遂盡擲從前之功。

好貴人有可笑。有可憎。有可愧。以微功力求尊高。可笑矣。其得之爲僥倖。可憎矣。若窮神盡智而終不得。或旋失焉。適可愧矣。陟高之路。莫捷於輕高也。

居高位。非大人所以爲大人。而似大人。蓋以世情量世物。不於其身。於其礎耳。然登侏儒於無極之臺。不得爲長人。納防風於不測之淵。不失爲長人也。故辨高卑者。獨量其身。勿兼其礎。西有費理簿者。大國王也。勝敵國而奄有其地。大自矜伐。一賢者問之曰。王滅是國矣。取是地矣。試度王影。視昔得長少許否。

人以高位爲榮。然以小人居高位。反辱矣。何者。高位不能榮小人。極能見小

人也。若使不在高位。孰知小人哉。如猴升屋而坐。非尊榮也。常令人笑之。人當願有其具。不當願有其位。有才無位。彌榮。有位無施。彌辱。西國古俗。有大功者。得立像。加當者。功最大。未立像。或問故。對曰。我願人間加當何故。不立像。不願人間加當何故。立像。

論謙德 九支

謙者何。自居賤。自居下也。人思天主之大。己之渺焉。非主弗生。弗成。弗賢。弗聖。其心下於天主。卽下於人。斯謙己。謙爲德根。凡德不絕於根。則暢達焉。菝菝焉。不則摧折焉。枯萎焉。聖亞吾斯丁曰。謙德斯須不可離。謙者先善以引善。配善以固善。隨善以掩善。不則傲目取釁以入。全奪我矣。累臺者。必固其址。若以浮沙積。愈累愈險。愈速傾矣。善才能基。莫固于謙。若不以謙心積。愈多愈高。愈險愈毀。聖厄勒臥畧曰。積德不以謙。如持浮灰。

而逆飄風。又曰。紅爐之炭。不以灰蒙之。須臾而滅。盛滿之德。不以謙掩之。須臾而亡矣。

聖百爾納曰。雖過謙下。不必自疑畏。若有絲毫上人之心。正可畏也。譬如入門。門高而我過屈。奚害。軒然直行。或擊其首。多瑪斯賢人也。其言曰。心下於萬人。何害乎。心上於一人。有害矣。

天主經曰。爾身所居愈高。事事愈謙下。天主寵爾。浮海之舟。帆旣高。無重載以壓之。鮮不得覆。人者樹也。身其枝。心其根。枝升根沈。上下相應。乃能禦風而本。不撥華且實焉。故身伸于萬人者。心屈于萬人。我位勝人。昧然不見。人德勝我。灼然見之。

凡人愈善愈謙愈下。井之深者。水愈甘。蜂房之在下者。蜜愈多。黃金者。五金之至貴也。體最重最下。果之實者。枝必垂。粟之堅者。穗必俛。百千萬物。無

一不然。故重與下俱。德與謙并。重德結于身。其心愈不足矣。觀己所不足。則向下。凌人以有餘。則向上。凌人以有餘。有餘乎哉。

鏡之照日也。圓實者。其光不耀。虛圓如盂。不可逼視。且發火焉。虛故容也。故聚也。故能發也。人自滿德。無所受矣。安能及物。

算數法有空位。空位非數也。以之加於數後。則進十爲百。進百爲千。進千爲萬。空位益加。數益大。謙于他德。如空位于正數也。故曰爾有所爲。一若未嘗有所爲。所爲全成。

傲者相爭不息。謙者自處最安。傲者求上。誰不求上。故皆爭。謙者求下。誰則求下。故獨安。謙居下。下不復墜矣。傲居高。危哉。

傲本謙之讐。或不敢徑行其傲。必也襲謙之迹。以自蓋焉。是明知謙爲吉德也夫。夫謙無不受益。獨見讐於傲耳。今并其讐。亦且明叛之。隱假之。謙果

吉德也夫。

世榮不兼之謙德。愈近辱也。謙無他榮。自足爲榮。若兼他榮。則更榮。譬之美香。非獨自香。兼他物皆得香。惟傲反是。美德美才。受若辱。染若污。

或問一賢者曰。學孰大。答曰。學爲小者大。問學小如何。曰。願不見知於人。願見賤於人。蘇瑣西國盛德士也。從幼至壯。念念修德。人爭譽之。忽天神謂曰。爾修誠勤。爲人皆崇重讚譽。故德未尊。僅臻小學。是後天主令爾受人賤慢窘迫。以爲天下最鄙惡。親疏憎厭。不屑與言。爾能欣然樂受。不怠前修。則入大學矣。

謙心者。注美德美智之器也。他器愈注愈滿。此器愈注愈虛。故愈注愈容。他德長。謙德與俱長。德愈實。自視愈虛。謙愈厚。併己無謙。是以愈受愈虛。愈虛。天主愈授之。故謙者如貧而日富。如賤而益貴。如愚而大智。如世人而

實天上人也。

拔刺詰西之賢王也。行遇二人。鵠形鶉服。誦經讚美天主。王趣下輦禮之。諸大臣不悅。謂王輕身匹夫也。王歸命製四櫝。其二絕精麗。黃金爲鍵。實以枯黼及諸穢物。其二甚樸陋。實以珍奇。召大臣前問價孰重。俱曰美者重。王曰。謬矣。啓美者。露其中醜。曰。此譬傲人。外色艷美。內心愆戾。世人尊之。天主及天神則厭棄之。啓其醜者。露其中美。曰。此譬謙人。輕忽世福。外形污瘠。世人賤之。內心精潔。豐於道德。富於功勛。天主與天神甚重愛之。向者兩人是也。吾下輦禮之。曷怪焉。

動天主之至慈。莫若謙。慈心遇貧者則動。富則否。傲者自視滿足。略無所需。故天主棄廢不與。謙者自視貧甚。略無所有。恒若有求。故天主哀憫付足焉。經曰。天主盈饑者。遺富者。又曰。惟小者見憫。

消天主之威怒。亦莫若謙。經曰。自伐者興。訟自謙者消之。又曰。謙應則破怒。怒猶蹴踔也。遇堅則激。柔則止。獅百獸之王也。敵之雖飽必殺。服之雖餓必舍。得罪於人者。謙必免。夫謙貌能格獸猛。謙言能消人怒。化讐爲友。矧謙心乎。豈不足感天主之慈心。而消其怒哉。

或請天路于亞吾斯丁。答曰。實謙其第一。實謙其第二。實謙其第三。百問之。百如是答。夫天主所上者。惟先自下之。天主所成者。惟先自虧之。天主所識者。惟先自忘之。天主所重者。惟先自輕之。謙者實歎其無德。在無可受報。天主正以爲是應報。實歎其望天主而未遑格。天主正以是故格焉。微獨如其望。且申之望外以益其謙。故經中天主自言。吾所顧視爲誰。謙靜而畏吾言也。

經中天主誨人曰。眞福有八端。其第一曰神貧者乃眞福。爲已德天上國也。

不以功德自歸。悉歸天主。不自滿足。不恃己。不凌人。身居人上。心居人下。此神貧也。存此謙心。必上昇受享天國。

登高之路惟謙。凡以謙向下。似下實上。以傲向上。似上實下。經曰。謙者自下。天主益下近之。傲者自上。天主益上遠之。高山之限。爰有國都。近君者貴。何嫌平地。遠君者賤。何必高山。人欲尊貴。近天君者是。近天君何道。謙者是。

聖法蘭濟一友。最盛德。天主賜以神目。見天堂甚明。寶座甚多。一座尤高峻。光耀絕異。心奇之。思世人功德。孰有稱是座者。天神應曰。此尊神之座。初以傲罪見屏。今天主豫定以酬法蘭濟之謙德也。友不敢宣。欲一試聖德。一日與同行。問曰。夫子自視何如。答曰。吾爲世人最惡者。友艱然曰。世間惡者甚眾。夫子乃作是言。無乃不誠乎。曰。世間最惡者。苟得天主憐恤。寵

眷佑助之如我乎。其殫力爲善。盡心愛慕天主。必勝我。我乃如此而已。豈不甚惡于彼哉。友喟然嘆曰。我昔所見。今證其實矣。法蘭濟自居人下。天主豫定其位於他座之上。自下彌卑。天主上之彌高。故曰獨傲能以天神爲邪魔。獨謙能以世人爲天神。

我欲修德。邪魔必厭惡圖我。恒投邪念穢感以攻我。我欲存我德。防禦其下。計莫若自謙下。冀佑於天主。勿恃己德力。或問一賢者曰。邪魔每以淫慾攻我。我不能當。其故何也。答曰。爾惟棄爾干戈。故不敵。何謂干戈。曰。謙與忍德也。魔之來攻。傲者訑訑自足。恃其德力當之。故屈。謙者自視無德可恃。惟望祐於天主。以此敵之。故易勝矣。闔當古聖人也。天主嘗授以神目。令見世界。滿皆罟網機阱。鬼魔所布。用以陷人。聖人悚然懼畏。嘆息曰。世之險危隱且多。人孰能避之乎。輒有天神答曰。能不蹈鬼險者。心謙而已。

昔有聖瑪加略。嘗受魔攻。以謙防之。魔不能入。一日魔見形。謂曰。今我負矣。惟爾謙勝我也。遂不至。蓋魔來攻我。惟欲損我德。污我心。消我功。我以謙當之。彼攻愈多。我功愈大。彼侵愈甚。我德愈成。彼又何利而攻我哉。凡謙者智。傲者愚。曆山西國之名王。好學。一賢者見其甚傲自滿。謂曰。天主自欲垂智於爾。惟爾無以納之。蓋傲比山焉。雨露降之。流而不存。故常磽瘠。謙比谷焉。雨降之。存而不流。故能爲五穀田。

邦薄。西國德士也。天主賜之大智。故四方以事諮請者。求釋難者甚衆。邦薄弗敢自智。必先祈天主開牖。乃答之。如是終其身。臨歿謂其友曰。凡生平所言。不能記憶。其遺悔之一詞。謬言甚易出矣。邦薄所以生平不出。非獨其智廣大。惟自謂無智無德。恒恃天主。不敢自智也。聖經曰。恃天主者。必甚明于實理。又屢傲人曰。勿自恃己智。聖寄理瑪曰。人自信自恃己智。自

爲魔。何必待魔來紛欺之。

或問一賢者曰。智之至者爲誰。答曰。謙。愚之至者爲誰。曰。傲。問故。曰。觀擇。謙擇內。傲擇外。謙擇得。傲擇聞。謙擇本。傲擇末。謙擇谷。故有豐盛之福。傲擇山。故有風旱險荒之禍。謙擇勝己。傲擇勝人。謙擇實。傲擇葩。謙擇味。傲擇色。謙擇真。傲擇似。謙擇義性。傲擇義形。謙擇死後永福。傲擇目前暫便。謙擇下。故安靜。而人盡欲上之。傲擇上。故養爭。而人盡欲下之。經曰。傲路滿於干戈。欲保其心者遠之。夫傲所擇俱虛。謙所擇俱實。孰爲智爲愚哉。

昔賢讀天主經。至疑難處。年餘蔬食自苦。每祈天主垂誨。不獲。旣乃往請於名士。途中天神見形。謂曰。年餘蔬食祈求。不足感天主垂訓。今退然從人諮請。天主命我告爾。因是可見微謙之功。過年餘之苦。故謙德如珠。微而價重矣。

謙己保謙十支

聖意納爵曰。我最不畏者惟傲。人異而問曰。傲念最危。易入難避。害重。何得不畏。答曰。人不識己。卽傲入之。我深識我不足。何畏矣。

或問一賢者曰。何道而能謙。答曰。交謙者。勿交傲者。聖經曰。交傲者。必著其傲。交謙者反是。熟思爾罪過。勿思人之罪過。移視人之目。反而視己。從人勿從己。

智者始于識己。終于識天主。識天主。故能事天主。夫我與我無分。故最近我。若我未識最近之我。安識最遠之天主。百爾納曰。爾持二知。逃二不知。則能成智。知己。則生謙爲眾善之始。知天主。故愛天主爲眾善之成。此二知也。不知己。故生傲爲眾罪之始。不知天主。故無所畏望於天主。爲眾惡之成。此二不知也。

蜂之輕也。風能飄之。知風將至。豫抱沙石自鎮。欲保謙德。免虛伐。莫若念己罪過。抱以爲石。卽虛聲虛念之風。不能散我德矣。聖契理瑣曰。自省一日罪過。可保終身之德。况終身之多罪乎。故欲存謙辟傲。視己而已。

孔雀文鳥也。人視之輒自喜。展翅尾示人。忽見其趾醜。則厭然自廢。歛其采矣。禽獸無知。猶知以微惡廢全美。人欲以微美掩全惡乎。

亞得納斯。西之古學也。出其門者。多茂異之士。就學者不遠千萬里。踵相接也。門難氏曰。從亞得納斯者。初年智。二年奮。三年愚。何者。及門之始。未臻堂奧。虛憍恃氣。竊然自智也。敬業歲餘。稍窺道妙。駸駸嚮往。志不可遏。又復歲餘。道蘊彌深。德精彌堅。自顧無幾矣。故初學人之心。如已得者。三年之後。反若初學人。自此以往。其詣益深。其識益超。還照虛靈。竟同無知。蓋實德愈充。虛氣愈去。譬罇之空。虛氣必滿。徐納佳液。液入如許。氣出如許。

佳液漸實。虛氣隨盡。無所容矣。佳液既實。慎自奉持。勿使虛氣得復入之。亞吾斯丁曰。進德者。就其所到。覺遠於真德。所進於真德不小矣。厄勒臥畧曰。人進德彌深。修德彌精。其視已彌空。賤已彌甚。知天主之至清。識其罪過之多。善行之微。彌明也。是以不曰已至。反覺未始。法蘭濟已入聖域。猶日自呼曰。法蘭濟。德路甚長。至今未始。蹈今速行。補往日之怠可也。

登謙德之極域。有七級。識己爲罪人。自覺可輕。一。因以痛悔於內。二。因以曉告於外。三。願人信我實有是罪。四。傳聞於人譏議者。我即忍受。五。因是辱我慢我。怡然不愠。六。深願侮慢之我加七。

或問人有罪。自知不諱過。謙乎。曰否。觀其實心。實謙者。一見其罪。深自退悔。必期一改。明令世人見我實過。卽逢侮辱。以爲實當其罪。毅然忍受。今所謂謙。或未必然。自知其罪。度必呈露。反自揭揚。若爲不欺。實不欲人信其

有過。但冀反獲能謙之譽。蓋自刻責。僞示其謙。人或責之。終不能忍。襲謙名。伏傲性。以其所短於人。願欲見長於人。離謙愈遠。入傲更深。故曰罪之宣露也。謙者以保謙。傲者以增傲。

謙者有德不欲露。畏傲也。傲者有罪不欲露。畏辱也。而謙傲自露。各不可隱。蘊火無烟乎。蘊德與罪。蘊謙與傲。無榮辱乎。

聖厄勒臥畧曰。聖人恒圖保護謙德。自覺有所知所行善。翻然轉思所未知。所行不善及所未行善。思不足。使不矜有餘。如市故衣者。徧察遇破隙。指以消其價。

又曰。德非謙不成。故聖人以保謙爲急。觀己觀所短。觀人觀所長。以其未成之微善。載人之大善。故嘗自責其怠。自勵其德。謂己不如人。聖賢以之養謙。觀己觀所長。觀人觀所短。嘗謂人不如己。以其罪惡。較人之愈大罪惡。

爾能己之罪惡。愚夫以之養傲。

視人之惡。形聲象貌。未覈其真也。或其志亦善。其事偶涉。猶可持以解之。若爾自作之惡。爾自明之而縱之。雖解於人。難解於己。夫明知多惡之實。而不自恨一善之微。反謂我善於彼。豈不甚欺哉。故曰。智者不敢以他人罪。爲重於己者。見他人之罪惡。未能如己之甚明故也。

百爾納規其徒曰。爾非但不可自上。亦且萬勿自比。勿比大者。勿比小者。勿比相等者。比人之情萌於心。傲矣。危之機矣。又曰。人雖明知己之善。與彼人之惡。一有比心。即有矜傲毀詆。兩不善心。况目前善。安知異日一念不檢。不變爲惡。而墮幽魔之苦。目前惡。安知異日一改圖。不終得天神之樂。爲德者。不獨戒人知。尤戒自知。不獨貴能藏。尤貴能忘。夫何故。我忘而天主不忘。勿論也。忘則從前所有。視之已無。惟日不足。德乃日進。不忘。則既往

之善。執以爲實。畫地自安。德乃日消。故聖葆祿有言。忘其後而急於前。夫行道之人。向前之一步。卽落後之一步也。但問其能歸何地。不問其能過何許也。沈神漫想。若愚若狂。掉手數足。忽至其方。若後途是顧。必阻往前。不惟阻于往前。即使復退於後。何者。德之路。不聽暫止。一不欲進于善。乃旣退於惡。猶以小舟洄溯猛流。竭力鼓棹。則逆流而上。稍止則順流而下。不能遏也。

百爾納曰。爾知德尊貴而爲之。爾勿知德尊貴而伐之。則爲一倍一矣。譬之兩僕忠愛等。勤力等。其一則欣欣自爲功。其一歉然若弗及。闔然若弗識也。爾誰善乎。不亦効力同。而取愛于主大殊乎。故聖經誨我曰。爾盡行天主命。悉守天主誠。卽曰。所爲惟所宜爲。非能有益之僕也。

爾德旣隱于人目。復隱於本目。人之念眼。常聚於己所樂憶之事。故凡己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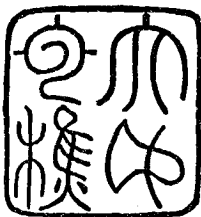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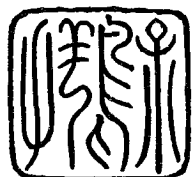
既爲之惡。及未爲之善。皆不欲憶。惟就所少行之善。時想之以自慰。方爲
纖善。多惡俱忘。見居罪中。竟不自識。夫有責多還不可謂償。全還始爲償
也。行路者。勿念已過幾何。當念未過幾何。漸過之。漸棄之。未過者來愈無
窮。已過者。去愈無用矣。德者。升天歸天主之路。其遠甚也。苟念及不可欺
之天主。則必不以纖善自矜。而惟以多惡自憂。必不喜一惡偶去。而惟懼
全善未償。故聖人日觀所未爲之善。光照萬方。自不見光。力舉天下。自不
覺力。方爲之時。神能畢集。方爲之後。記眼已塞。

七克卷之一終

解貪小序

人有白晝攫金於市者。詢之曰。吾但見金。不見人耳。人有囊寶而行乞於途者。訛之曰。內囊難捨。外囊乞易耳。吁可笑哉。此貪吝兩家圖畫也。有解之者曰。能者輻輳。不能者瓦解。智弗若也。又有解之者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絕。由前是。貪者吝者爲計得。不貪不吝。爲能失也。由後是。又不歸罪於貪吝之人。而歸罪於婚宦衣食。人生所不獲免也。豈非煬貪吝之沸。益樹貪吝之幟哉。龐子曰。有一世之富貴。有萬世之富貴。有一世之貧賤。有

萬世之貧賤。受一世之貧賤者。享萬世之富貴矣。貪一世之富貴者。受萬世之貧賤矣。富哉云乎。余無以加矣。然復有二喻。貪者寢中得鹿。寢覺而猶喜其真爲得鹿也。吝者夢中失錢。及其覺而猶恨嘆其真爲失錢也。人世顛倒。大率如此。悲哉。江東崔攄序



西海耶穌會士龐迪我譯述

解貪第二

貪如握固。以惠解之。作解貪。

貪吝者何。無度之財願也。天壤中物。皆貪心所願得也。故皆引其貪。貪心不日深哉。凡情蚤發晚息者。莫如財貪。試幼穉之人。他情未發。而即知求得求多也。老耄之人。他情俱息。貪心愈深。經曰。一貪財。諸惡之根。根者樹之口也。幹枝葉花實。受育於根。財貪。諸惡之口也。忿怒鬪訟。欺誑。盜竊。酷虐。邪淫。懈怠。諸情。受養於財也。古賢有言。財於邪情。猶糞於草木。草木失糞。則萎。得之則滋。邪情無財。發微易消。有財資之。易動速長矣。生金之地最瘠。不能爲五穀之田。愛財之心最荒。不能爲善念美德之田。

吝者。世人所乘之車也。心弱。酷虐。輕天主。忘死候。四輪也。奪攘不施舍。兩牛也。貪婪。御夫也。乘此何歸。歸于鬼域。經曰。惡莫大于貪財。貪者值益財之勢。心沒沒焉。天主靈心。天德天國。遽以微財之價易之矣。售己之外微物。無不求價與物稱。售己之內貴物。乃不論價稱否焉。何哉。己外之物。無不願善美者。特己不願善美矣。聖亞吾斯丁謂貪財者曰。凡爾所用。有不願美者何物。妻乎。子乎。役乎。衣乎。烏乎。無一物矣。而特不願得美心。不圖得清心。望爾勿賤己。視爾心如爾焉。可乎。

饑不生姦。窘不生淫。因貧而受罪。未見焉。飽思姦。豐恣淫。因富而受罪者。可盡計哉。貧人見刦不避。遇盜不畏。富者見大人恐謀之。見小人恐竊之。無或逐之而恒逃。無或逼之而驚怖之聲。恒注其耳。今人俱豔富之我勞。疾貧之我安。何哉。

夫財富極能消人勇力。令柔弱如女人。貧能忍大苦。力能負重任。一富則勇力膽氣俱消。微苦微勞。悉不能當矣。亞立山西國大王也。與鄰國王達略戰。敗之。藉其地。俘其財。士卒富于鹵獲。達略復戰。亞立山敗績。曰。士卒無財。莫我敵也。富於財。氣不揚矣。聚眾俘焚之。復戰滅之。

受恩者感恩。非徒人情。亦鳥獸之情也。無論犬馬矣。獅子獸最猛。受人之恩。終不諉。亦無不報矣。龍蛇亦然。貪吝者獨否。恒冀所未受。遂忘所已受。及所從受者也。故曰。石人勿求之言。吝人勿求之情。夫世富悉天主恩賜矣。賜我不賜彼。修心奉事以謝之。善施周急。以報之可矣。貪吝者。不因恩求。識愛授恩者。彌富彌順意。彌忘天主。彌恣回行。絕慈心。害人。豈獨天主之罪人。亦鳥獸之罪人矣。

富人之患。無友其一。其無友何也。蜜在蜂聚。齧在狼聚。羶在蟻聚。穀在鼠聚。

富在友聚。爾富見愛於人。其爲愛爾乎。其爲愛爾財乎。不可知也。不可知。與無友何異哉。爾旣失財。愛財者去。愛爾者留。真僞友乃見焉。經曰。真朋福時不識。僞朋禍時不匿。居貧忘爾者。於富必非愛爾矣。夫世之富。無大於良友。失財得友。以小富易大富。何足痛哉。

世富者。聖經譬之爲荆棘也。或問曰。棘刺傷心。金錢娛心。兩者之情不異乎。曰。最不異也。嘉種播叢棘中。苗生棘即壓之。不使滋長。嘉言美意。善行之種也。播之嗜財之心。財念亦即壓之。不使滋殖焉。夫棘以銳刺刺身。財以惡念刺心。人入棘地。鮮不受害。非害爾身。必搏爾衣。交于富者。非攫我室。必奪我田。未嘗不受損焉。夫棘。伸手取之。不傷也。曲掌握之。乃傷矣。握愈固。傷亦愈深。財者。伸手散施。無害有益。惟固握不舍。乃無其益而受其害焉。夫毒螫多匿於棘域。倚棘爲城。諸凡罪污。俱聚於貪心。亦倚富爲城。人

欲恣肆妄行。得財爲之使。最便無忌憚矣。故曰富人所爲惡。使貧人得爲之。獄不足容罪人焉。經曰。富恣惡而尙嚇。貧蒙害而反噤。富者有言。人盡讚美之。貧者發口。則眾誰何。故財害至多。乃其牽人爲惡。令無所忌。此害最大矣。夫棘者。刺時痛。不除之愈痛。除時又更愈痛。財聚時。未必義也。故多險多難。心固不安矣。旣得之。未必保也。故甚愛甚勞。心尤不安焉。不幸而失。傷心之痛更甚焉。故曰財得時生假樂。失時遺真憂。聖百爾納曰。謀財者。聚時甚勞。得時甚愛。失時甚痛。矧務聚財而不犯義者鮮焉。聖亞吾斯丁亦曰。富者有益。遂有損。益於簾。損於心。得衣失仁。增金毀義。故富者非惡人。必惡人之苗裔矣。棘者通身乎潤。惟未銳能刺。好財者。身命存時。視財。甚乎潤懿美。至其末命。財不我隨。獨聚財之罪我隨。乃覺其刺焉。經曰。安於其財者。死念最苦。夫童兒相戲。藏棘于奇花之中。見花者輒嗅。方

嗅輒受其刺。爲童兒笑矣。邪魔挾財以戲人多矣。顯其美色。而匿其利刺。故聖經稱財爲誑財。所顯一。所伏又一。所許一。所與又一。許豐足。而與心貧。許安樂。而與心憂。許光榮。而與以多罪之辱。許爲人欽愛。而與以爲眾所厭惡。許永久我從。而與以善脫能遁逃。未得時。許助我以爲善。以求人。旣得時。乃誘我於惡。而害人矣。夫財至今世世戲人。無有窮已。而人盡信之慕之。哀哉。

一人貧而慈。有所得。盡以施人。一賢者慕其德曰。此人財薄能救人。財厚更何如。時乞天主增其財。使廣濟人。一日聞有天語曰。我增彼財。爾能保任其德乎。賢者願保任之。天主輒予大富。是人旣富。恐或謀之。遂徙居京都。與豪貴伍。前日之善念慈行。悉如遺跡矣。賢者往欲勸化之。其僕侮辱屏逐焉。憂甚。聞天語曰。爾旣使之得富。又保任其德。非爾過乎。是後所愛人

勿求得富。乃可。賢者復乞天主。去其財。是人失財。善念慈行如初。

亞里斯多者。古名師也。西國之爲格物窮理之學者宗焉。彼論人之真福何在。先定不在世富。何也。真福者。必我身心保有之人。所以謂之富者。乃在用財。故富之美福。弗在保有。反在散用。不在得於我。反在離於我。安可謂我之真福哉。

金之貴賤。從于人意。去人之意。瓦礫何殊。是以金寶非因可重。故人貴之。徒因人貴。故重之。惟德不然。自有之價。重之不增。輕之不消。

世間相抗立者。相爭鬪者。分上下者。不過於大天中一點地上耳。有尺寸之壤。蟻王得之。必分邦國郡邑大小尊卑。以爲寬然有餘也。而實湫隘甚矣。路狹往來者相觸。故生爭。世富之路甚狹。故兩人相遇穴中。非彼退。我不得進。世富最貧。如一物而兩人交欲得之。非是人無。我不得有。非多人貧。

我不得富。惟德最富。欲取者。俱取而不減。其路最寬。欲行者。俱容而不相觸。

世財如僞友。安則從我。危則遺我矣。有人以貪吝積得大財。忽遭疾長死。呼掠于財不得。乃怒之曰。無情之物。平生愛爾事爾。爲爾日不息。夜不寐。今我值患。爾不拯我。我去爾不從我。而將從他人乎。我必先遣爾。遂以散施貧人。財旣散。而貪吝息。死乃最安矣。

爾與財。不能久同居。非財遞遺爾。必爾物遺財。故世財如流水也。已先過多。方。今及此方。小頃則流於他方也。不暫留止矣。未及我時。非我水也。及我而用。以灌我田。以洗我污。我水也。不用而遽逝。又非我水矣。世財非我財。惟經我手。先曾已經多人。乃今及我。亟用以敬天主。周人遷善。則我財也。匿而不用。旋屬他人。豈我財哉。二人同行。一犬從之。當同行時。孰爲犬主。

難識也。視別後所從。乃識焉。爾居世之時。與世同行。世財亦從爾。故誤謂爾財也。別世之時。財從世。不從爾。豈爾財。正世財耳。

願靈心者爲願己。願身形者。非願己也。願己物也。願財者。非願己也。又非願己物也。願與己不相關之物也。故君子之富。全在其身內。無所求於外。外物來不增。去不消。有貪者。所居國。爲敵國所破滅。城焚。其妻子死。財物燼。子身幸脫。敵國王問之。有所失否。答曰。否。我物悉攜我身也。貪財者所營。悉在於物。己則忘矣。聖亞吾斯丁曰。絕財者。所得則己。若心溺於聚財之務。則己非己。西有諺。心不在其所在。在其所愛。爾愛財。爾心豈爾心。正財心耳。西有一人富而貪。身歿將殮。有聖人闔多泥。借以勸眾。令輕世富。重天德也。向死者曰。是。人生則大富。今死。其靈神遽墮地獄。爲邪魔從。其形心亦不在身中。乃在銀籬中。聞者初謂勸戒語耳。已而疑其言。視銀籬中。

乃有肉心。生血猶糲糊也。眾而後知聖人所言。靈神受罪於地獄信矣。

世富如夢焉。謂富者非真。惟夢耳。饑渴者。寐則夢食飲。珍味旨酒。醒焉。饑渴如初。富者得財。殷賑自樂。頃焉貨財之饑渴如初。夢飽食者。當其夢也。莫能使覺知其非真飽也。樂財者。亦莫能使覺知今所得財之果虛物也。死期既至。夢訖。乃覺矣。惜乎晚矣。此時輕財非德也。不獲已耳。非已遺財。乃財遺己矣。路之末。有嚴關。無論大小物。悉奪之。勿聽攜。行路者檢其資。非甚不可免。必棄弗携矣。世路之末。有死關焉。必過之。大小物悉不聽携。經曰。入世無所納。出世必無所携矣。路資特携僅足者。大智矣。多携者。既當長途負重之勞。路竟。又受全奪之憂。

人未有欲升高山而自負重任者。負者。明徵不願升高山也。天高甚矣。爾以重富任己。明徵不願升天也。時有人自伐己富。聖亞吾斯丁聞之曰。爾伐

何也。伐己任大乎。美己負重乎。減爾富。消爾任。分施於貧件。貧件已。球己任。又減。兩便矣。

大約人之匱貧。非因財乏。乃因財貪。假令爾有衣足御寒。有食足飽腹。有室安居。足蔽風雨。是亦不易得也。人多望之。幸得之。必以爲大福大富矣。爾得之。而尙自視甚貧無福。此爲乏所須乎。爲乏所嗜乎。故曰狗性不貧。狗欲不富。吝貪之情。使人于富中貧乏。其所犯受罰之正義也。

使人愈食。腹愈寬。何能飽乎。貪吝者。有新金。旋製新籩也。有新穀。旋造新廩也。先有金穀。患無籩廩容之。後有籩廩。患無金穀實之。先思容物之所。後思實所之物。一貪未終。一貪續之。故貪心如大道矣。來往之跡。相繼不絕。無時可靜。

物各有其用。飲食能實腹。衣能煖體。類然。使飲食不實腹。衣不煖體。又焉用

之。夫財貪與財均長焉。不能自止其嗜。于我何救哉。故增財止貪。如敵鹵止渴也。夫水能止渴。第令水在井。渴在口。不相掇矣。金在櫝。金渴在心。曷能相掇乎。夫財形物。心神物也。其體與情各甚懸殊。櫝不能盈於心之神智神德。心曷能盈於櫝中之形金形物哉。矧財又自爲虛浮之物。空室雖無他物。亦滿於氣。但其能容他物。無異于無氣。故謂空虛也。爾得財雖多。爾心能容財。旣得復嗜。無異於無財。不亦空虛乎。故曰財不能飽心。如氣不能飽身。聚之何益乎。

以其所得知足者。大富也。實富也。不知足者。大貧也。實貧也。故貪吝者如富焉。未嘗富矣。聖厄勒臥略謂吝者曰。爾見財。能奪則奪。不能奪則貪。因貪也。日欺人。日誣人。日竊人。此徵富耶。徵貧耶。櫝虛實。不謂貧富。人虛實。謂貧富。爾心與手俱虛。卽爾櫝實于金物。我不謂爾富也。貪吝者。未得弗任。

得。已得不任用。兼乏焉。不貪吝者。已得能用之。未得能輕之。故兼得焉。經曰。有無所得者。而恒如富。有盈於財者。而恒如貧。有分其財者。而日豐。有奪非其財者。而恒居匱乏。此之謂也。聖日羅尼曰。不貪者。世界咸爲其富。貪吝者。毫釐皆其所須。

或問財物不能富人。愈得愈增其渴。何故。曰。人旣得一。卽得二之基。故貪得二也。夫人心之量。恢然弘廣。自能容享天福之廣。世福纖微。豈能充之哉。夫人以衡稱。以尺量。所稱量。必有限。人以其所須度所取。所須有限。所取亦有限。得而足矣。鳥獸無人靈。其情欲有節。能以所須定所取。獅虎鷲鳥。饑則搏。不則止矣。苟欲得爲得。以物欲稱量物取。物欲無限。物取安所底止。而能足乎。勿論世間所有簡微物。卽盡天主所能造物。不盈一夫一念之貪也。矧簡微世以盈眾貪哉。有賢人曰。人之不足。與不知足者。其貧等。

或曰不然。不足之不足。微財可足。不知足之不足。竟莫能足之。亞立山西國大王也。一日大哭。大臣驚問故。曰。頃聞天中世界甚多。我尙未及作一方之共主。能無慟。身富無比。心貧如丐。得多之樂。不足解嗜得之憂。世貪率類此矣。

饑渴者。得飲食而止。則徵強。若不止而逾甚焉。則徵疾矣。欲療其病。不在益飲食。在消浮火。財之嗜。心之饑渴也。得財知足。徵心之精神。愈得愈嗜。心不甚病乎。徒增財藥。不減浮貪。可得瘳乎。夫物欲與物齊。乃足矣。故人心之足。不在多得。在得所欲得。夫欲無限。物有限。不能增物以及欲。豈不能減欲以及物。提以爾願爲富足。勿務增財。務減貪。爾財物不足。爾使爾足。爾財物不能令物及爾願。曷不令爾願。不過物乎。色擲加箴一貪財者曰。爾願得所求。曷不願得無求乎。無求不勝得求乎。無求得在己。得求得在

人孰易乎。

有財者輕財易。既試財苦故。無財者輕財難。特視其虛光故。有賢者曰。使圖貴者。能信貴人言貴者之苦。圖富者。能信富人言富者之苦。不圖矣。

貪財者。正爲財役。非主也。非自獲財。惟獲於財。故貪吝者。聖經謂之財之人。人之財。理也。財之人。貪吝也。故言吝財者獲財。猶言因繫者獲桎梏。實非自獲桎梏。正獲於桎梏矣。主喜役亦喜。主憂役亦憂。此忠役也。財消爾心。亦以憂消。財長。爾心亦以樂長。且以傲長。其爲財役。甚明矣。夫爲財主者。隨欲隨用。吝財者。心本願用。理亦曰宜用。天主亦令爾用。而吝心不聽爾用。既悉聽其命。而欲不稱其役。得乎。夫人有僕以分憂慮。代煩勞。財在。憂慮尤深。煩勞尤重。爾不能遣財出戶。而財能遣爾遠遊涉洋。入險負勞。爾悉順從之也。忠役矣哉。人有僕役。惟求其身力。不責其心慮。獨貪吝一情。

既奪我時。盡殫我力。又奪我心。止使謀財。不得他慮也。主多有善視其僕役者。獨貪吝之情。役我最煩。視我最薄。并我食我衣。悉將靳之。

木有實。采之易脫。木不傷。若在高杪。或帶固蒂。人將攀援擊落之。食其實。披其枝矣。貪吝者。自不忍舍。人孰聽之。多方以破其意。拂其願。財失而苦辛甚焉。

聖亞吾斯丁問貪吝聚財者曰。爾勞苦誰爲乎。曰。爲我子。爾子勞苦誰爲乎。曰。爲子之子。如是以至無窮。則無有爲己乎。爾云。聚以與子。安知不聚與賊。聚與火。聚與讐乎。爾以貪吝漸聚之。安知爾子不以蕩淫忽散之。故爾愛子。遺之以德。財福并隨之。遺之以財。德與財俱險矣。財者萬罪之器。以幼子擁多財。如狂夫擁利劍也。殲己害人。俱不免焉。覆濟西國富貴人也。有餽之黃白金數億者。却不受。或惜曰。受之不自用。盍以遺子孫乎。答曰。

子孫循理節用。我所遺多矣。若恣欲浪用。兼彼亦不足。受之何益乎。

加德。西國名士也。將終。以黃白金數億。寄其友人曰。我死之後。子孫作德善。用。全予之。否則毫末勿予。或問故。曰。金錢者。善用之爲德器。否則爲惡器。我子孫不能必其爲善。不願助其爲惡。

西國一人。富而貪。有二子。長子私慮。我父聚財豐多。有不義者乎。分受其財。或分受其罪。因遁世修道。父卒。少子遂全獲焉。越數年。少子亦卒。長子恐。父弟因財受罪。憂慮不已。祈天主賜見所歸處。天主賜見地獄中受罪者。偏閱無有。喜幸。次見父弟。兩出於罾井。互詈互擊。父詈子曰。我爲爾盡心力聚財。以而受罪。我恨爾。子詈父曰。爾不義財遺我。使我受罪。我恨爾。

一商人富甚將終。謂其友曰。我身瘞之某處。我靈神。并我妻子之靈神。付與鬼魔。俱瘞於地獄。聞者甚駭。以爲狂病。切責之。答曰。非也。我心甚明。因問

故。答曰。妻喜鮮衣。若金寶之飾。子喜佚游。我願聚財以給之。多至欺人害人。固宜并受其罪。言訖而絕。

平心受貧。忍也。樂貧。大智也。貧賤之樂。升天之翼。經曰。神貧者乃真福。爲已得天上國也。况樂貧者非貧。身貧心亦貧。貧乃爲德。身貧而心貧。貧非德。乃患。今謂貧者非真。第假僞貧。用飾實貪吝。

世財所在。百物隨之。故世人欲得財。非爲財也。財得。世物皆可得。世事皆可爲也。聖賢修德者反是。知人性脆弱。恒垂於惡。得財之便。恒欲易遂。諸惡易成。情欲在人。突發難制。叢生難屏。則絕令無以爲之階。絕其階。情欲易鎮。功德易保矣。故聖賢不喜富。非畏富。惟畏己。恐以形之僞富。害心之良富也。

富有中道。掇爾貧患。足爾用。是也。亞里斯多曰。財富不過中則幸。若此者。易

以順理故也。人於財聚。以所須爲限甚善。不則以所足爲限。亦可也。外此俱險矣。故西國大名士撒辣滿祈天主曰。誑言遠之我心。貧富咸欲見賜。賜所足足矣。富過者恐忘爾。而云誰爲我主。貧過者又恐流入盜竊誑誓故也。

知貧非大災者。則知富非大幸也。若此人可令富矣。君子於財。不羨。惟隨順之。得之不廢。惟輕之。

古以事任人者。視德巨細。今以事任人者。視財多寡。德榮。財奪之。哀哉。

一人富而吝。遇事變。盡亡其財。以告色擲加曰。若失爾財。兼失爾貧。大幸矣。卽不失貧。失財。去貧之媒。亦幸也。

聖厄勒臥略曰。貪吝者。厭所已得。而冀得入所得。未得時。日慮夜籌。躁擾萬緒。而棄置實事。所願隨大。計慮隨廣。倏思得一漁獵之策。自以爲得所願。

得也。大喜矣。倏思所已得。若何運用之。乃得饒益。倏思當有妬我富者。謀我財者。其所設計畫如何。我若何應之防之。尙未得一物。而虛樂之。虛爭之。虛保之。未享財益。而已得貪亂煩勞。

財多。貪之者亦多。費財之緣亦多。華衣。眾役。豐食。珍器。與凡顯傲之跡。皆富之漏竇耳。傲者。富之蠹也。以富生而消富也。富者云。我所須事物最多。非豐財。安能備之。不知多事之須。正生於富。非因須得事物。故不免于得財。反因得財。故不免于事物也。財消。所須物亦消。古有賢絕富喜貧。一日入大市。見貴物甚多。曰。今我所不須。若此多乎。聖亞吾斯丁曰。財厚自伐者。猶身病瘍。而云我所得瘍方甚多。以自伐也。無瘍不更安乎。一人恒受魔害。聖意辣揀之。是人甚感其恩。厚餽金寶。聖人指所食麵麥餅。所飲水。所衣惡衣。曰喜衣斯。食飲斯者。視金寶如土也。竟卻之。

我西國有兩人鄰居。一甚富。一甚貧。富者日事經營。煩擾憂慮。貧者日出傭工。夕持直歸。自給而已。不求其餘。歌樂不輟。富者異之曰。彼貧恒樂。我富恒憂。何故。遂召貧者曰。多年比屋。知子寡于財。豐于德。欲相拯濟。今貸錢若干萬緡。任往市易。約若干歲歸。我以母錢足矣。貧者感謝不已。既得財。憂慮不聞。弗復歌矣。彼富者而後知。己憂生於貪。彼樂生於無貪也。貧者亦自知得物失安樂。持其資逕還之。樂如初。

弟阿熱搗。西國賢士。蚤年慕道。絕世富而喜貧。一日向水濱自浣蔬。亞利斯弟見之曰。子有大德大智。能與我事。王可大富貴。何至自浣蔬。對曰。子能與我知足。一試匱乏之樂。可大貧賤。何至以諛言欺王。

又一賢大富。自覺財念甚阻於德修。輦金投之海。曰。惡物。我先溺爾。不竣爾溺我。

貨財之美有一端。能顯明人所懷善惡。

經勸我曰。勿勞躁圖衣食。爾大父知爾輩皆須得此。爾盍視空中鳥。不蠶繅。不耕穫。而天主衣之食之。爾輩不貴於鳥乎。焉忘爾哉。且爾靈神暨爾身命。俱大于衣食。天主已賜爾大者。獨靳爾小者哉。惟爾先求天國。及天國之義。而衣食諸物。天主多益爾矣。撒落滿西國大王也。欽奉天主。最純最敏。天主遣天神謂曰。隨爾所禱。我悉從爾。王曰。予小子年幼識薄。國民眾多。恐不足膺此重任也。望主賜我良善心。明朗識。可辨別善惡當否。以撫此大眾也。天主大喜曰。不求富壽復讐。特求治人之智。今如所求大智。令絕前絕後莫與比者。此外復益爾所未求富貴榮名也。君子永貞一心。奉事天主。有餘力。或以求財。必用正道。天主無不與之。財雖微。得之大安。享之大樂。聖達未得曰。我自幼至今。老矣。善人而見棄。善人之種而乞食。未

見也。夫富由天主賜也。所以得之道。天主自己定矣。爾從其道未得焉。惟爾欲爲富。不望之于天主。不求之以正義。恃特巧計欺人。恃威強奪人。亟欲得而不計如何得。得之不安。享之不樂。失之最速。何足怪哉。

有賢者。記所見一人貧甚。偶得數銖。往粥酒。用河水倍之。售賈亦倍。如是數月。積得十金。貪心不已。盛之革囊。入市貿易。適饑欲買食。委金於旁。烏誤以爲肉也。攫之去。是人大呼追之。河上囊破。金隕沉焉。從水而得。從水而失。但漸積暫亡。枉用勞。徒存罪耳。可不戒哉。

聖厄勒臥略勸一富者曰。爾值取財之勢。宜思非義之財一取。卽得罪于天主也。財不償。罪不得去。罪不去。永劫之殃。亦不能免。而妄取之。險哉。爾旣得財。宜思爾去世之時。財不隨爾。特取財吝財之罪隨爾。財樂遺之他人。聚財之罪。永劫自負。愚哉。深思此理。貪吝自消。

二士好道。造先達求益。經天主堂。入瞻禮。門側有三瞽者坐乞。自相問致瞽之由。其一曰。我蚤年因惰故貧。一日有富人厚葬。藏金寶甚多。我夜入其墓。盡扣焉。特遺其袒服。既出。又貪是服。復入褫之。死者輒起。以兩指鑿我雙目。遂瞽矣。二士聞之曰。天主命瞽者。訓我戒貪耳。受益多矣。遂不復造先達也。

貪吝者。不止貪財吝用而已。亦有貪智吝才者。取非其財。謂之貪。圖知非理之事。測人上之理。謂智貪矣。前知禍福天壽。及諸未來事。悉屬天主無量智能。天神不與焉。矧人類哉。爾欲以數定之。以陰陽干支測之。不亦智貪乎。財貪奪人之財物。智貪僭天主之智能。罪孰重乎。故天主聖經。嚴禁知願勿過當。務廉於知人上之理。強求測之。最險。惟命是從最安。勿問星命。勿信夢卜。勿選年月日時。聖亞吾斯丁亦曰。世間測吉凶未來諸法。悉以

邪魔惡心。傳流天下。以網人于罪。故凡信行諸術者。無不得罪天主。功德悉散。死後不免永罰。目前所願免之患。以此更深。蓋天主因所犯罪罰之。或曰。星家推算屢驗何也。聖人答曰。此天主所以罰智貪之罪也。愈驗。愈以爲可用。愈用。又愈陷於罪。今世以罪罰罪。後世尤增無涯之刑。僂焉。人有智。可以啓人之愚。有德。可以迪人於善。有良方。可以拯人之疾。有力能。可以援人於患。靳用之。皆吝才也。才爲物。非散之可消。施之者。善得之。不施之者。不善得焉。夫財。目下愈散愈消。故靳施者多也。若才德愈施愈長。何吝哉。財吝者。生不用。死留他人用。才者。生不用。死與爾同死。人不能用。全歸無益。靳施何爲。

論施舍德

夫物無論靈蠢。愈善愈崇。愈願推達其美好吉福。使廣至於物也。無靈之物。

莫崇於日月。其德下際。其光普照寰宇之內。大小共達焉。有靈之物。莫尊於天神。其保護扶持之恩。無微物不被焉。人德彌大。其欲化人於善德。欲萬物各得其所。彌切彌急也。天主之仁與義。均無量也。而經中獨以仁慈之父爲號。其恩施。出本性之慈仁。故恒過功。其責譴刑罰。出於我罪。故不獲已而恒不及罪。故有實德者。必愛人於萬物之上。不辭勞苦以拯人患。不惜費以拯人貧。若吝於費。明徵爲鄙人。且無德焉。

聖逸羅尼曰。喜捨施而以患死者。未之見也。人求爾。爾能予則予。不能予告之以其故。卽不予。人不恚矣。若設巧計拒之不可也。西有國王甚吝。有求多物者。曰。已多。爾不得求。有求少者。曰。已少。我不屑與。悉不與焉。人俱恨之。亞立山。亦西國大王。恒謂我樂爲王。正樂得與人也。或求以少物。王厚賜之。是人辭。王曰。我不視爾所求。惟視我所當予。或問曰。所得盡予人。已

所留何物乎。王曰。留予人之樂耳。國人俱愛服之。

弟阿尼王。見太子珍器甚眾。責之曰。爾不知以此器贈忠臣良友。無王心矣。示得人心。莫如慷慨捨施也。

西有歷刪者。教王也。從卑秩陟尊位。恒曰。前居卑。富稍遷。貧。今在王位。如丐焉。蓋位愈尊。救眾心愈切。費愈大。有求以物者。能予必予。有求以事。或不合義者。卽問曰。爾行此可得幾何。遂以予之。曰。吾與爾所得矣。勿行可也。西有尊者。僕役甚眾。家令請曰。役太眾。請擇其有用者。餘罷遣之。因兩藉其名以進。主閱竟曰。此有用者。我須彼。此無用者。彼須我。悉留不遣。

施捨二戒。一戒勉強。爾喜予。予乃爲恩。強而後可。弗德也。故曰。我感人所喜予。不感我所強逼也。色擲加亦曰。吾不視人以何物與。惟視以何心與。不視何所爲。特視以何意爲。有人喜與。與而如自受。所與雖微。吾視之最厚。

何故。吾喜順手。不喜滿手。

二戒需遲。諺曰。速與者兩與。人有所願。莫苦乎久久懸望。而弗得焉。故與其須。不如卽拒。卽拒。欺微也。譬戮人者。以漸加刑。似愛而實酷。况遲施者。久或靳之。辱慢入人。深於恩惠。恩惠易忘。慢辱難忘。猶之與人也。先以須暇辱慢之。以久懸厭苦之。尙望彼感爾情。厚報爾恩施乎。不爾怨足矣。物以金易。不如以久。久求望易者。賈貴也。自好之士。啓口求人。羞有餘于面。爾不俟彼求。先與之。而免彼羞焉。此之爲恩。不已厚乎。

施恩者。宜視所施人。及所施物也。物勿全施一人。宜及多人。先己後人。先親後疎。先善者。後惡者。爾欲效天主。勿棄惡者。日光下照。不遺惡人也。貧人雖惡。與視其惡而棄之。無寧視其性而拯之。所施恩。勿過爾量。視友如己足矣。列仁之序。從己身始。故予貧不使我貧。求患不使我入患。乃善予也。

施者。益一人不損一人。善施也。苟損彼益此。損益半。可謂善施哉。施不待求。謂之美恩。如求我以非義而施之。謂之柔讐。知我施彼。彼必恃恩以恣惡。勿施。恐其罪惡及我故也。

有不可不忘。施恩于人者是。有不可忘。受恩于人者是。爾施不知謝。勿怒也。不怒。或可化令改矣。怒之則令增惡後人也。不應一施。必應再施。再施亦忘。三施之。或并前二。能追憶焉。若不增新恩。豈不失舊恩而得讐乎。且徵爾量狹矣。施恩而失之。不足徵大度。夫恩而施之。乃足徵大度也。故君子能施於無情之人。以至化令有情。如良農。以勤功勝地荒。

施捨功非一端。最大者爲天主。周貧乏也。經言爾授乃受。且曰爾掩耳不聽貧人聲。爾禱我亦掩耳。不聽爾聲。又曰。周貧乏之富。其藏之固。固于金寶之藏。周貧者。可以消鍊往罪。動天主慈。而令得天堂長命故也。又曰。爲我

施一升河水。必不失報矣。天主審判人時。罰惡者曰。我饑渴。不我食飲。裸不我衣。旅不我舍。今逝於永火。與鬼魔並受大苦。惡者曰。我主。何時若此。而不爾揀也。主曰。不施貧者。是不施我也。向善者曰。我饑渴。食飲我。裸衣我。旅舍我。今與我升天域。與天神同受無量樂矣。善者亦曰。我主。何時若此。而揀爾乎。主曰。施於貧者。是施我也。故經曰。不哀矜者。天主必以嚴義審判之。略不蒙哀矜也。惟哀矜者。乃真福。爲其將蒙哀矜己也。

升天之路。非一也。天主貧爾。欲爾以貧忍功受報矣。富爾。欲爾以周貧功受報矣。是以天主富爾。非欲酬爾德。正欲成爾德。命爾周貧。豈徒揀彼貧患。尤欲揀爾罪患也。但爾須悛改舊惡。乃能以周貧之功。動天主之慈而赦罪矣。若罪惡如故。是以己物奉天主。以己奉罪也。能以財施泯天主之直義。而免罪刑哉。

爲天主周貧者。似授而實受。所授則土。所受則天也。故貧人亦當云。使無我受爾土。爾安能以賤土售天國乎。爾以授益我耶。我以受益爾耶。

百穀收之者失之。播之者益之。世財亦然。爾匿之。令世不用。後世又不能用。其歸無益也。施之貧人。今與後世。俱有益焉。故爾所收財。不能恒得。所施財。乃恒得。所施。自享。所不施。遺他人享。經曰。慈貧者。積富於天域也。故濟貧財不失。乃置於安穩之處耳。爾有粟盈廩。爾友告爾此地下。濕粟必芽。且敗。爾不遽移諸爽塏乎。聽友勸粟。曷不聽天主勸財勸心哉。

西國王有一大臣。或於王前訾其過富。王問之。果否。對曰。否。臣千金產耳。其人曰。某室某田。賈幾有。曷面謾曰。田地諸物。王欲取。卽能取。豈我物耶。獨嘗爲天主。施於貧人者千金。莫我能奪也。臣千金產耳。

經曰。濟貧者。所施。是質諸天主也。質庫之利。天主償之。施一。今世得百。後世

仍蒙天主之報矣。西有貴人。盛德大富。日所施貧人甚多。恒云。吾濟人不惜財。意欲令天主負我微責。乃遽得厚酬。施一得百。施百得萬。故施惟多。所貸天主。責愈重也。

富之於貧。如胃於諸體也。胃消化食飲。自取所須。分其餘於百體。故胃強而百體王。若盡留而不散。胃有有餘之患。體有不足之患。兩受病矣。不足之病。在百體。有餘之病。病在中氣。孰大哉。

或曰。天主之能無量。何不自揀貧者之患哉。曰。主有粟。或命人給散之。是人竊而眾餒焉。豈其主過乎。父有子。令共一衾。中夜。一子掣而擅之。餘子寒苦失。豈在父哉。人皆天主子也。天主所與世財。則足揀世人有餘矣。惟爾以貪擅之。以吝靳固之。不聽天主周人之命。果天主所與不足耶。爾貪吝有餘耶。彼貧者饑寒。爾有餘財。當衣食之。不衣不食而死。則爾殺之。主必

責爾債焉。

七克卷之二終

坊淫小序

晉師伐戎。獲女戎驪姬以歸。戎未克。而女戎先以克晉。走三公子而奪其國命。悲夫。戎興於衽席。禍慘于戈戟。則人人能言之。能信之矣。則又人人誰能真信之。誰能真畏之也。禍水滅炎。芊車亂馬。牝麀聚唐。敗績相循。千載一轍。自萬乘以至匹夫。甘心卽戎。而不戒于戎。何哉。舐蜜于亦。見蜜不見亦矣。逐兔于險。見兔不見險矣。加以想念所持。往而不返。迷情所結。繫而不脫。此龐子坊淫所繇志克也。淫如水之浸物然。非極浸積。必不能滲入。故稱淫焉。坊如

堤之捍水。然非極堅固。必不勝汜濫。故稱坊焉。或曰。饑思食。壯思室。非人情乎。獨奈何其不情也。余應之曰。情則情矣。縱情殉慾。不以禮節之。是謂戎馬生于床第。而引兵自刑也。總之克戎。而無卽戎。自有龐子之言在。至于卻想釋迷。則又坊淫中之要旨。而金城在我矣。姑未竟其說。

江東崔攄撰

七克卷之三

西海耶穌會士龐迪我譯述

坊淫第三

淫如水溢。以貞坊之。作坊淫。

淫者何。樂穢娛而不自禁之勢也。心盲不度。輕變無恒。急趨如崩。縱己情。惡天主。厭德義及身後之事。皆從于淫之惡。百爾納曰。邪魔攻道念。其車孔多。淫車爲一。豐食飲。華衣裳。閑而多寐。念擾易熾。四輪也。事順物裕。兩馬也。怠悞苟安。二僕也。

淫欲。心火也。此火一發。善念德願義行。悉燬焉。其薪酒食。其燄倨傲。其煙穢言。其煙穢名。其燼惡疾矣。火初發雖微。忽之必至大烈。最難撲滅也。淫欲之初。魔陳污象。我乃動念。念動不亟抑之。則動欲。欲動乃樂。旣樂乃行。行

久則習。習則自諉。自諉則置羞。置羞則增護。護則伐。既伐則難揅矣。諫之則怒。聽道言則厭。視義行則譏。猶腹實羶穢。遇嘉味。俱厭不欲嘗焉。經曰。好色者。聽智言則厭。擲之背後。故以道義語淫人。猶以珍寶置豕前。必踐汚之。

淫慾始甘終苦。魔欲惑人。露其甘。匿其苦。爾欲勝魔。則深思其大苦。始可辭目前所獻微甘。色擲加曰。淫樂無可重。不稱人性之尊貴。徒以賤體而致。携多穢汚。一息遺終身之憂耳。一人多年堅坊淫感。以保童身。忽憶淫樂。謂必大美。既試。嘆息不已。曰。以瞬息之穢樂。貽終身之憂悔。易童身不可補之至寶。嗟乎。

淫色者。如狹口之井也。入易出難。初意可暫嘗而後已。不知未試。發微易敵。既試。發猛難敵矣。故自德墮淫者多。自淫遷德者寡。如漁入筭焉。其入甚

廉出乃甚逆。萬入無一出焉。豕墊於穢泥。聽庖豕之聲。則駭然暫起。聲止則忘而復墊焉。墊於淫者。聞淫之污且害。天主之怒。受地獄之殃。則醒然暫置。小頃。淫欲復發。遂忘而復墊焉。古有賢人盛德。顧化者甚眾。獨一好色人。累累勸誘。不能化之。或問曰。惡人多可化。此獨否何也。答曰。焉有腐物可以鈎致者哉。

人犯他罪。不必有儕侶。犯淫者。必有儕侶。邪魔以此誘一得二。故甚喜爲之。他情欲。特喪心德。淫情既盡。喪心德。又喪身福。毀名之高。殺力之強。變顏之美。致躬之惡疾。槁幼年之丰華。速耄老之黃耆。鈍心靈。闕聰明。所入於心念。所發于言動。無非穢穢。勿論德行。一切良業。益學。悉廢焉。故曰。喪身福也。既喪身福。又消家財。諺曰。腹虛色寒。故肆於淫色者。必肆於飲食也。自喜人美。又願人以我爲美。必將麗服芬芳。喜妝鬪飾。用物必奢焉。故財

者。熾淫之薪。諸如此類。遽數不終。財雖厚。不速罄哉。故曰。消家財也。既消家財。又損人威重。凡人一有淫念。必且目恣汚視。耳放淫聽。鼻縱污臭。口肆汚言。戲言。其笑輕狂。其四體恣觸穢娛。動靜悉戾于正焉。

妨人之智行。亦莫如淫情也。凡智者之行。必踐四級而後成事焉。一謂明照。明照者。明所欲行之事合義否也。淫情突如其來。撼心最急。迨爾而往。迷心最深。不使見實義矣。二謂量議。量議者。既明合義。因而斟酌就之。淫情著中。不容更出他念。急急赴之。如隄崩水溢。不遑徐議也。蓋淫心自無節度。安能以節度御之。三謂決定。決定者。酌議以後。審實應作。淫心急趣汚樂。既不見義。安能決定于行義哉。四謂命令。命令者。既定于義。申命行事也。淫情傾消心剛。令柔。庭如女婦。故悉奪其恆心也。夫淫欲喪德。坊智廢良業。損身。亂容。匱財。而人不知避。哀哉。

淫念淫行。苟非大穢極醜。云何人人以爲恥乎。聖百爾納勸一好內者曰。何我甫且弗敢行。向天主及天神前。曷敢行哉。爾將行淫。必求隱屏。不令我知。若知我伺爾。必甚羞而舍之。夫爾縱不見天主。不見天神。豈不明知天主。及天神能見爾乎。奚不尤羞而舍之哉。古有淫女。盡一賢人。答曰。必欲爾共向市中作之。女訝曰。市中眾見不恥乎。賢者曰。爾慮市中眾見恥之乎。曷不慮冥中天主見。罪罰之乎。不能忍恥。而能忍罪罰乎。女亦悔悟。棄淫守貞焉。

若盎。西國名賢也。天主賜之大能。能服邪魔。四遠被魔者。來祈拯援。邪魔無不聽之。一人爲魔所憑。賢屢命之去。弗聽。俄有一少年來。魔見之。甚怖。悲哀而去。異之。問其爲人。及今來意。答曰。弟子無德。獨早歲發志。欲遁世隱居。純心修道。事天主。自知非謝形樂。不能也。故矢絕情慾。保完童身矣。旣

而親命強醮焉。初婚之夕。勸化新婦。與我同志。并居十餘載。相視如兄妹。內不起污念。外不作污行也。近約分別各修。弟子乃來。從初志棄世求教矣。賢者嘆曰。夫婦少年共居。而心形俱淨。勝居猛火聚而不焚也。若此潔士。當彼污魔。能無避乎。

鳥獸無靈。而情慾有節也。雌雄牝牡。交合以生子。繁育種類。故特用正色。不論媼妍。孳尾之時。浹歲一過。猶爲貞潔矣。獨人類者。天主予之靈心。付之理銜。使御形欲。合義則縱之。否則控之。顧自倒置。使形欲反御而爲主。靈心服從之。嗟夫。水本滅火。火猛水微。不惟不滅。乃益其熾。水反爲薪焉。靈心自能以理坊淫。第淫深。駕之靈神之上焉。則此心之聰明智慧。悉合以籌策其穢行惡德也。既不坊淫。反益智巧於淫焉。如鷲鳥愈捷。愈善搏矣。嗚呼。爾有尊貴美懿之靈神。與天神類。有賤微鄙陋之形軀。與地獸類。舍

彼德義之清樂。而取此觸罪之穢娛。非天主賜爾能爲天神。而爾自甘爲禽獸乎。禽獸雖蠢。疑有險。必舍其樂。餒虎見餌。疑阱。必棄餌矣。饑鳥疑羅。見粒不下。人明見大險地獄。永殃之阱。不知舍其淫餌。好色之人。不愚於禽獸乎。海國捕猴者。鑿椰一孔。裁容入手。椰瓢甚甘。猴特嗜之。入手其中。握取滿握。握不可出。終不釋手。乘是獲之。好淫樂者。以滿握自禍至死。不悟不舍焉。斯亦握椰瓢之類。而遺魔獲者乎。

人盡知德之美且益。第以爲無樂。故畏之避之。亦盡知淫之醜且損。第以爲特有樂。故甘之從之。不復知此正邪魔欺世。陷人於萬罪之巧計矣。形軀者。人之卑分。其樂鳥獸樂也。靈心者。人之尊分。類天之神。形軀行污有樂。而靈心行德無樂乎。果爾。是明使人淪欲厭德。豈天主至平之義哉。亞利斯曰。人心各向于吉樂。特形軀之樂。易見亦易得。人遂向之。而妄謂樂。不

復知有靈心之樂矣。夫審味之甘苦。宜聽之身強者。豈宜聽之身病者。惟善人能爲世儀。欲辨樂之大小真僞。亦宜聽善人定之。淫者。善人不以爲樂。獨心病趣淫之人以爲樂。何足憑哉。饑渴形虛也。德與智乏。神虛也。身食飲而飽。神積德增智亦飽。夫心向德智。深於身向食飲。德智爲物。亦清且實於形物也。身飽於傲賤猶樂。心飽於清美不樂乎。無論他樂。爲天主絕淫樂之樂。尤大于淫樂矣。矧蹈仁義之樂。與夫心淨身貞之樂。與夫望天堂。見天主。接天神。及諸聖賢之樂。與夫天主日所賜虔修者。不可言之大樂。固非世所謂樂者。可擬其萬一也。故曰。世間有樂。獨淨心得之。得嘗此樂者。遂以世樂爲大苦。悉厭棄焉。色擲加嘗謂好色者曰。我勸爾絕色守貞。豈欲爾無樂。正欲舍爾微且污之樂。易爾大且淨之樂也。正欲樂生自爾。常永無涯。勿索於外。與物同盡。正欲食之於清泉。勿食之於汙潦耳。

况徇淫者。必有罪。罪在。憂懣必隨之。故雖備得世間人所爭羨者。亦不能安享其樂焉。夫德自有大樂。爾不覺焉。何也。形樂德樂。相反相滅也。爾溺於形之穢樂。焉能知德之清樂乎。且世行初暫甘。後永苦。德行初暫苦。後永甘。爾一嘗初行德之微苦。遂以爲苦也。畏之避之。不猛於進。安能至其境。享其甚甘永樂哉。古賢有言。爾欲得實樂。期緩隨在勞苦後。勿亟取在勞苦前。

身貞心貞。貞乃爲德。身貞心淫。非貞德。乃貞貌矣。且淫翳矣。經曰。凡視婦女而願之。其心已犯姦矣。絕色豈遽爲德乎。絕色者。志克己。減形娛。以感天主。潔心修道。事天主。還償前罪之責。乃貞德大績也。天主及天神重之。邪魔畏之。若絕色以期盡年保身者。縱非罪。亦非德也。特自愛之情耳。以此故絕色者。即斬淫行。豈斬淫心。淫心在。淫罪亦在。若絕色釣名圖財。則以

一惡攻他惡。舊惡不除。而新惡加矣。又有人焉。心慕貞德。而恒起淫念。未能悉制。既不勝其繁興。以爲貞德非己所能守。旋復自棄。服於淫欲。此尤非也。夫初發之念。是不在我。雖聖賢難悉免之。又非我所能豫坊。不爲罪也。淫念動。我或樂想之。或欲從之。乃成爲罪焉。若不樂不從而惡之。敵之。豈惟不損貞德。其貞德彌堅。貞功彌大焉。古有人學道。志欲守貞。淫念繁生。其師賢者問之曰。爾願我祈天主除此念否。對曰。否。勿祈去之。惟祈賜我坊勝之德力足矣。問故。答曰。德不受攻不成。將不欲鬪者。不欲建功受賞矣。

他情攻我如讐。淫情要我如友。他情以苦。淫情以甘。故于敵爲勁。其害難悟也。他情外來。淫情內出。我此身形。自爲其媒。其攻最繁。夜眠不已。誘惑于人。極易極眾。欲保貞德者。先須讐視本形。若欲守貞而厚養身。是毆犬而

投以肉也。凡邪魔以傲妬貪諸情。攻而不勝。以淫攻。鮮不勝焉。世人不染他惡者。向多有之。不染於淫者幾乎。故淫爲邪魔巨網。世人幾爲羅盡也。夫向色之心。與我生俱。我此本身。天主所賜以育子孫。傳生人類。天主所爲事。必有節。從節則善。違則惡矣。一夫一婦。正也。外此萬狀。悉皆邪淫。若心樂想之。身行之。則違正犯罪也。上天之樂不得。下獄之苦不免焉。經云。行淫者。無分於天主之國也。不特爾也。夫婦之欲。亦有節焉。志爲生子。行不過當則正。志爲樂邪矣。或曰。我有正妻。弗敢外淫。一賢者謂曰。爾家釀。不可醉爾乎。

淫罪多端。男淫最大。我西國。凡罪皆名以其罪。獨此罪者。名爲不可言之罪。示此罪。行者污心。言者亦污口矣。罪惡。天主悉惡之。而惡此罪尤甚。經云。殺人淫男。二罪。恒呼天求罰也。蓋乾男坤女。是爲生理。一夫一婦。是爲人。

道。淫女者。滅人道。罪矣。淫男者。反生理。罪中之罪矣。女淫。以人學豕。男淫。豕所不爲。更下焉。經記昔有瑣奪馬國。地豐饒。用力微。而生產裕。其人富厚優閑。恣于男色。天主久俟之。不悛。屢戒之。不聽。故厭惡而約罰之。經曰。瑣奪馬人。劇惡於天主前。天主亦曰。瑣奪馬惡聲日大。其罪特重。吾欲降視之。釋者曰。此罪甚大。聞者怪異難信。故天主之言。疑而未信。欲降觀果否也。此國之中。有一賢士。名曰落德。天主遣神促令出境。遂降大火。草木室屋人畜鳥獸諸物。頃刻煨燼。從此至今三千餘載。地不生寸草。山石尙存火跡。遇火輒燃。惡臭不可聞。海不生纖鱗。名爲死海。海風中人。輒生諸疾。我西方從此傳知男淫之罪。天主深惡重罰焉。爾犯之。而天主未遂降殃。詎寬爾罪。正俟爾悟改之耳。不悟不改。積怒甚矣。經云。勿謂我已犯罪。今患何在乎。天主雖暫忍。必有時而報。目下之遲。卒重補矣。

淫念初發力微。以善念亟坊之。易勝也。兩情相反。人心不能兼懷之。善念在。淫念無自入矣。有賢者曰。我一覺此污類。欲扣我心門。亟入心內。闔戶扃。牡待之。援善念爲輔。枝柱之。彼來扣。答曰。室中有他客。不并容也。久扣不闢。去矣。夫他情攻我。迎敵之。其力愈消。易勝。却避之。其力益大。難勝。淫情反是。迎敵之難勝。却避之易勝。何故。淫念如火。人心如薪。相邇而不熾得乎。敵來攻我者。遍體不潔。我力能勝之。亦不與敵。恐染其污也。淫欲者。渾皆穢穢。即之而不染者鮮矣。豈可與近敵乎。他情攻人。更諦思其惡。更起人憎。淫情攻人。更諦思之。更起人愛。故守貞者。淫念裁萌。亟以善念背之。弗敢徐思其惡。恐以增其烈焉。列陳相鬪。知或士卒有謀叛者。交綏將倒戈。必不復鼓行矣。理淫敵也。淫來攻我。我心欲鬪。形軀將叛我外向。同力以扼我。我豈宜與鬪乎。

有賢者。箴其徒曰。淫情攻爾。持己德力。必難敵之。恃天主之能。祈求默佑。又加心攻。乃能敵焉。問心攻如何。曰。天主之佑。恒切求之。自心之功。淫念方芽。輒思曰。我心則天主所樂居之處。道德之宇也。我以淫欲污之。天主心去之。道德盡亡。而向來行善之功績悉虛。我曷堪以穢樂微賈。易此至寶貴重物乎。不息。則默想我神升於天堂。視彼光耀鑄潔。見天主。接天神。暨諸聖賢大榮甚樂。自謂曰。我行淫。天主暨諸神俱厭我惡我。不得入此享此。淫欲奪我此大福。豈不甚可憎哉。又不息。則默以我心下於地獄。目視彼處猛火巨殃。耳聽彼受淫罪之悲哀悵懣。問之曰。所以受此罪之樂。今何在。必曰。淫樂一息而亡。應淫罪之苦。永劫不消。自謂曰。我不辭此樂。不能免彼苦。深思此地獄之火。甚易撲滅淫火也。古有賢者。淫念勃發。恐力不能敵之。自謂其身曰。爾欲行淫樂。先當自試。能當地獄之火否也。以手

置火中暫炙。不堪痛楚。曰。既不堪微苦。豈宜行淫樂乎。淫念頓忘矣。又
息。自視己身。次及于死。曰。死期有時至矣。今樂死時必憂。將來之日。所必
悔之事。今日豈可行哉。又神往故人之墓。思爾往日所識。頗享世樂者。今
皆臭塵濁泥。復自謂曰。此人往日。在世如我。我來日。在墓如彼。身形及其
美懿。逸樂萬狀。悉若是而已。何足重哉。又不息。身形不從理。則宜視如蹇
驢。鞭策之。痛自刻責。減疏其食飲。增其勞苦。拂其願欲。用以抑強坊邪矣。
意辣少時。淫念時起。自怒其身曰。此驢也。欲不切蹄嚙。不養爾以菽麥。養
爾薦草。加爾重任。使爾饑疲。思食思憩。勿令飽佚而思騰擲矣。自此恒負
重任。或怪之。問故。答曰。我勞勞我者。聖法蘭濟少時。自矢守貞。一日不堪
淫念。搏爲雪丸。裸體置之。謂其身曰。此大者爾妻也。小者爾子也。今而後。
當勞勤育養之。蓋以雪之寒。滅淫之熾也。從是以後。淫念不生焉。或問之。

曰。夫子不慮傷生乎。曰。擇害取輕。以免大害。

被理斯。西國賢者。一日天神以事顯象。與同行。道遇死馬。賢者掩鼻過之。神問故。曰。不勝其臭。神曰。我此不覺也。少前遇一人鮮衣美飾。芬香郁然。神掩鼻速過之。賢者問故。神曰。淫人也。不勝其心臭。

西有少年。風貌甚都。覺淫女之說已也。私念曰。我貌美。恒誘人思淫犯罪。何自得去之乎。遂懇祈天主去之。頃之以病。眇一目。人不復顧之。甚自喜焉。夫恣貌之美。非不善也。又非我所自爲也。是天主之賜耳。賢者恐害己之貞以及人。甚畏之惡之。矧增僞美以誘人視。啓人淫心哉。

古有修士。一日見美女盛飾者。後其象貌恒著胸中。不能遣之。越數年。女死。遽往求見之。尸已臭腐而未殮。以巾染其腐血藏之。每淫念動。卽齶其臭。

自謂曰。爾昔所視美女。今者臭腐若此。淫念頓息矣。聖厄勒臥略曰。凡能

坊淫欲者。莫若深思所愛人。死後何如矣。

守城者。無急於守門。守貞者。無急于守耳目。耳目門輒闢。內德易泄。外惡易入。謹守之。內美無由自泄。外污無由自入焉。亂德之念。由輕視而入。累年之績。由一覽而墮者。可勝計哉。人情相染。多緣于視。見彼怒。動我怒。見彼憂。動我憂。見彼淫貌。動我淫心。見彼尊。難安我卑。見彼富。難忍我貧。見彼安樂。恨我勞苦。類然。夫人所自有之邪情。猶不可當。矧又以視因。增他入之邪情哉。

古有賢屢覺輕視之害。曰。我目奪我神心。聖若白亦曰。我與我目自期矣。勿視童女。此言何謂。恐輕視之後。強嗜所視焉。又期辭視之樂。免輕視之罪憂矣。故所不當欲。俱不當視。不視之尙易。視而不欲之尤難。我不能自禁。己目勿視。既視。安能禁念勿思。心勿欲與。

斤達者。蚤歲修道。矢志守貞。目不視女人。或譏之曰。子竟不視女人。恐一視即流汚行乎。答曰。否。盡其在我。不輕視。自絕罪端。天主必佑我免之。不盡其在我。而自納於險。天主乃棄遺我。自陷於罪。不亦宜乎。

德默者。國王也。有兩寵臣。未旣其心。令傳語其后。其一還。王問曰。爾視后何若。對曰。傾城傾國。絕世獨立。其一還。王問如前。對曰。王命臣傳語。弗命視也。徒聞其言。亦溫惠矣。王大喜。厚賞任用之。謂先一臣曰。汝目不貞。汝心亦爾矣。遽遣之。

一少年。嘗淫于色。後悔之。欲絕其端。屏居精修。數年而歸。有先所識女。遇之途。怪問曰。我昔年某。不顧我何也。答曰。我非昔年某矣。不顧而去之。

賢者撒拔。授徒甚眾。恒訓之。欲保心潔。滅淫念。必勿輕視。一日偕門下一少年同行。遇一美女。撒拔欲試之。遽曰。此女若不眇者。國色矣。門人曰。女故

不勝。曰爾未諦視耳。門人曰。我視最審。流盼特美焉。乃責之曰。爾未能禁目。安能保心。禁不使出戶者兩期。使肆不輕視焉。

夫視女人。動淫念。害貞德。况狎昵之哉。鹽以水出。沈水則消。男以女生。狎女則迷。雨與土兩淨物。合則成污泥。男女俱善。相近則污念穢行俱易發焉。聖亞吾斯丁不肯與其妹同居。或怪問故。答曰。來訪我妹者。非我妹也。貞士非徒須斬淫行。亦須斬淫疑。

眩服者。傲之旗。淫之室也。非先輕心德。必不重爲身飾矣。故外飾明徵內傲。服美明徵心淫。美衣者。不止動我淫念。亦動視我者之淫念。不止令己犯罪。又誘視我者犯罪。人罪由我。不悉我負乎。故鮮衣盛飾者。聖經謂之鬼魔。

一人鮮衣盛飾。而問道于暗弟。臥不應。問故。答曰。爾問無與爾事。何應爲。又

一少年鮮衣問道。答曰。我尙未知爾男耶女耶。何用答爾。天主貴爾。爾自賤。天主賜爾爲男子。爾自飾爲女人。

西王物斯罷則官一少年。入謝。被服鮮華。加薰香之飾。王大怪。詫之曰。曾不如葦臭。遽奪其官。曰。爾身甚飾。爾心必甚穢惡也。且柔弱如婦女。足當我任使耶。

賢人多瑪見一女子。勞於修飾。曰。天主若不念爾勞。而報爾以地獄。真負爾矣。爾飾身以大勞。顧市得地獄。肯用其半以修心。乃可得天國矣。

貞德

貞者何。絕淫慾之願也。其級有三。下則一夫一婦之貞也。夫婦特行正色。而不過節。身心言行。皆絕於非分之邪欲是也。中則鰥寡之貞也。一配旣劫。其一守節。不復嫁娶。向後身心言行。并無正欲是也。上則童身之貞也。從

生遂死。時時刻刻。心潔于色。願形清於色。行是也。聖經列其功報曰。守一夫一婦之貞者。其報如種一而收三十。守鰥寡之貞者。其報如種一而收六十。守童身之貞者。其報如種一而收百。

貞德之美。已試者難言。未試者難悟。蜜味之甘。未嘗者豈知之。然思婚媾之勞苦。聊可測貞之安樂也。經云。婚姻非不善。第婚姻者。必須膺肉身之大苦也。古賢有言。我儕愚矣。我未婚時。竊意婚姻縱無他樂。形軀必有其樂。既試之。乃更得形軀之多苦多慮。尙有何樂乎。人一娶遂拘攣。不能爲自身之主。而爲妻子之僕役。賢婦最難遇。近之不遜。遠之則怨。中國孔子亦言之矣。當其生子時。母必屢膺大痛。子生母死。是失妻之憂。消得子之樂。子既得。則乏子之憂已。而得子之勞始矣。養之護之。惟恐其遇病遇患。而復失之。于是乎有子之樂。與有子之苦。常參半焉。若其偶死。則數載劬勞。

愈增憂痛矣。或子女既多。患無資以衣食之。嫁娶之。或積得大財。又患無子以遺之。是此之願望。爲彼之苦患也。或得賢子。患其蚤死。或生不肖子。又患久生。隨婚娶之患。豈可盡計哉。婚娶者。自目擊之。身負之。待我更僕數乎。夫人爲天主。爲道德。負勞苦。勞苦之中。參有大樂。勞苦之後。又望得大報。故其苦輕焉。若夫勞苦爲身世。勞苦純全。又無所望報。不甚重耶。守貞者。所辭則身穢。且微娛矣。所免則身之大苦。心之大憂。旣辭此微且穢之樂。又享心清之樂。貞德之安。且自得爲主。貧亦一身耳。易救。有患一身耳。易任。而又有大報之望。斯其爲福孰大歟。故先嘗貞樂。而後嫁娶者鮮矣。嫁娶。而後憾其先失童貞者。甚多其人也。

凡蔽人之性靈。令厭真德之嚴修。莫女色若也。人上有天神。人下有地獄。人有靈心如神。有形軀如獸。吾居其中。其所行動。順靈神。則類神。順形欲。則

類獸矣。形欲之中。色慾尤穢賤。鳥獸微蟲俱有之。故人彌行慾。彌謝人性之尊靈。而彌近禽獸之蠢賤矣。以是心也。求明道德之理。求悟大事。如鷗鳥之目。以視日光。非獨邪淫。正色亦然。譬如忿怒。不問合義與否。其潛人靜心。埒也。色無論邪正。其昏人靈心。亦埒也。是以婚姻正禮。特令人可行。而免犯淫。然慾情之火。以正色之行。不能抑遏。將彌益其熾焉。雖行後暫伏。其再發尤猛矣。亞里斯多曰。向慾之心難熄。彌益之。迨其旣衍。即懵昧理心。侵褻行善之力矣。故縱慾于正。自浸增力。而漸趨于邪也。此人人日所目見。何待論哉。守貞者。正邪色俱絕。是斬慾根。慾心偶動。不即狗。決不用此發重難熄。乃緣是益輕益易止焉。夫邪情之中。莫如慾情難勝。人旣以貞勝之。故勝他情。有餘矣。諸情之垢旣滌。內心乃燦然粹朗。故道德之精微。天事之奧妙。俱能洞照瑩然。此中爲一小天堂。天主最

喜居之。聖經中真福八端。其一曰。心淨者乃真福。爲其已得見天主也。

婚姻者。心牽于多願。析于多慮。道德之事。俱不暇計。且厭之。貞者。心盡竣世樂世慮。一心以修德事天主。故易造聖賢之域。聖亞吾斯丁云。貞德令人辭多歸一。此一者。則天主也。其美善無極。其福無涯。我今盡心力愛事之。善莫大矣。後得見之。所享福樂。蔑以加焉。

聖盎薄削曰。婚姻滿世界。童身滿天堂。生子者增人之數。守貞者。增聖賢之數。其益於世果孰大乎。婚姻人事。貞德人上之事。非天主之佑。人力不能自造焉。賢者撒辣滿云。我自知貞德非天主賜我。我自不能造之。是故恒祈求焉。聖亞吾斯丁云。愛讐。心謙及童身。此三德者。獨我天主真教中有之。此外。徧閱諸國。所稱聖稱賢之書。決無此蹤跡也。况其人哉。天主未降生面諭世人之前。世上人特知有婚。不知有貞。得子爲天祥。無子爲天殃。

天主降生于世。以童身之母而生己。又守童身。且宣貞德之美。貞德始興于世。凡尊從天主聖教之地。守童身之男若女。遂多有之。其視貞德。重於身命也。若遇守貞而當失命。寧失命。必守貞矣。若舍天主聖教。而從他教之人。決無生平守心與身俱貞者也。勿論他徵。卽此足證天主聖教之獨真矣。

聖瑪爾丁。與其徒同行野中。先過羣豕踐拍之土。次過畜牧羊牛之土。最後花草叢茂。無物害土焉。聖人曰。豕拍者比淫人。邪魔全奪之矣。畜牧者比婚娶人。女婦消之矣。花草盛者。此童身人。所受於天主者。全存不傷。故全美焉。

聖經云。天堂無交婚。乃人既升天域之後。蠲潔如天神也。夫他人升明天而後得之。貞者在幽世而卽已得之。居子肉室而不染于肉慾。何異已出此

世。而移居天域哉。居于汚世。負向慾之軀。視聽誘慾之事。恒當邪魔之慾。感。而心潔形清。與天神曷異邪。矧天神者無形。其貞。性貞也。不足爲德。寓於明天。恒對天主。其貞無與爲敵讐。故不足爲功。夫貞人。必克本性。犯世俗。敵邪魔。貞德乃成焉。斯之爲功。不以大乎。但大功。非大勞不成。貞爲德最美。天主及天神俱重之。邪魔俱畏之。然而難守焉。身貞。豈足爲貞德。心貞。耳目貞。言貌貞。衣貞。牀蓐貞。乃足爲貞德。缺其一。餘俱險矣。非恒祈之天主。讐視本身。攻邪念。窒邪欲。絕女人。遠淫人。時操益業。不使優閑。必不能久貞也。故貞德如玫瑰花。香味最美。而生棘中。欲享其味。勿避其刺。貞雖難守。第人思天主所備酬貞之報。亦不難守矣。身命雖長。必有限際。保延壽命之願。今世人辭慾守貞。而天上壽無疆之願。不能令修士絕慾守貞哉。經中天主謂貞者曰。爾勿言我枯樹矣。我定爾寶座於我城中。賜爾

名甚美於有子者。是天上國。貞尊於婚。貞者報。大於婚者報矣。聖若盎。天主曾令見天堂受福人。有近天主者。其懿美光耀。燦朗無比。聖人異之。問爲何人。忽聞答曰。是者童身不受女污。恒從天主。夫貞士懿美光耀。天堂之域。聖神之中。燦然顯著矣。矧於暗冥之世。罪人之中哉。

貞德者。既令靈神光昭於天。亦能令形軀死後。馨香不朽於地。我太西從天主。聖教諸國所屢見焉。不獨死後數日。亦有數百千年不朽之童身耳。夫貞德。不啻延身壽。保身之強。且令死軀馨香不朽。令心恒保淨樂。增功德。益天報。令人見愛於天主。親重於天神。尊敬於世人。爲報不亦重乎。而何得不以守貞之直易取之。

或云。人俱守貞不婚。人類不滅乎。曰。勸人娶一。猶費說詞。何煩過慮耶。倘世人俱守貞。而人類將滅。天主猶欲生之。必有以處之。且生人之類。有生必

有滅。亦始終成毀之常也。若得以此終。以此毀。幸甚大願。徒恐未可幾耳。貞人者。邪魔甚瞋恨之。此亦足徵貞德之至美。且大功也。西有名士。自幼守貞。邪魔深忌焉。四十年攻伐。弗克勝之。後乃稍變。爾時有人入城。日暮。就路傍廢宅宿。深夜有羣魔入中。一巨魔據高坐。覈諸從魔功績賞罰之。或曰。我曾令某所人作亂相殺。或曰。我曾鼓烈風壞海舟。沈其人。或曰。曾誘人行盜竊劫掠。各陳所行惡狀。巨魔俱以爲懈怠。切責之。最後一魔曰。我曾以淫念。誘某貞士。逮今四十餘年。不克。昨更竭愚計。誘惑之。乃得視家中一童女。手拊其背也。巨魔踴躍大喜。獎其功。勸令盡力。事成有豐賞。宿者不勝怖懼。審畢。魔散厥明。往見所謂貞士某。具告之。貞士乃深悔。更加精進。遂辭家。弗敢與女人偕居焉。

則祭理亞。西國聖女也。少時矢志。終保童身。旣而親命嫁焉。初婚之夕。謂其

婿曰。我自幼誓存童身。天主賜我一天神嚴守之。爾欲壞我。必被戮矣。婿曰。我不見天神。不爾信也。聖女曰。爾欲見。當純誠奉敬天主。歸從聖教。滌除心愆。卽見矣。夫悉如其言。天主賜見焉。異其懿美曰。天神之尊。天主遣令下世。以保護貞人。其重貞德甚矣。遂與婦共約終身守貞也。自後天神恒以奇妙花爲冠冠之。終歲香不減色不稿。獨夫婦兩人能聞見之。他人莫聞見焉。

婚娶正議

或問余曰。貴國婚禮如何。曰。敝鄉千國之俗。皆以伉儷爲正。上自國主。下至小民。一夫特配一婦。莫或敢違。婦沒得更娶正妻。不得娶妾也。曰。禁娶妾。必有明據。願聞其義。曰。凡直物自爲己之繩也。猶尺度焉。兩端與中參相望則直。否者曲矣。若他物絜之直尺。乃知其直曲焉。天主自正直無曲。萬

物天主所造。皆如其本性。亦正直無曲焉。夫不靈之物。各存其性之本直。天恒靜。地恒旋。火恒熱。萬類盡然。故恒保其精美。獨我人否矣。天主表我于萬物之上。賜我理性。付我本心之權衡。令自能伏形欲。循善避惡。事天主。建功德。以蒙美報。乃反據其本性靈明。用以縱欲而犯命。即天主所賜直性。不悉悖乎。萬方萬古。一切賢聖教訓。帝王法令。無非削揉其曲。令歸本直也。卽教訓法令。必也合天主生人之原規。乃善美。否則醜惡矣。夫天主經典。悉載勑造天地萬物之真論云。開闢之時。天主既造成萬物。乃造一男。名亞當。一女。名厄禡。爲人類宗祖。謂之曰。爾夫婦二人一身。天主所配。人不分之。夫開闢時。人類之始。生育最急。何不以一夫配多婦。令速生。乃天主特以一夫配一婦者。明徵伉儷爲正禮。此卽天主生人之直道。其外萬狀。悉皆邪淫。卽人自生曲矣。故天主甚惡之。夫人生之初。世界空虛。

天主且不使犯一夫一婦之正。今人充滿世界。而反以一夫配多婦。爲不犯正。不大謬惑乎。

夫物生之性自向於精。力不足。生者稍劣矣。人類男精於女。故論生人之性。男多於女。縱不多。必不少矣。今使一男配一女。必也三分生人之率。而男一女二可也。過二以上。則男生當愈少。女生當愈多矣。苟爲不然。不將使世有曠夫。而無女可配乎。失一正配。卽失多子女。是害人類也。且凡男各望有子。又各有向色心。人人不異。不能得正配。必恣奸淫。恣奸淫。必生爭訟鬪亂。而犯刑僇。夫令人恣奸淫。生爭訟鬪亂。而犯刑僇之道。可謂正乎。或曰。若每男各娶二女。則然。但今娶二女者。不過數人耳。何足大亂哉。曰。我豈論娶者多寡。第論理之是否。苟一男娶多女。果不犯于理。眾人行之。一人行之。等耳。苟眾行而生亂。明徵犯理矣。犯理一人行之可乎。

夫女性易忿。易妬。多疑多慾。爾既娶妻。又娶妾。若愛之勝於妻。妬爭計謀不息矣。縱不勝於妻。而妻愛以分。故減愛。減亦生妬。卽妾及妾之子。及爾俱被妻憎焉。是令妻犯憎妬之罪。令妾及其子。俱受妬妻之害。畜復讐之志也。妻恃尊。妾恃寵。兩不相下。其亂不已。爾婦爲讐。兩婦之子。豈得相合。是一家犯罪。罪悉由爾。爾之負罪不已。重乎。爾娶一妾。而父子夫婦兄弟。三大倫俱廢。尙曲解爲不犯正道哉。

夫結夫婦。固密於結友。兩人結友。體貌不敵。不成爲友。矧夫婦哉。故曰。妻者齊也。明敵體也。欲妾則妾。是婦非爾婦。乃爾婢。爾非其夫。乃其主也。不齊不敵。亦已甚矣。天主經中有言。婦不爲自身之主。夫爲其主。夫亦不爲自身之主。婦爲其主。婦從非其夫。則悖婚配之禮。故犯奸罪。夫從非其婦。詎不亦悖婚配之禮。而犯奸罪哉。

夫天主令人結婚。欲夫婦得相眷顧之益也。其一病。其一事之。憂則慰之。有子共養之教之。夫積婦藏。有子孫以遺之。假使一夫而有多婦。豈不睽顧。分則必消。婦各私聚以遺其子。將必竊。凡教孩幼。大半由母。眾婦之子。教亦廢焉。幼穉之心。如新瓦器。初盛之味。或甘或苦。一爲所入。洗滌甚難。爾子若女。從幼至壯。習耳習目。更有何事。父好惟色。母爭惟色。欲其貞心。不亦難乎。

凡牝不能自養子者。必牡佐之。皆以一配一而已。試觀鳥生子。一覆翼。一求食。更分其任焉。惟牝自足養子者。乃無定配耳。夫人有子。衣寒食饑。備其用物。教之義方。疾則療之。不肖督責之。壯而家之室之。皆父事也。母不能及。此非獨子矣。并妻之養。亦待于夫。是夫子子有父之責。于妻有父之責。其配一之義。視物類不尤切哉。

夫女人嫉妬忿怒諸邪情。其發最猛。解之最難。欲強其合理又難。故曰。與配悍婦。寧配虎狼。一女足亂一國。矧多女一男哉。古賢有言。人一渡海不足異。再渡異矣。人一婚不足異。再婚甚異矣。故婦之險。無異風波也。加當賢人亦曰。使女人可免。則人之念慮動行。可效天神矣。故女人正爲難免之害。一之爲甚。而可再乎。是以萬國聖賢。明於道德。爲世表儀者。非存童身。大約先與女絕。其心清貞。其見愛於天主最深。其見道行德如神。其動人化人。照臨萬世之功乃成焉。

或曰。人有子。娶二婦。淫罪不免矣。若正妻無子。將恐祀不孝。爲求後而再娶。似未悖也。曰。否。夫死。婦不復嫁。雖無子。國主旌之。國人誦之。婦雖無子。夫不復娶。人亦稱爲義夫焉。有人因慕貞德。欲存童身。以清心修德事天主。將訾其不孝耶。抑嘆其能克己守貞耶。歎其貞必矣。夫貞德萬端。皆自

相結和。不得相反。因守貞德而犯不孝之罪。必無之理也。今人不守貞。豈爲求孝。正惟德力不足守貞。故竊孝名以飾淫心。假不孝罪以辭恣慾之罪。况人卽得子。未必是福。因不肖子。而陷於禍。且覆宗者。何可勝數。故經云。與其遺不肖子。無寧終而無子也。爾子賢不肖。爾旣不能豫定。而何望之。若是急急乎。且子之有無。不徵爾之善惡。亦非爾不能免之物也。得子。猶得財得命。世福而已。以正道得之。乃善美。而爲我榮也。以邪道強得之。正爲我辱焉。語曰。不可爲小惡以成大善。矧因得子之小益。犯淫欲之大罪哉。人無子。豈必皆由婦。亦或由夫。女人之性弱於男。其望得子。顧護之深于男。今因夫無子。而婦欲嫁他夫。必以爲怪。因婦無子。而夫遂娶他婦。獨不以爲怪乎。一身而兩首。一首而兩身。其爲怪何殊之有哉。

古賢以是勸人。存妻去妾。其人曰。理雖正。妾我弗能免之。賢者曰。爾弗能免

妾。天堂亦能免爾。

或曰。此理實正。第妻齊妾接。我國古人多行之。我踐其故轍。亦可乎。余曰。中國所稱聖賢。縱有多娶者。亦非中國之聖賢。所以爲聖賢也。置其所由稱聖賢之德業。而特稱其多娶。斯果摹聖賢之行耶。抑飾爾恣慾之愆耶。中土稱聖賢。而娶一婦者。亦多其人。蓋視此之貞。以益爾貞。而獨視彼之多。以增慾乎。我西國上古。聖人娶二妻者。亦有二三輩。緣爾時人少。天主教欲興其家。蕃慾其子孫。以廣傳聖教於世。又知其德清且堅甚。必不因多而淫。故寬娶一之經。使得娶二耳。是古聖配多。非經也。權也。其所以然之故。亦至重不輕矣。且非己私意。乃奉天主命焉。眞聖娶多妻。皆以此。今人無此德。無其故。無其命。詎可行其權哉。行之免得罪於天主乎。上古以後。聖人更多。皆尙貞德。以是守己。以是訓人。其德比前人尤著。人亦無不信從。

其訓焉。至天主降生後。四方萬國。所出聖賢尤多。其慕貞德尤深。求獨守
一夫一妻之正。乃并不嫁娶。終保童身。故其清德茂勳。不止於己。又及於
人。不止一世一方。乃既及於萬世萬方焉。

七克卷之三終

熾忿小序

崔子曰。怒毒於人甚矣哉。由辯之弗早辯也。辯之於早。止一忍字。實爲福基。忍字從心從刃。心上着刃。痛苦莫喻。極是難忍事。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世有刃格于前而忍者矣。未有刃加於頸而忍者也。世亦有刃加于頸而忍者矣。未有刃貫於心而忍者也。刃貫于心。是何等煩苦。是何等冤結。必其極身世之慘。莫與爲對者。而後可。乃今之小不能忍者。初何彼有是事也。如忿攻忿。以怒敵怒。對壘而陳。擐甲而戰。彼帥以十百。此帥以千萬。設機伏弩。大師相克。

惟恐其不勝也。危乎危乎。其未有不敗于爾家。凶于爾國者乎。乃又有挑釁者焉。佐鬪者焉。疇昔醉之以酒肉者。此輩酒肉。卽爲戈矛。嘗之以甘言者。此輩甘言。甚于鈎棘。故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忍乎不忍乎。殆而殆而。是吉凶之門。而禍福之梯也。可畏哉。江東崔攄撰。

七克卷之四

西海耶穌會士龐迪我譯述

熄忿第四 凡三支

忿如火熾。以忍熄之。作熄忿。

怒者何。復讐之願也。惡言詈語。爭鬪戰伐。傷殺過刑。諸情皆怒之流也。

經曰。輒怒者。易流於惡。聖厄勒臥略曰。忿怒眾惡之門也。闔之。而眾德安其

居。故忍在心。如長在家。百役無不斂戢。無不謐靜。忍主一去。心怒目曠。舌

譁面厲。手奮身顛。百役盡亂矣。

易怒者。如居草舍。草舍失火立燼。今日大富。明日大窮矣。怒火不戢。財力悉

費。精力悉耗。是自焚也。又如水。煮物釜中。薪盛火熾。百沸不止。初湧去浮

沫。不止。涪汁俱盡。不止。釜實乾焦。更不止。釜并破裂。

忽怒者。人情也。畜怒則罪人矣。蓋怒老則成惡。惡成。與殺人罪等。

以微害輒怒者。本自謂不宜受此害。而實爲所以宜受此害。以微觸輒發痛聲者。必徵其負創。以微害輒發怒者。必徵其負傲。大容與大傲似而實異。大容之人。輕忽世患。故恒靜不亂。恒榮不辱。惟傲人不能忍微害。故愠怒不止。爭鬪不絕。

非義之怒。猛獸之情也。無理以御心。無忍以當害。故有毒氣螫尾。或有堅蹄銳角。或有利齒長距。恣所用之。以防害復讐。獨人赤身而出。一無所有。示其性善良。宜相合無鬪也。人忘其本性。而自造眾多凶器以害人。不知以本性之理熄怒。而欲以獸情復讐。是天主賜爲人。而自願爲禽獸乎。且禽獸雖虐。無害其同類者。卽鬼魔更虐。未嘗不相合以謀我害我。獨人之凶怒。乃傷害其同類之人。是虐於惡獸邪魔哉。

凡邪魔陷人于罪。密求可乘之隙。可乘之隙。莫如怒時。盜入人室。必俟其暮。風雨交作。狼乃攬畜。漁網之設。必在濁水之涓。邪魔虐賊。貪狼巧漁。等計也。欲陷人於惡。必窺人怒時。詈言虐行。害人害己。皆基于此。故邪魔最喜人怒。一人怒。不止得一人。因得衆多人。何故。怒必有敵。或遷焉。展轉相牽。相陷矣。

智者。必不怒一人。何者。人非善卽惡。善者非至愚。孰怒之。惡者亦不宜怒。心惡。猶身疾也。身疾者。人共憐之。心惡者。其病益重且危。不尤可憐哉。一人訾色。擗加。人告之。答曰。若以存心訾我。我或怒。但以病心訾我。何怒。

所加德。西國名士。途遇一人。禮敬之。其人不答。從者。怒欲責讓之。所加德止之曰。若有身病於我者。過此。爾怒之否乎。此人之心病於我心。何怒爲。斯德望。西國名士也。或怒之。無所洩。則焚其禾。佃者來報。以爲恨。答曰。我害

在我外。未大。被害在心。甚深難補。蓋哀彼而哀我哉。故以怒害人如蜂。蜂以怒螫物。物得微痛。而自失命。

與平等鬪。險與強鬪。狂與弱鬪。辱故人之傷爾者。弱於爾。宜恕彼。強於爾。宜恕爾。與爾等。宜恕彼與爾。

人奪爾冠。爾因棄爾衣。挈餅墜井。因而投綆。孰不笑爾乎。人奪爾財榮。財榮已失矣。忍而害止。爾怒而復讐。自又敗心德。虛功力。失天報也。奪爾財者。絕爾於富籍。爾怒復讐。自又絕於善人之籍。彼奪地上暫福。自又奪天主永福。被害爾物。爾又自害己。害孰重。讐孰真乎。故曰。怒人者。不先重害己。不能輕害人。况人未必害己。無不害也。

人有訴爾者。曰。盲人觸我。我甚怒之。爾必曰。彼盲者曷能避。爾則有目。能避不避。爾則過矣。怒人心目不識理。形目不識人。爾不知避之。宜自怒。何怒

彼哉。

亞勒山易怒。亞利斯多箴之曰。自視善且大於眾。而以此輕其謗言可也。此言似忠而佞。以惡攻惡。不免爲惡。爾受人害。勿以己爲善於害爾者。惟以爾德爲堅於被害可也。

厄爾則大。西小國王也。事繁役多。未嘗有憂怒之色。或怪問。何以能如此。答曰。怒心萌時。恒默念曰。使僕役拔爾鬚髮。尙未及一微怒之害。爾害宜擇輕。乃擇重耶。

聖百爾納將終。其弟子請教以入聖之方。答曰。恒從人不從己。受人害。不怒。不思復讐。

瑪加略。怒一蠅而殺之。遂自責曰。蠅噉不能忍。能忍太苦。遂解衣行野。令蚤啗其膚。人問故。答曰。習忍責怒。修德累年。忽聞有聲曰。某所有二女。其

德修精於爾。遽往見之。問其修德之方。答曰。妯娌也。同居十五年。無一念一言相迂耳。問可以得爾。曰。爭者起於爾我。我輩相約。共絕世財與世榮。以不貪。無爾我。去爾去我。爭亦去矣。

翳人心目者。莫如怒。理雖甚明。心怒不能見之。先所已明。心怒復暗。故凡人決斷諸事。最忌者二。噪怒。泰西之俗。罪人有未服者。得上於他司。更讞。國王費理薄視朝。怒一大臣。輒欲論死。其臣不服曰。當上他司。更讞耳。王愈怒曰。更誰居我上者。得讞耳。答曰。今王怒。更上於王。不怒。更讞則是矣。後王怒解。果明其無罪。貫之。

怒。暫狂也。以酒醉。以怒醉。等也。狂人醉人之言之行。不若義。故曰。最不可共計事者。三色貪。酒醉。忿怒。怒時所行。怒解必悔。故怒時宜自禁。且勿思。且勿言。且勿行。所以怒事。且勿責所怒人。如欲渡者。順風則行。逆則止。怒動

風道。此時行險哉。怒息浪平。行可也。故怒時特務醫己。勿務醫人。凡所欲爲。雖似甚近理。第疑勿信。第緩勿急。蓋此時最不便語言行事。而怒人最欲語言行事。亞勒山性易怒。因怒易害人。亞利斯多箴之曰。怒動必先誦本國字母數過。然後命人行事。瑣加德愈怒。言愈寡。聲愈微。拔辣多怒其僕曰。我不怒。必責爾。

凡病發時。尙可用藥。忿怒一情。獨否。怒起蔽心之目。當是時。無有能識其怒之非也。譬馳馬。馬馳。無有能遽止之。故易怒者。於無怒時。宜備防怒之藥。西國有名王。或貢以玻璃水晶器。王喜。厚賞其人。稍展視。則一一命碎之。見者甚惜。問故。王曰。我信喜之。第我甚易怒。此物甚易壞。若有人壞之。我必怒。今豫絕其端。無使怒害我。我怒害人也。

則撒爾。大西諸國宗王也。有大臣名薄量。王一日幸其第。薄量饗之。其盤盂

俱玻璃水晶之屬。光彩陸離。役吏趨走傾跌。壞一器。薄量甚怒。命投其人池中。爲魚所食。犯者脫赴大王前跪請救。王悉聞前故。命役者捧寶器以來。偏閱之。既見。一一破毀之。且命平魚池。謫薄量曰。天主生萬物爲人。故勿論大小尊卑。是人則非天壤間寶物可比。爾愛物於人上。不識重輕。甚愚也。以微物害人命。大罪也。今破爾器。以杜爾狂端。

亞勒山亦西國大王也。其母怒一無罪人。求殺之。告曰。大人以他事命兒。無不共命。第無罪人之命。無物可以償之。乞赦之。

君子緣罪怒人。怒不獲已。罪解而怒息。小人之怒。出於自心。無故而怒。故一怒。則存怒增怒。直欲以重怒久怒。顯其宜怒。

或問忿怒悉惡。悉宜絕否。曰否。聖契理瑣曰。不當怒而怒。自犯罪也。當怒不怒。不欲救人罪也。其罪等。故怒其罪。謂愛其人。見非義而心不動。非能忍。

也。惟過柔耳。忿怒從於理後。則爲義役。勿得過柔。刑當其罪。甚助於義。若在理前而僭爲主。斯過於虐。甚害仁義矣。怒人如治病。醫者愛人。故怒其病。求攻之。仁者愛人。故怒其惡。治其罪。求改之。今人不然。怒惡之人。不怒人之惡。原惡不改於人。怒惡先染於己。

愛讐一支

爾遇難不能忍。所行善無益。凡懷怒時。所爲善事雖大。所奉以回事。天主雖厚。天主必厭棄之。經曰。依爾施人者。天主亦以是施爾。爾以慈施人。天上以慈施爾。爾以虐施人。天主以虐施爾。經中天主謂人曰。爾持物供我。旣臻我前。偶憶人有恨爾者。姑置前。往與彼諧。次來奉供可也。故不與人合。不能與天主合。

經曰。爾欲復人讐。天主必復爾讐。又設言曰。一臣負王萬億債。不能償。王命

并其妻子粥之。臣跪請曰。乞寬臣時日。全償焉。王憐而全救之。臣出。遇其僚。有負己百金者。扼而索之。是人亦跪請曰。乞寬我時日。全償焉。不聽。囚繫之。傍觀者憤且憂。以告王。王大怒。命捕之曰。惡吏。爾求我。我全貰爾。爾曷不憐彼。如我憐爾乎。乃付司刑。俾全償焉。爾不以誠心救人。天主施爾無異此。故爾欲復人讐。天主所已赦罪。復追還之。

經曰。爾不赦人。天主不赦爾。赦人。天主乃赦爾。爾得罪於天主。人得罪於爾。孰多乎。人得罪于爾。無幾也。爾得罪於天主。無數也。赦人之無幾。以得天主赦爾之無數。不便乎。譬爾負人責億萬金。人負爾責數十金。悉載一券。留之。卽人償爾少。爾償人多。不留之。卽人不償爾少。爾不償人多。爾願留之乎。願焚棄之乎。願焚棄必矣。奈何。記人少罪。令天主記爾多罪耶。搨功德之巨微。視事難易。難者功巨。易者功微矣。人有他惡。不直反我愛。我

愛之不甚難。獨惡我讐我者之惡。直反我愛。愛之絕難。故深增我功。徵我德焉。

熱遠物之火。熱近物之火。火孰盛。熱遠者盛也。愛讐我之仁。愛愛我之仁。仁孰盛。愛讐者盛也。大火聚。所投物。輒化爲火。大仁所值事。輒益其仁。微獨以恩益。以害亦益。羣歌合作。則善歌者混。獨歌。善乃露焉。爾以愛天主之心愛友。友或爾契也。或爾施也。或爾倚也。羣愛合出。則愛天主之心亦混。讐者無他可愛。故愛天主之心。特露于此。

經曰。愛愛爾者最易。惡人亦能之。爾獨能如是。蒙何報于天焉。爾能愛讐爾者。能惠惡爾者。乃天主子也。假令爾在天主前曰。彼愛我。我惠我。我愛之。惠之。天主必曰。此愛已得報矣。我不負矣。若曰。彼惡我。我害我。我爲天主愛之。惠之。天主必曰。此愛我負矣。我報矣。

人有讐爾者。宜卽思并有兩讐。人一。魔一。一可愛。一可避。一明攻於外。一暗攻於內。爾以形之福勝人。故欲奪爾所勝之福。以讐之愛勝魔。故欲奪爾所以勝之愛。爾欲復人讐。則令魔復爾讐。爾欲勝人。遂令魔勝己。爾樂能奪人安。魔樂能奪爾德。惟爾能愛讐。兩讐俱勝矣。

復讐者。於人害覓其安。以人損求其益。能得乎。塞搗加曰。大容之君子。讐旣在手。則以能復讐。爲復讐。知復讐之大且榮者。莫如能復而不復。莫如能害而赦也。故曰。寬讐之榮。甚于勝讐之榮。况爾欲復人讐。人又欲復爾讐。爭鬪紊亂。何所底止耶。

復讐者云。不任受辱。不悟不能忍微害。而欲復讐。更爲正辱。

經曰。勿日以害報害。望主而求爾。求爾何也。求爾于復讐之勞。之辱。之費。求爾於身害。心罪。地獄之永殃也。經中天主謂人曰。讐之復由之我。我復也。

爾不言。天主代爾言。爾不罰。天主代爾罰。爾言爾罰。天主則不復願爾矣。有人告一賢者曰。某害我。我欲復讐。賢者仰天曰。此人自欲復讐。天主不必願之。其人悔悟不復也。

修德者。皆急于識己過。識過斯能改過矣。夫人皆重愛己。故不能盡識己過也。佞人之言。又不可信也。友我者。徇情而閉口矣。莫我攻也。欲聞己過。惟讐我者而已。故曰。讐我者。惠我而不望我報。正可愛焉。

意撒白。西國聖公主。一日跪天主臺前。誠心祈曰。每害我者。願天主。賜一恩。以報之。輒聞有聲曰。生平所行德。未有感動天主如此願者。今悉赦爾一生之罪也。

數年前。倣國以西巴尼亞。有殺寡婦之子者。吏將收之。寡婦知所在。贈以良馬資裝。令速避去。是人得脫。其子忽見大寶光。謝其母曰。死後過失未淨。

當受多年煉罪之苦。今母以恩報害。以愛報惡。甚感天主心。故赦我罪。免我刑。已昇光明天。享大福樂。此恩豈生養我可比哉。言畢不見。聖亞吾斯丁曰。不赦讐者。天門已闔之。其祈不入於天主。天主之慈惠。亦不降於己也。

葆珠聖人曰。窘爾者贊美之。勿謗訕之。勿以惡報惡。又曰。爾讐饑食之。渴飲之。不勝於惡。反以善勝惡矣。若以直報害。免己犯罪。以恩報害。又掇人罪。以直報讐。免爲人讐。以愛報讐。又化讐爲友。孰善乎。

費理白。西國王也。有亞爾寄者。恒謗王。王之諸臣。請捕治之。一日偶遇其人。王優禮焉。色和語溫。申以厚餽。越數日。王問其臣曰。亞爾寄謂我何。皆曰。甚贊頌大王之德。王曰。然。我爲醫。良於爾。

亞立刪。西邦最尊最盛德人也。一人大竊其金器物以逃。他日此人爲敵國

所虜。亞立刪厚資贖之。他凡有害之者。必厚恩以報之。故本國俗云。欲得亞立刪之恩。莫如害之。

西國有人欲殺其讐。求之不得。遇大瞻禮日。入天主堂。適見焉。遽欲手刃向之。忽自轉念言。今日大瞻禮。人人向此中悔過遷善。求赦罪于天主。獨我向此中殺人報讐。重得罪于天主。不可。遽攜其讐。同詣天主位前。誓願今日以後。爲天主故。不復讐爾。願爾亦爲天主。不復讐我。其人感動。相與捐棄前惡。共詣天主像下。抱足頂禮。于時木塑聖像。遽伸一臂。下抱其人。萬眾共見。驚異歎仰。知忘怨釋怒。天主所最重也。其聖像伸手作抱勢。至今不復收矣。

以忍德敵難 二支

忍者何以乎。心受害。不忌授我害者。是也。

夫忍者。善人之甲冑也。以當世變。勝鬼魔。攻諸私。保諸德。防怒。羈舌。御心。養安鎮怖。祛憂。絕爭。抑富者之恣。伸貧者之屈。居尊巍者。使存謙。受艱難者。使存勇。人得罪於我。令我即赦之。我得罪於人。又令我永求赦之。忍離於心。無事可成。此何待遠試。即此鄙篇所述。前聖賢訓忍之說。非有忍德者。必不能熟察其端。深思其理。堅從其箴。而受其益焉。

凡世所謂凶禍者。忍德能轉爲吉福。凡世所賤所畏者。忍德能變爲可貴。可愛物也。世所賤惡。無過貧窘。疾病。耻辱。損失。患害。忍人能樂受之。則以償其罪責。以贖其罪刑。以增積其德。以市天上國也。其值豈世間珍寶可論哉。故忍人以侮辱榮光。以賤微尊貴。以降黜上昇。以貧富。以餓飽。以負勝。以荒歲豐。以逆風行。如海舟值浪險。浪愈高。迺愈近天也。

忍保諸德。防諸惡。經曰。子欲就事天主。須恒抱畏心。而豫爲備。以當誘惑窘

道。蓋人欲行善修德。必須忤世俗。攻習情。防魔感。則三爲我讐矣。三讐者。要結以攻我。世人譏笑撓阻於外。習情衝勃擾亂於內。鬼魔煽誘攻戰於內外。譬如畜鳥。閉之樊中則已。決而飛。必百追以求復獲。人爲惡。已墮魔計。則已。決而遷改。必百誘以求復獲。苟無忍德以當之。昨所去惡。今復行也。聖厄勒臥略曰。欲行善無忍德。如在嚴陣中無兵甲。能不受傷失命哉。遇難而委命者多。遇難而堅忍者寡。以力服國者多。以忍服己者寡。故忍一難之勇。甚於委百身之勇。服一己之榮。甚於服萬國之榮。忍小難之功德。甚於行大事之功德。

人無不可勝。獨忍人不可勝。以勇力兵革鬪。勝負不可定。以忍鬪。勝定矣。忍者能加以世難。不能染以世污。能滅其形軀。不能消其仁義。能使其身痛。不能使其心怒。能奪之世福。不能奪之心樂。故一真忍人。總天下人莫能

勝之。無兵革。而恒勝兵革。不敵人。而恒服敵之者。經曰。忍者善於強者。強者以力脅人。不能以德服己。勝一國。或不能忍一言。服天下大眾。常自屈於心欲。豈不勝辱乎。忍人先以德勝己。己勝。其外無不勝。故曰。勝己者。無不能當。人服之。鬼魔亦畏之。意撒西國之賢人。魔甚畏之。或問故。答曰。從修德以來。恒自舉意。必不使怒念注心。怒言出口。

未曾德西國大聖人也。心純一事天主。時國王甚惡。欲強令棄去。事他神像。未曾德曰。天地間至尊真主。惟有天主。此外稱主。皆僭矣。正宜絕之。棄天主弗事。事焉。罪惡孰重此乎。王曰。從我予若高位。且厚賜。不且爲大僂。聖人不聽。王怒。命懸而榜箠磔裂之。聖人心顏俱樂。了無痛楚聲。王益怒曰。不聽我。且更加大刑。答曰。此我願也。王又命束縛。囚之冥獄中。地布芒刺。炮諸烈火。周身熾鐵。數日不給食。聖人謂王曰。世所言苦者。爲天主受之。

即不足爲苦。正惟喜樂事也。以苦圖變我心。曷可得乎。威王以苦鬪。聖人以忍當。王力竭計盡。能隕聖人之生命。卒不能改其忍。不能屈其義。不能奪其樂。孰勝乎。

惟以忍御難者能避難。若以怨怒。遂得兩苦。原苦一。今怒一。余屢聞之人曰。我怒何益。所失不追。而更以怒害我。夫旣不能以怒去害。奈何不以忍增德。忍則省今怒之苦。并消原苦之苦矣。何者。人有難。大都由天主降爲罪罰。怒增罪。故愈觸天主怒而苦愈重。忍增德。故感天主心而罪赦。罪赦而苦除。夫世間所謂苦辱。非正苦辱。惟係人意。意以爲辱則辱。不以爲辱。不辱矣。弟阿熱。一人譏之。答曰。爾譏我。我不任爾譏。色搨加曰。君子特以罪惡爲正辱。舍此悉非辱也。受人辱曰。彼欲辱我。未嘗辱我矣。如此。非特辱消。辱我者亦止。何者。彼欲辱我。知我不以爲辱。無道可辱我。止矣。

修德者有三級。有始者。有進者。有已至者。忍亦有三級。遇難強忍之。忍之始。遇難樂忍之。忍之進。願得所忍難而求之。既得而樂。不願去之。已忍之至也。已至之人。其身在地。實天人矣。

或問亞里斯多曰。大有容之人。何自識之。答曰。能以乎心愉色。忍受大難者是也。故易怒者。驗其量狹。老人。病人。婦女孩童。皆量狹。皆易怒難解。

天主心無量寬。故亦有無量忍。人之得罪者。能卽罰滅而尙寬容。以俟悔改。蓋慈賞出于本性。故無限。怒罰出於我罪。故不得已。人逾忍。量逾寬。逾似天主爲天人也。天之所。雲不掩其光。風不撓其靜。終古如一。惟下處自暗自晴。自寒自暑。大容之人。事變而心常。世亂而心靜。身難而心不憂。如立方物。六面如一。無不安穩。又如黃金。煉之不耗。鍛之不斷。以爲小器。爲大器。其價埒。惟寡容狹心之人。倏怒倏愛。倏憂倏樂。如樹葉。隨風變動。無刻

得同。於大容之人。以一心御多事。小容之人。以多變御一心。

有喪子者極憂忿。得磨納慰之曰。爾徧求諸國中。有生平未嘗遭喪而哭者。得三人以來。我能令爾子復生。其人以為甚易得也。徧求之。竟無一人以復。得磨納曰。既爾。何用過慟為。獨爾受此患也哉。

理爵國之俗。男子遇患。不衣婦人衣。不聽哭。以為遭世難而悲憤。非男子事。正惟女情耳。

以惡言犯爾者。自先為惡。而欲爾效之。故曰。爾受惡人之害。忍而恕之。勿兩為惡。勿兩受害。

或詈得磨斯答曰。凡爭者。以勝為榮。惟今日負者。善且榮於勝者。我肯與爾鬪乎。故曰。人以詈言加爾。勿答。爾勝。勿復。愈重復。又曰。凡惡言以忍當之。則激而歸乎其所從出。

居苦辱非功德。忍苦辱實功德。故曰。勿論何所受。惟論何如受。受難不足驗聖賢。樂忍難。乃足驗聖賢。真忍必愛所忍者。蓋貌忍心怒。非忍德。乃怒翳也。力不能復讐。姑忍之。卽不復。有復之心矣。有復之罪矣。凡思我身。多所願忍于人者。必不難忍人。爾尙未能自治己。如己願。安怪人不悉如己願。爾不怒己不能忍人。不與己鬪。不能與人合。

受害辱者。口不言。色不厲。心不憂。不計。是正忍也。古賢有人以惡言嫚之。答曰。任爾言。我已命舌勿言。心手勿動。今人受辱。能不言。謂忍矣。然而減於口。增於心。口寂而心喧。色愉而胸慍。手垂而中攘。此爲不忍。尤大。其害尤深。胸懷怒意。口發怒言。兩惡俱不可。與其默畜而蘊。無寧口發而散。

感人化人之德。無如乎心愉色。忍受非義之言也。非獨見者化。并受害者亦速化矣。昔有賢人與弟子偕行。迷失道。蹊人之田。守者甚怒。大詈曰。爾不

畏天主。何道之脩。畏者當如是行耶。師命弟子勿答。自答之曰。爾言最當。令我輩正爲修德。人必不爾。第求恕罪耳。野人爲若言所動。悟向者。不當怒詈之也。跪而祈赦。慕此隱德。盡棄其田業而受學焉。故曰。抑辱慢我者。莫如忍其慢。經曰。怒者生爭。忍者滅已生之爭。語曰。凡物剛勝柔。獨忍柔能勝怒剛。

蘇瑣西國名賢也。有人無故以惡言嫚之。賢者不答。走避之。有天神謂曰。是奚足哉。必跪而求救。如真得罪者。乃正忍矣。如神言。其人深自慚悔。轉求救。蓋以怒對怒。彼以怒爲得。語曰。爾以惡言答惡言。彼必以爲己勝。同作此事。彼先一籌故也。以忍光照怒。彼自見其怒之醜矣。

夫苦難不論大小。不論由人由物。皆天主有意分子焉。聖賢明於此理。值苦難。弗視由人由物。不辨有故無故。惟視難所從來之原。卽服而忍之。夫爾

受人之害。獨視爲人所加。或能辭曰。我未嘗得罪於此人。則不堪忍。若視天主所加。能或言我未嘗得罪於天主乎。人人無不自知以惡念惡言。及非義之行。屢犯理道。是以值苦難。默念所犯。自責我會犯某罪。我會行某非義之事。正當受此苦。故易忍矣。聖厄勒臥略曰。人私念所爲惡。不難忍。所值嫚。深思以多罪宜受重刑。必不難忍微害矣。或訾一賢者。人告之。答曰。我尙有他大罪。被人未及知。使知之。何訾我止此乎。多落陸賢人曰。修忍德。保心安。其道莫便於遇難自責。以爲由己罪出。而不辭己以尤人。故人所行善。雖大且多。不由自責。必不能安靜。而免於憂怒。賢人有言。諸德皆歸一家。或問家。曰。自責。又一賢愛人嫚。心忽小動。自責曰。我心動。非彼之嫚大。乃我之忍小。我忍堅。一言之微。曷能動之。

若白中西國上古聖人也。尊貴富厚。當世無比。忽中落。七子皆夭。身復病癘。

前相欽重者。誘爲罪人。受主降刑。聖人恬然忍受。愛不見色。口無怨聲。心無愠意。恒曰。赤身出母腹。固當赤身歸矣。主子主取。悉如主意。惟念聖名贊頌而已。其妻誘之。令怨主而死。聖人責之曰。爾言大愚矣。福樂受之於主。患苦奚不忍哉。如是者十有四載。尤人怨天。未嘗萌心出口。原天主之意。加此患苦者。非以罪罰。欲標其忍德爲世儀也。十有四載之後。除其患。倍歸其富貴安樂。而盛德榮名。施於萬方。流傳至今。故曰。先忍暫苦者。後必享永樂也。香者火熱之。顯其郁烈。善者患苦之。著其盛德。

亞吾斯丁曰。天主或欲爾安。或欲爾病。爾安時愉樂。病時憂愁。是喜天主有仁。而不喜天主有義。且不願以爾心從天主。心但願天主心。從爾心。爾心不邪乎。

或遇難。一賢者勸之。堅忍勿憂。答曰。我有罪甘之。無罪而受此。不堪憂憤耳。

賢者曰。盜以罪受戮。聖賢者。以無罪蒙難。爾願誰之如乎。經曰。爾以罪負刑。以惡受害。有何功耶。若實行善而樂忍害。此正天主之大恩。爾之大功也。又曰。爾受難。勿因盜因劫因謗。若因爲善。則勿以爲辱。乃真榮也。故見人受難。勿問所受難。惟問所以受難。天主經真福八端。其第八曰。爲義而被窘難者。乃真福。爲其已得天上國也。

瑣加德。古名士也。國王忌之甚。命殺之。將死。或嘆曰。無罪而被殺。正可悲。瑣加德聞之曰。我被殺不足乎。何願以罪殺我乎。

多鳴盛德人也。惡黨妬其德。欲殺之。遇諸途。曰。我輩欲殺爾。爾將若之。何。答曰。願勿速殺我。惟漸礫手足肢體。爲天主久忍痛苦矣。眾異其大忍。弗敢殺。他日又有是輩欲殺者。答曰。我功德微小。恐不克承此大榮也。聖賢誠德人。值爲天主爲義受苦失命。以爲天恩。微獨不避。且甚樂之。天主有言。

曰。人窘迫爾。爲我大謗爾。爾宜悅樂。爾報豐大於天也。故聖厄勒臥略曰。天主加苦。而并賜能忍之德。斯恩甚於絕苦矣。

世入之心。悉在圖樂。忽值患。奚能不憂不怒哉。世患不虞而至。則傷深。豫視之。則傷微。夫患之至最定。特至期未定耳。爾欲患時不濫於憂。莫若於患未至時。思其將來備忍以當之。勤練之卒。簡器習武。常在平時。安居營壘。如正對敵。設志以待。故敵來而應之。整暇若惰游之卒。時朽器械於室隅。消膽力於不試。遇敵戰慄。能不受殲。爾忍不先習。患至不及忍矣。是故修德君子。急習忍德。不因患覓忍。常以忍備患。日夙興。恒念今日必有嫚我。害我人。必值不如意事。定心受之。是患未至。能自先忍。患至如常。

爾遇難時。惟視有樂勝爾者。故難忍。若視有苦勝爾者。易忍矣。昔有賢人。寓言曰。獸中兔膽最小。一日眾兔議曰。我等作獸特苦。人搏我。犬狼噬我。卽

鷹鷲亦得攬我。無時可安。與其生而多懼。不如死。死而懼止矣。向前有湖。因相約往自溺水。水旁有蛙。見兔驚亂入水。前兔見之。止眾兔曰。且勿死。尙有怖過我者。

或問曰。世事觸人怒。至易至多。欲學忍。將獨居岑寂。特交聖賢。可乎。若與世人接。難免焉。答曰。忍德求助於外。曷能久。惟內積能永久矣。毒蛇猛獸。寂不害物。不謂毒猛乎。靜處不怒。非無怒情也。無怒幾也。不拔其根。而摘其實。根在。有時而實。即無怒人。亦必怒物。昔有道侶數百人。其一甚易怒。因屏居。忽怒破一器。自謂曰。我易處未易心。避人未避己。已在怒在。不如人間習忍。以攻怒情。遂歸。故曰。怒情以鬪能勝之。以避不能勝之。若與聖賢同居不怒。茲豈我德。蓋聖賢之德。况無忍德。獨交聖賢。怒亦不免。不如務拔怒根。習忍於心。靜處囂處俱安。賢人不肖人。好爭人。好靜人。俱合也。

色擗加訓令忍世患箴曰。受竄流云何。曰。凡安靜之所。卽爲本鄉。謂安靜者。不在其所。正在其人也。智則旅遊。愚則竄流。著痛云何。曰。痛小任之。微忍矣。痛大忍之。大榮也。痛峻。非痛峻爾自柔矣。能薄力微云何。曰。以此不能害人。以此不敢慢人。不亦美乎。失財云何。曰。財亦或有時失爾。今失財。并失吝幸矣。縱不失吝。去其妄行之質。非幸歟。爾失財。爾財曾已失多人。今行彌翰。居彌靜。天主減爾。任安爾居。豈非吉哉。爾失財。彼他人所先失。以爲爾得乎。失目云何。曰。已絕邪情欲之途也。目。諸情欲之媒。諸愆誑之引也。失子云何。曰。哭不能不死者之死。不愚乎。不能不死者已死。徵爲他主之物。予爾育養之。今于爾乎取之。非奪之也。沈舟失物云何。曰。失爾物。不免爾身耶。徒手登岸。已登岸矣。財沈。而豈不能并沈。遇盜竊物云何。曰。爾避之。幸矣。失良友云何。曰。更求之。求之當于可得之所。酒殺之間。非其所

也。必於實學道德之務。勞苦身心中。乃得之矣。失一良友。更無他友者。耻也。大濤之海。獨恃一椀乎。失賢妻云何。曰。求賢妻最易得矣。慈父母既失。不可復得。賢妻屬。可再致之福也。哭失賢妻。而適得更賢者多矣。

或曰。爾死。爾曰。入時約必出矣。必死。還所受眾人。之定規也。必死。入世猶出。旅遊。久必須返焉。彼久須暇者。卒亦不能脫之。必死。我非首。又必非末也。凡先我者。皆先我死。後我者。皆後我死。旅死。曰。我所必還。隨責主所求處。卽償之矣。死無棺塋。棺塋之缺。易忍矣。我身無覺得棺失棺。無我預矣。我身覺棺塋。不皆爲大苦乎。棺塋之計。豈緣顧死人。正以顧生人也。人死斯畏之。故爲是掩離之耳。死態必狠。曰。死態雖狠。所求惟命而已矣。斯卽無他患。老患所必禡。何足畏歟。所由致死之緣。雖大。我死本微小。一石觸我。一山鎮我。何異哉。若隕。蓋隕於天乎。少年死。曰。尙可生之時。至死。美死也。

未願死之先至死幸矣。不少年死。安知不遭不虞之患。卽無他患。老耄之患。焉能免哉。我曹皆并逝死。故今不論死與否。惟論蚤晚。數人令屬大辟。或有以後見殺。爲大福者。誰不笑之。我曹悉望稍遲死以爲巨幸。何異此乎。我儕日近于死等。眾壽日減亦等。我生愈長。我命愈短。誰欲恒懸而無寧一隕乎。生與死爲隣。最切近如居海舟。所爭者寸木耳。爾憶海舟之險。謂生死海中獨爾隔。謬矣。生死相隣。雖各處顯著不一。各處切近無異焉。身命爲物微渺。遺身命。爲德甚大。遺之者。海沸而安視之。地裂側立而不顛。爾欲保德安居。身命須澹視之。勿論因疾病與他緣。來索之。欣然遽卽償焉。

闔弟吾諾。西國名王也。有兩人大誹謗之。王伺聞之。曰。稍遠之。恐王聞之。謗者甚感其不怒。而轉譽之。

一賢人忍德累年。或問自覺何益。答曰。衷有備。以忍世患。又無賴人譏笑侮慢之曰。積久事天主修德。安用之。答曰。令我受爾此等惡言大害。而心不動。不怒不足乎。

亞加爵。甚能忍人也。死之日。或悲其早世。棺中忽有聲曰。忍者不死。夫忍者。神靈永生於上天。美名常彰于下世。可謂不死。

有賢者。大病而愈。後恒哭曰。天主不復念我。如是一年。天主使病如初。以苦爲樂。非知忍難之大益。曷如此願望深切乎。

有盛德者。或以惡言加之。笑曰。此當以重價市焉。今而徒得之。幸矣哉。白鐸落。西國盛德人也。病失一目。曰。故有兩讐。今去其一。天主之恩也。

窘難益德 三支

或有問于余曰。書云。天道福善禍淫。又云。惟上帝無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

善降之百殃。是以善者蒙福。惡者膺譴。理有固然。奈何事有不然。或遭不虞之災。或冒非分之福。顛倒孔多。參錯過半。無乃增君子之疑。起小人之倖。天道不平。厥歎久矣。是誠何謂。曰。善者蒙福。惡者蒙禍。斯義正矣。確矣。奈何哉。其不平也。夫人之真善真惡。誰能決判。念想言行。咸若義理。此爲真善。微有不然。豈真善也。求善非全不成。若求不善。一缺已足。夫全善了無微缺之人。世間有之乎。今人視形。天主視心。烏知人所稱善。非天主所稱惡者耶。且爾謂此人甚能作善。苦之非是。余謂天主至明無暗。至公無私。甚能識善惡。苦之必是也。爾信人之隱善。疑天主之顯義。余信天主之顯義。疑人之隱善。孰是乎。卽是人果善矣。爾謂苦爲不幸。天主不宜加之。抑知天主用苦以加善人。乃大可幸乎。嗚呼。世人神目常昏。如瞽焉。往觸一人。怒而詈曰。爾瞽耶。人非瞽也。己則瞽也。見苦善人。疑天主不明。主非

不明。人則不明也。欲明禍福之理。當先明禍福之真偽。真禍未有及善人。真福未有被凶人者也。何者。世間之事。不過三種。真福一。真禍一。非福非禍者一。生積德。則死永樂。真福也。生作罪。則死永苦。真禍也。夫人自不願爲善爲惡。而天主強之。于理無有。自有應受天樂之功德。而天主拒之。有應受地獄之罪過。而天主不加之。亦于理無有。則曷可謂天主以真禍加善人。以真福加惡人與。若其餘貧富賤貴。病安壽夭等。斯本非禍非福也。聖亞吾斯丁云。富貴安樂。天主予之善人。徵非真禍。予之惡人。徵非真福。其爲禍福。特視所用。用以建德蒙永樂。乃福。用以助惡蒙永罰。乃禍也。因富以敬天主。周貧人。則富爲福。若因而縱欲害人。則富爲禍也。因貧以怨天主。貪富人。則貧爲禍。若用以抑情增忍。則貧爲福矣。諸如此類。可槩推也。第兩者之損益。人每不能自豫定之。獨天主無量之鑑。乃能定之。行人

遇歧路。未歷其中。未造其末。特見其始。安危夷險。莫能定也。世間苦樂兩歧。愚人特視苦樂之始。不審其中與末。妄謂樂者爲安夷。苦者爲險危。從彼避此。急急如驚。智人不敢信始。亦不妄測其中與末。歸明於天主。待天主之自決焉。故世人于天主。宜于病人於良醫。病人特願除病得安而已。若所服藥味。爲甘爲苦。惟醫者所爲。病人敢自取舍哉。聖賢無不願得真福。亦無不求得真福也。然所以得之道。或苦難賤辱。或安樂榮貴。非敢自必。聽命于主。時或順意。謂天主慰勸我之恩。時或逆意。謂天主儆戒我之恩。故順逆無常。修勵惟一。種種世途。悉以增德。經曰。愛天主者。順逆萬端。皆助其福。不肖者不然。順來不以勸善。逆來不以懲惡。故順逆萬端。皆歸于禍焉。夫古今修德者。莫不因輕世福之念。成就其聖賢。世人犯罪者。亦莫不因重世福之念。受欺惑於邪魔。則世福者。陷善之阱。聖賢所懼。引惡

之梯。邪魔所據。人以爲實德之報。謬莫大矣。使天主必以世福酬德。行德者。遂希世報。與工人冀值何異。挾貪心以行德。卽存德虛形。豈存德實性哉。

善人受苦。驗天主之愛。天主經曰。我所愛者。必譴責之。又曰。天主所愛爲子。必責之。聖亞吾斯丁曰。爾在天主責外。必在其愛外。終不能爲其子也。下民有罪。天主不能不刑。今宥。死後必不宥也。今刑微且暫。則家刑耳。死後刑重且永。迺國刑焉。聖厄勒臥畧曰。天主今恕。必欲永責。今責必欲永恕。故今責徵慈。今恕徵怒。犧牛將殺。任其遊食。惟所欲生者。拘繫之。勞任之。假令父有兩子。一愚。一慧。愚者時時嬉遊。了無譴怒。慧者時時勤敏。則督責之。童兒之情。但見目前。無志日後。以爲厚于愚。薄于慧。不知父無望於愚者。慧則重有冀也。世人之情。何異愚童。富貴寧壽。謂天厚之。窘貧賤夭。謂

天薄之。不知今福後福不并享。天主所欲豐報於天者。先卑之于世。以苦鍊化其過滓。增其功德也。恒豐於世福。無患難。恣其非義而不見譴責者。天主所棄於天。約永罰於地獄也。如醫然。病可爲。則進苦口之藥。多所禁忌。其重不可救。乃悉惟所願。不禁焉。

父以難事責于子。君以危事託於臣。孝子忠臣。必不謂君父惡我害我。蓋乃貴我重我。以我爲孝子忠臣故也。天主人之共主公父。以艱難遺我。而不遺彼。以驗其愛我重我於彼也。塞搦加曰。不遭艱難者。正爲最無幸人。明徵天主。因我怠惰忽忘我耳。修德者。知不戰不能勝。戰不危。勝不樂。故願得所忍難。以建孝子忠臣之功于天主焉。

商人以此方最多物。最賤物。遷于少處貴處。以取重值。此世之物。未有多且賤于苦難。而天上一無所有。善人神貨之商人也。知爲天主忍苦難。

之價最重。故遇苦難。則忍之榮之。易異日之重值也。經曰。此時艱難。不當日後所顯于我輩福樂也。

夫玉琢之磨之。夫金鍛鍊之。雕刻之。無不攻治如讐焉。以成名器。人不經病苦。不嘗慢辱。不試諸艱難。而成天上所用德器者。無有焉。故經曰。修仁者。必受世之窘迫也。不窘於世。其德不誠。且曰。欲升天堂者。必由頗受世苦。亞吾斯丁曰。天主佔天國。其價艱難而已。又一賢曰。世福遂意者。可畏也。恐其終不能爲天人故也。鷲鳥生時。人貴之。置於淨室。養以肉食。死則委之于壑。爲犬所食。鷄生時。置穢處。養以糠覈。死則置于几案。以爲美殽。惡人世之鷲鳥也。生則豐榮榮貴。人人羨慕之。死則棄于巨壑。爲獄犬食。善人生或爲人所輕。恒居難苦。死則置于天几。天主天神所珍重。福孰勝哉。故世之苦樂無常。樂訖苦繼之。苦終榮續之。一時之苦。令忘多年之榮。微

獨令忘往樂。往樂之念。亦增今苦。一時之樂。亦令忘多年之苦。非徒令忘往苦。往苦之念。亦增今樂。故經曰。吉時勿忘凶。凶時勿忘吉。吉時念凶不陷。凶時念吉不隕。

人之事世者。先得微樂。後責大苦。先得暫便。後加永難。事天主者。先受微勞。後蒙大安。先承暫苦。後享永樂。爾願事誰乎。農人先以苦種。後以樂收。工人先造作。而後受直。兵先致死。而後蒙戰勝之賞。商賈先以貲市物。而後享什一之利。萬事盡然。爾修德。必先負修德之勞。與夫克己之苦。與夫不德者之忌。與夫鬼魔之誘惑。與夫天主之德試。德既大成。然後可享心淨之樂。望天之報焉。今人僅行微善。心若天主。負我安樂。負我富貴。不與則怨尤。望世報。自徵心貪。怨尤自呈。大傲。天主當降祥耶。降殃耶。

蹇驢邪行。見鞭知當正路行。正路行。見鞭知當速行。凡天主所譴責者。欲使

正路速行而已。今人之苦永久不釋。惟得福者。卽謂德之報應。得難者。或曰。無幸而偶值禍災。或曰。前世往因。今生果報。未嘗反思目前之罪誅。迄不悛改。艱難往往相繼。永久不悉。何足異哉。

或問聖厄勒臥略曰。天主恒以苦難加善人。何也。答曰。以煉其過滓。增其功德。因得豐報于天也。且使不溺于世樂。物久煮不撓動。則膠於釜。而失色味。善人久安。不以難撓動之。恐漸陷于世樂也。且令惡者自悟曰。今者爲天主用慈赦罪之世。又重愛善人也。尙以微過得重譴。乃爾。况死後爲用義判罪之世。負惡以往。嚴罰更何如乎。

一賢出行。遇一盛德人。被獅子齧死於野。及郊。遇一惡人之喪甚盛。竊疑曰。彼賢而橫死。無人收之。此不肖而人崇之。非天主明釋我此故。我不前矣。忽有天神曰。此誠惡。曾有微善。天主以微榮酬之。其靈神重受大苦於鬼。

境。彼誠賢。曾有微過。天主以此橫死鍊之。其靈頗霑大樂于天域也。但爾以後。慎勿要天主。凡天主所爲。惟信服之。勿強測之。言訖不見。

爾溺水。有因急援傷爾手者。爾忌其微傷耶。感其拯命耶。爾與人鬪。忽有殲爾敵。使爾能勝。不重德其人乎。我靈神與驅殼。體最親。情最異也。神喜理。身喜欲。故神之所願。身之所惡。身之所求。神之所避。恒爲敵讐也。爾以道德助神。身必負而屈於理。乃所以效天神也。以甘食冶容逸樂助身。神必負而從于欲。乃所以效地獸矣。天主以病窘諸苦難加爾。豈樂爾難。正以此殺身之強。減形之力。使知服於神。從于理。爲役勿爲主。不至陷神於罪惡。聖保祿曰。我衰時乃疆。是以誠德。君子遭患。即不能樂之。強勉安忍。弗敢直求天主去之。去與留。未知孰爲己益故也。

物達西賢人也。身後顯聖跡最多。一瞽者跪其墓前。因其功德。求得見。輒見。

己默疑曰。見與不見。未知孰有益於我。復祈曰。若見無益於我。願以初瞽還我。輒瞽如初。

厄午峨。生時亦頗見。求人聖跡。一瞽者求賜視。答曰。爾即無形目。不能見色。如狸犬。尚有禮目。能見道如天神。身目復見。神目必瞽。終害於爾。勿求之。或有疾。告若闍聖人。祈求焉。答曰。爾正欲除有益於爾事耶。身垢以水浴。神穢以病磨。衣污以煩澗去。心罪以艱難除。又一人病。其師賢者慰之曰。爾爲鐵。以病剉。則除鏽。爾爲黃金。以病煉。則增光。何憂乎。

厄勒臥畧曰。此世界恒以艱難加人。此非自鳴。令人勿愛我而何。

世願悉遂。世人以爲大幸。不悟此正驗將來之大災。聖盜薄削行次。宿一豪家。主人自伐云。生平安樂。不值微患。聖人偕共從者。輒去之。曰。此人一生安樂。宜速避之。恐與俱受大患也。去不百步。地忽裂。人與室俱陷。無遺跡。

矣。是以聖賢修德者。甚畏久安無苦。恐目下之寬遲。卒以重補故也。
亞吾斯丁曰。金入火生光。草入火生煙。苦難一也。善人遇之。而以感頌天主。
愈清矣。惡人遇之。怒而怨尤。愈濁矣。世苦自無善惡。惟我忍則爲益。而徵
天主之愛。不忍則爲損。而徵天主之怒。故聖厄勒臥略曰。目前之苦。苟化
爾爲善。則爲前罪之終。不化爲善而尙爲惡。則爲將來永苦之始。

七克卷之四終

塞饗小序

在昔鑄鼎象饗。謂其有口而無咽也。或問余曰。饗不受塞。亦可塞乎。余曰。可。漏卮無當。投以江海弗給也。口腹爲漏卮也。參矣。困於酒食。迷於醉飽。舉世不爲饗者。或寡矣。秦人以饗嗜六國。食未下咽。轉喉而出。此饗報也。晉以人主乞味於臣。齊奴諸子轉相效尤。甚至日食萬錢。猶謂下箸不給。曾之子邵。遂勝其父。而益之以二萬。豈非老饗之尤者乎。五胡未嘗饗晉也。而晉自饗焉。此又孰非饗鑑哉。故曰。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欲止細人之饗。當從老饗始。老

饗者何。用物弘而取數多者也。易曰。樽酒簋二用缶。又曰。二簋可
用享。此今日救時。塞饗第一義乎。善乎。吾讀龐子言。得養生焉。并
得經國而富民焉。故曰。食儉者興。食奢者亡。禮始於飲食。豈不信
哉。或曰。西人巧於酌盈而濟虛也。彼國舟航。濟則與時宜之。不濟
則遞減而遞節焉。余曰。此非西士之言也。損益盈虛。與時消息。此
天道易道之大經大法也。天不能違。而人違之乎。西士可謂得損
益之精。而用之者也。非但塞饗而已。江東崔攄撰。

西海耶穌會士龐迪我撰述

塞饜第五

饜如壑。受以節。塞之作塞饜。

饜者何。食飲無節之嗜也。多言忿怒。譁囂。淫慾。吝貪。懈怠于善。諸情皆其流耳。夫饜者。我身中最密邇之敵。脩士所當先攻先勝也。身中形敵不先勝。徒攻身外神敵。必不勝矣。討四境之寇。遺國中之叛臣。何益耶。矧身中之情。莫劣弱。莫易識。易勝於饜情者。弗能勝劣弱。能勝強梗歟。是以古今聖賢德士者。無不由克己而成就其功德。升受天報也。若稽克己之跡。無不以克饜肇業耳。

夫天主所自造之物。皆有定趣也。造人之靈。使能明實理。蹈實善。因而事天。

主。升受天國之永樂焉。造人之形軀。使爲神靈役。輔之爲善矣。知形軀不食飲不生。故造多味以養其生焉。人食飲以養身。俾有力以輔神於善。意合天主之意。食飲爲德。且不必過節。身王而德建矣。若食飲圖樂。意悖天主之意。卽食飲爲非義。且必過節。身強與心德咸銷矣。聖亞吾斯丁云。爾食飲以節。特以養身。縱口不言爾食飲。讚美天主也。若圖樂者。縱口鳴讚爾食飲。亦褻之矣。夫人願欲所趣向著。美好而已。美好有二。一曰利美好。一曰義美好。一曰樂美好。爾食飲以節。利義樂。二咸享也。否則咸亡焉。故食飲圖樂者。微獨傷身損德。所圖樂並消亡矣。

利美好亡。何也。語云。厚味百疾。燈非膏不燃。膏溢亦滅。穀非水不成。水淫亦朽。火非薪不熾。薪厭亦熄。食飲以節。身養與身安。兼保也。否則兼損焉。醫方亦云。前食未化。又加食焉。必生疾矣。色擗加曰。人有酷視仇我者。未如

饜情之酷。視服我者。人有仇。能盲之。怒必熄矣。饜於從之者。盲之。瞶之。瘖之。弱之。老之。終而殺之。以微體頃刻之樂。遺全體終年之憂。以一肴之妙。甘。屢致數年辛藥之苦。故曰。饜情如盜。親我以殺我。又曰。兵刃所殛人寡。饜所殛人甚多矣。能克饜者。必能護斯微形之安。延其壽期耳。夫壽者。眾人冀之。饜者。獨否乎。豈然哉。第善德萬狀。自相契合。而私欲自相刺謬也。故此欲所嗜。彼欲所忌。饜之所期。壽願所避也。一欲既發。遂蔽心明。詎惟不使視正理。亦特令視是欲所願。而不令視彼欲所憎。使視斯欲之益。不使視彼欲之損。是人欲之微益。恒兼於大損矣。故曰。從欲者。愛其身命。而又憎其身命。勿論修德。卽保身全形。豈不悉在克己寡欲哉。

義美好亡。何也。義思道行。悉由靈神生。邪思回行。由形軀生。兩情如敵寇。相攻互鬪。其一強。其一弱矣。益此必損彼。益彼必損此。豐養形軀者。兼養其

情欲。形軀增強。其邪情回行。日繁日盛。靈神替弱。其善念義行。日少日微矣。經云。厚視其僕者。後必覺其忤逆耳。此之謂也。語曰。鑿腹不抱清念。欲革邪念。而厚養口腹者。猶惡木繁盛而加溉壅也。驢馬厚食之。久習閑放。後載之。必逆而棄任。跨之。必棄主。御之。必不順轡銜矣。若薄食肆勞之。卽重任不逆。行止遲速。惟言警效。不踈鞭箠也。我形軀之情。與驢馬何異。豐育之。久居逸樂。必抗畔不復理命。而反自擅纂爲主。習以勞事。淡泊滋味。其聽從道心之命。必甚易焉。故曰。形軀優樂。靈神遽病。形軀居苦。靈神病愈矣。

聖法蘭濟入道時。求天主諭以精進之術。忽聞有聲云。法蘭濟。避世樂如真苦。抱世苦如真樂。聖人多年如命。旣試其益。曰。天主賜我明悟此理。邪魔正寓於豐食逸樂之中。恣口腹之樂者。邪魔遂輕忽之。敢攻而幾勝焉。南

海島有吞牛之蛇。百獸皆畏避之。無法可制。獨食牛既飽。絕不能動。乘此時一人能鬻截之。修士自辭世樂。而擇居苦處。就食飲如就藥。特取所須。以保身安。揀饑渴之病。邪感之大竇已杜矣。邪魔之煽。誘必希。懼不我勝。而彌攻彌固其功德焉。古賢有言。口者心門。邪魔以饕主口。一切邪情。皆令入心。故饕者。邪魔所加於人口之銜也。隨欲隨牽之。

夫邪魔侵敗我心德。悉由我形。我形詎非我敵耶。我厚養之。實養我敵。而自己爲養我也。謬孰大乎。夫攻敵者。能困圍之。隔絕其食飲。乃能必其勝矣。形軀爲敵最強。欲勝其欲。而不減粗其食飲。殺其強梁。從古莫能克之。今人豈無願勝之者。第欲兼保厚味。大存其逸樂。不舍舊而更求新。豈能就哉。夫減粗肴味。豈獨益於神靈。亦大益於肉身也。神靈或因節德。建功蒙吉。或因饕餮。犯罪受殃。肉身悉從之於行。豈不從之於報耶。

夫樂亦苦種。苦亦樂種。今不以苦栽。後安能以樂收。今樂。後又樂。今世後世皆爲第一。今世滿腹。後世滿心。萬萬不得也。暫饑以得永飽。疇不謂益哉。况我此肉身者。稍若其情。遂以爲例。必且固握。不肯捨置也。先爲之暫寬。後自以爲永規。先爲能免之偶樂。後爲不能免之切須。先爲微娛。後爲重任。可不慎啓其端乎。古有賢人。甚廉於食飲。遘疾。其徒勸之。稍洗腆。病已復故。答曰。爾今以爲暫。恐此身後以爲常。要我勿絕之。難復于故矣。是則外殼愈。而內心疾也。何如勿開其端乎。

甘樂之美好亡。何也。夫飲食之甘。不生於豐腆。生於饑渴也。今人或因病。或因飽。饑渴皆暫止。此時得豐美味。必厭棄之矣。正饑渴者。雖設粗淡味。必甘嘗之。恣饜者。腹恒飽飫。焉能享饑渴所烹調美味之樂哉。故曰。恣樂者不享樂。乃事樂也。廉士必俟饑渴。然後食飲。苟弗得所喜厚具。必俟我不

厭草具焉。中士亦曰。晚食當肉。

色擗加曰。廉士必不犯食飲之持。必用庸常易化之物。食期既逮。特就于食。不就于樂。故饑引之食。渴引之飲。不令旨酒嘉肴。牽我就食飲焉。蓋修士於情欲。不務從之。惟務止之。微物可止之。安用豐美物從之耶。達略西國古大王也。城破國燼。幸奔脫渴甚。于枕骸流血中。得潦水飲之。曰。生平飲水。無甘于此者。此豈潦水甘哉。渴甚。甘之矣。

食飲非樂。乃苦也。人以饑渴爲大苦。食飲能除之。謂樂。旣除饑渴。若遇飽。卽又覺食飲爲苦。而望饑渴矣。食與饑兩苦互相尋。前苦之終。後苦之始。如出火入水。出水入火。俱不可久。俱不可恃。惟天上全樂之域。饑渴之疾。旣去。食飲之須亦已。

夫食飲之樂。微體瞬息之樂也。今人所特重。味之甘旨。喉舌之間。二寸而已。

過是則已矣。寸體之樂。而窮土中水中空中之物。不足應之。片時之樂。而經歲累月不足備之。不亦異乎。牛與象雖大身。數畝之地。足生之。而天下之大。萬物之眾。不足養一人之微軀。何哉。真饑渴不難止。嗜饑渴難止。饑渴不侈奢。饕侈奢。性所須。不勞力而易營。饕所嗜。甚勞力而難營矣。獸雖大身。其食飲特以養體。已饑渴故易足也。饕者食飲以狗嗜。故雖大勞。必不能足焉。語曰。欲食而得飽。勿加殮。惟減嗜。

夫食飲之嗜。非饑渴也。饑渴者。身之實乏。食飲之嗜。饕之偽乏也。彼微食而足之。此愈食愈不足。譬之實渴。與中消之渴。彼飲微水卽息。此彌飲彌熾。故曰。狗饕就食者。以食求滿而益虛。求飽而增饑。以無饑生饑。饑安所底止哉。經云。善者食而飽。惡者之腹。不知足矣。故饕者未嘗能飽。縱得如意。又患不足如意也。得盡如意。又或患烹調不如意也。縱三者皆得如意。又

患無腹能容納之如意矣。非乏糧。即乏棗。非腹大于食。即餒大于腹。非恨食飲不足腹。卽恨腹不足食飲。故曰。世人所稱樂者。稍踰節度。輒始爲苦。又曰。斯身所陳樂者。濁且暫。且貽悔。且非甚廉以用之。遽轉爲患焉。

古有良庖。諸國皆重之。至辣則德國。國主令之速出境。若曰。我國人願其以勤勞致饑渴。以飢渴甘庸常之味。

夫藏粟之宮多鼠。恣饕之心多罪。恣饕必恣貪淫。古賢有言。去饕而貪淫自已。饕之爲主甚侈。非大費莫能給之。從饕者。數月之大勞所萃。不足備饕主之一殮。能不流于貪竊以給之乎。食飲淡泊。淫慾發微。食飲豐厚。淫慾發猛。人減薄食飲。可以消形之邪氣。護形之強。猶當爲之。矧可以消心之貪淫。護其精靈哉。或告一賢曰。我淫慾猛發難制。賢曰。我必不爾。問故。曰。此身我養之甚薄。不令至飽。所思食飲。弗暇及娛樂矣。

夫饗者。亦謂之怠惰之母也。恣饗者。未食之前。食飲之念最繁。道德之慮。無由自入。有益之業。悉不暇爲。食飲之後。腹首俱重。目冥神昏。惟思寢寐。道德願。沈淪不振。有益之業。盡無力爲之。何者。神瘞於果然之腹。猶身陷泥中。莫之或援矣。

聖百爾納箴其徒曰。爾就食時。須念食飲之後。尚須務道德誦念之神業也。以此意豫度量。食飲多寡。乃可令得中。不過節矣。若食飲至前。後度其多寡。則目視色。鼻聞香。口嘗味。皆令人深向之。因而強其胃。懋受之。欲持中。不過。則甚難也。胃受過多。內火不能化。是以其養身者。汚身。厭身矣。內火亦並受損焉。譬之於燭。內心與外膏稱者。膏不淋溢。燭爲明朗。若膏過多。火能溢之。不能消之。則光闇膏溢。燭汚而速滅焉。

饗又能貧人。經云。饗情必致貧匱。聖厄勒臥略曰。隨饗者。形軀及靈神之害。

甚眾。且無論他害。特令人空費天主所賜育身養家遺子孫周貧乏。以贖己罪之財。而致貧乏。亦甚可畏避焉。况斯身形。正爲無底之橐。且凡所盛貯。遽變爲朽污。以貴美物實之。何益哉。色擗加云。爾得飽腹。養身之物足矣。凡腹所受。無論好醜。皆並朽壞之。何必豐美乎。

色擗加云。凡從口腹者。宜儔之鳥獸。不宜儔之人類矣。相彼鳥獸。饑渴旣止。食飲與食飲之思慮俱止。而安享飽飫之樂。亦未有傷食而病者。尙可謂有節也。獨人明知傷食致疾。險危其身。曾不知輟。前嚙未畢。遽圖後食。腹滿欲裂。而慮食若大饑。何也。饜情令人飽中饑渴。固其所犯受罰正義耳。廉士不獨戒嘉味與多食。尤戒因食飲圖樂矣。若食飲不圖樂。雖過節。其爲過微且小矣。若因嗜樂故過節。所食雖賤陋。其爲過尤大。爲真饜焉。故欲識饜與否。勿視所食飲。惟視以何意食飲。與其食蔬飲水以應嗜。無寧旨

酒嘉肴以應性也。鳥獸所食。不若於人。可謂廉於人乎。廉士食飲。我爲口腹主。故食旨不傷其節。饜者食飲。我爲口腹奴。故食釐亦傷節矣。食旨過節。小有辭。食釐過節。尤呈饜乎。

饜患過節。酒最大。酒譬之雨焉。徐徐零。故入土深。能增土膏。若猛而驟。無益于澤。土脉蕩盡矣。節飲之酒。能養和。消憂。增力。外形與內靈咸益焉。過節者反是。形與靈皆溺於酒濤。顛倒迷瞶。目無視。耳無聽。體無覺。心無明。百駭亂營。形與靈皆束縛於酒。固於桎梏。盡失其所爲人矣。故曰。犯淫者生而猶死。酒醉者猶死而已殮也。死者無生。善惡並止。醉者善念悉去。惡念愈生。嘉言懿行盡亡。而妄言回行羣出焉。醒時所必不敢爲。醉則悉爲之。故曰。酒醉者闔門於諸善。而闢門於諸惡。經云。孰爭乎。孰傷乎。孰隕於坎乎。孰目鑿乎。孰不虞之死乎。不亦肆於爵。務飲酒者乎。又云。離智者於道。

莫女與酒若也。聖亞吾斯丁云。酒過節。則奪心。鈍五官。昏靈神。煽淫慾。滑舌。朽血。弱體。銷精神。減壽命。又云。酒柔魔也。甘毒也。飴罪也。服之者。非特犯罪。全是罪也。自以爲飲酒。而實飲於酒也。故經云。子勿自欺。酒醉者。無分於天國也。奈何哉。有人焉。欲醉以解憂。我勸醉以敬客乎。戒之哉。今人設席豐盛。以爲優賓榮己。實則慢賓辱己也。以豐厚待客者。以淫根投其腹中矣。且意彼喜厚厭薄。故厚奉之。正以訕其侈奢。無節廉耳。豈不甚慢之乎。古有賢者。或設席邀之。賢者曰。待我。如以我爲德士。可也。夫我以豐厚待人爲敬人。必也。望人以豐厚待我爲敬我。豈非明顯己之不廉。正自辱乎。瑣加得延眾賓。爲具甚薄。或誚之。答曰。人以待我。我謂敬我。我以是待人。亦意人謂我敬己也。且彼客廉士。不謂不足矣。彼非廉者。我謂有餘矣。

醉者人所自喜之暫狂也。利爵國之法。因醉犯罪。戮倍於常。今大西諸國之法。因醉犯罪。自承醉者。截輕于常也。行僂雖異。法意則同。彼曰。醉爲萬罪根抵。人故飲致醉。是故欲犯罪。罰宜倍重也。此曰。人靈而自承酒醉。是自承爲狂人。辱莫甚焉。遂可當大僂耳。故有志者。或因醉取罪。寧受全刑。不自承醉矣。大西國之俗。生平嘗一醉者。訟獄之人。終不引爲證佐。以爲不足信故也。或詈人以醉。則爲至辱。若撻諸市焉。

夫酒者。俗謂之無舵之物也。海舟失舵。隨風進退。莫能使之正行避險也。理心者。人之舵也。理心以酒蔽蒙。人遂失其舵矣。故口舌容貌。皆隨酒紊亂。而動靜俱失其威重。浪笑戲言。污言詈言羣出。誹言尤多。是且不獨食禽獸之肉。又食人肉。不徒飲酒。又飲人血。易致大禍焉。凡令人漏泄中心之秘藏。莫酒若也。海風入水。波浪湧起。海底盡露。酒風入人。談言之波浪亦

起。心底盡露矣。辣則德中。西古名國也。其俗張筵。客既集。則有監史戒之。曰。此中之言不出堂。有外傳者。目爲卑人也。故彼國有諺云。我憎有心記之客。知酒能亂人舌。令人慢人辱己。輸寫秘密。故酒間所聞言。不令得傳。以爲大戒焉。國事以密成。若機務漏洩。亦易致大亂矣。故治國所最忌者。彝酒也。經云。治國者。勿畀之酒。酒所主。無秘計故耳。今大西諸國之俗。好酒者。不得與聞國事。防不密也。諾瑣王。有他國使臣來。先設盛饌。酒酣。扣之。遂能盡探其心意。及其國之秘計矣。

酒淫。薪也。恣酒不恣淫。鮮矣。經云。慎勿酒醉。淫在其中故也。西國上古之俗。少年及女人。皆有厲禁。勿飲酒。女人飲酒。犯姦也。今世女人或少飲。甚希。女而醉。古今未聞焉。男子未三十。亦不得嘗一勺酒。蓋少年及酒。淫之兩翼耳。年少者。內火方熾。淫慾怒發。猶且難防。飲水減之不足。矧加酒以益。

火乎其慾念淫行可絕。貞德可翼哉。豈必少年。凡有志絕淫守貞者。皆視酒爲貞德之毒。非因疾弱。萬萬不獲已。必弗嘗之。

酒入適心。心者諸情欲之地也。心血以酒熾。諸情與俱熾。始滅者復生。已生者增力。皆勃發焉。是以酒盛者。喜怒淫慾酷虐傲妬。諸情皆縱。理心爲酒烟蒙蔽。不能盡用其力以防之。罪益增。德益消矣。夫酒爲諸德之敵。諸惡之媒。而人不知以節用之。哀哉。

酒能傷心記。故健酒者健忘。又損神智。令人昏愚。經云。樂酒者不能成智。又云。智者不索與務逸樂人之地。諺亦曰。娛樂之城智無寓。何也。果然之腹念慮不精微。故不能澄澈奧遠之理。撒辣滿西國宏智之王。曰。我思遷心於智。故誓絕酒。酒人者心恒昏昧。雖積大智。亦不能用其智。心意口言。弗智所令也。酒所令也。

海舶風波之險。舶師尚能用智。設方略。揀之。遇劫掠。能力敵之。若多滲水。載物過重。雖風恬海靜。師智船堅。役眾藝精。亦自以本任沈淪。終不能揀之。恣饕之人。腹果於酒肉。善念規勸。羞忤地獄之畏。天堂之望。與凡一切迪善董惡之道。悉不能動其心。而念慮願欲。靈神與形軀。皆沈於罪海。莫或能拯揀焉。

夫食飲無定度。特取所須以益心力。保康寧。斯美矣。定所須。勿聽饑渴。何也。壯強者饑渴之嗜。恒過所須。試聽從饑渴之嗜而食。食已必過飽。胃氣亦不能盡化。不聽饑渴之嗜。食不至飽。食已必不饑。自知足矣。而胃氣愈強。乃知真饑渴所須有限。過此以往。皆饕嗜也。是以欲止饕者。宜漸次度量。詳審究察。本身所須。應多應寡。覺多則減。覺少則加。持中而止。求定所須。勿竢食時。宜先自定。既定之後。萬勿爲僞饑渴所欺。美味所牽。致令踰限。

可也。

聖意納爵箴其徒曰。爾能辭甘旨。習食飲蔬惡。克饜愈易也。卽食佳味。不能全消其味樂。能減耗之。亦可矣。問減耗之道。曰。就食。必豫備食時所思道德之事。聖賢之德行。或使形與神各得其養。心有所思。向道德之事。必不復傾於食飲。而益減其娛樂。絕其流於饜之幾焉。且量定所當食飲。必在不饑渴之際。至饑渴時。萬萬勿違之。

古賢篤羅陡者。有多少年從游學道。覺其食飲過度。欲節之。初任令食。後稍減之。匝月。問饑否。曰。初減時稍饑。今已習不覺矣。次又減如初。漸令歸節。不自覺饑苦焉。

聖未曾德。亦箴其徒曰。多味至前。爾取嗜所不樂。舍其所向樂。以克饜可也。其徒曰。物皆天主所造。用以養人。奈何舍好取惡耶。曰。天主造多味。如大

王宴設也。多寡豐約。豈以賓客所當食飲爲度。特以其至尊富。所應借爲度矣。天主博造嘉味。以顯全能。敷布其無量德也。令人感其宏惠。因而愛事之。且令人取舍其中。以克饜習節也。若無此眾多味者。人無從得饜。是天主自節之。曷顯人之能節乎。

夫人因向物樂過當。得罪物主。今舍不犯義之物樂。以督責所取非義之娛。贖其罪負。感天主赦宥之。不亦宜乎。聖亞吾斯丁云。絕酒肉及諸美味之意。非因物有惡不可食者。惟以督謫本身贖其罪說也。人自知犯罪愈多。且大。愈宜斷娛樂。旣違於大。曷不自責於微少。因饜背天主。離於道。固當因饑渴之微。責令復向天主。歸於道矣。

不獨責已違之罪。亦防未違之罪。聖厄勒臥略云。不流于非義者。獨能節用其義者是也。聖亞吾斯丁云。辭謝嘉味。恐厚育形質。並育其邪情。形腴情

壯。故難敵矣。形質猶地。地本沃饒。復加溉壅。其生物愈繁碩暢茂焉。地瘠少壅。生物亦且簡微羸瘠也。食薄形懼。情欲雖發。替弱易克耳。食豐體充。情發甚猛。難敵矣。

饕情忽發。宜思世間貧匱者甚多。冀得疏糲充腸則爲大幸。爾應饕一殮之費。足抹多人之饑。爾一人饕。不令多貧人饑乎。天主賜爾大財。爾據以恣饕。用天主之恩。以違天主。背本負恩。罪孰道乎。天主生爾。欲爾勤於爲善。以事之。爾念慮。爾功業。悉在供口。年月時刻。盡用樂腹。爾奉腹如奉天主。腹爲爾天主乎。盍思凡聖賢德士。今與天神同福者。皆由減耗食飲之樂。忍饑渴之苦。僅乃致之。爾終年務饕娛。與聖賢異行。能與同報歟。奚啻不蒙天報。亦緣微體之暫樂。致全身之永殃。不思甚哉。

論節德

人於萬類中。天主獨爲之大其身。小其口者何。非以徵其宜節廉於食飲乎。禽鳥逾薄食者。翼逾長大。能迅疾且高飛。多食如鵝鶩者。最肥。恒地居。翼不能舉其身也。人心之翼者。念慮願欲也。食飲多。身厚。念慮願欲皆重濁。其勢下墜。不能自舉向上矣。食薄者。身軀疾。氣清。五官有力。心靈明朗。念慮精微。能通豁奧理。能思天事。願欲清潔。不染下土之塵垢。進善無滯閔。而心自向於天主。冀天上之常命。識天主及己益明焉。

食飲者。我肉身所資以存生也。故爲吾人所不得不償之稅焉。償稅者。旣滿所負。肯多償乎。夫食飲之須。恒兼於樂。故其食飲者。爲應性須邪。爲狗饕樂邪。最難明之。饕嗜屢竊假須之貌。令人疑爲應性須之節德。而實狗饕情之罪譽也。故饕者。正道中之盜。未易避焉。聖亞吾斯丁云。饑渴性疾也。用食飲之藥治之。第身負饑渴之苦。恒求厯飽之安。嗜樂遂中道迎合之。

令以身之須。掩飾饕嗜之樂。而令天主所賜以球形疾者。自用以傷性喪德。可不慎哉。

經云。殺味至前。節用之。慎勿過多。致視爾者之憎與愾也。同人食。後人始。先人終。節士於食飲際。所宜視有四。一曰時。節士之食有定候。非大故弗違之。經云。有國者。其尊人巨室。食飲有定時。弗違之。其食飲不圖應饕樂。惟應性須。止有幸之國耳。一曰味。節士得可食飲之物以爲足。弗選也。偶遇甘旨。不棄。惟恐卽于饕。加意節用之。增于美減。吁數矣。厄被古西國無賴人也。一意求樂而恒蔬食。或問故。答曰。膏粱甘羶。我甚樂之。第求備之勞。勝食飲之娛。姑置焉。一曰幾向。節士就食。宜思並設兩客也。肉身一。靈神一。各食其味。芻豢蔬素。養肉身之味也。節德養靈神之味也。食飲以節。形飽於形味。神飽於神味。各得其養。皆安靜受益焉。食飲無節者。肉身有有

餘之患。靈神有不足之患。皆受損焉。一曰狀貌。節士食飲。如口腹之。雖
饑餒。不使牽誘於食飲。而喪儀失度。無節之人。食飲至前。威容則紊。朶頤
延頸。攘袂振臂。肴羞杯案。欲并吞之。身居一席。其手與目。旋行諸方。眈眈
旁睨。如將攻城而揣所從入也。此皆著饕之跡。節士所宜避焉。

夫節者。滅我淫火。拒彼邪魔。勝其煽惑。破其計謀。箴疴私欲。使服於理。祛形
之濁娛。致心之清樂。抑傲揚謙。悔罪。啓心之暗昧。策怠惰。減寢寐。令人富
于時。保身之安靜。消身之邪氣。延壽期。感天主之慈。蒙罪赦。釋罪罰。消諸
惡。增諸德也。人情貪得。多以應口腹之嗜。口腹之嗜。以節克之。淡薄自足。
貪吝之根則斷。雖貧亦安矣。淫欲之火。以饕爲薪。饕既克。淫欲息滅也。故
節謂之貞德之旌。絕饕者。貪吝淫諸情并息。心愈靜于妄念。愈觸于穢欲。
思道益明。精進益速。無沮闕焉。故節德謂之智母。諸德爲肴。節德爲肴心

之鹽。能令堅久。不致敗餲。生邪念穢欲之蛆也。又謂諸心與身疾之良藥也。且無論修道務克己之士。試察萬國人。雖甚愚無知。凡遇不虞之變。或畏天殃。或感格天主求罪之赦。早禱雨。雨禱晴。戰禱勝。與夫一切禳禍致福。興作大事。皆知減麤食飲。持齋最虔。故其間能濟大事者。無不減損肴味。以齋食自苦而成就焉。鳥獸昆蟲有無目者。無耳鼻者。獨口啖體覺二官。雖甚微之蟲皆有之。乃知二官最爲鄙陋焉。他官與物接。能自遠趨向之。二官獨否。非物狎近之。不能向覺之也。稍遠焉。娛則已矣。故其樂最短最濁矣。人深思節德之善妙大益。比饗樂之污醜短隘。非大愚焉。忍以此易彼哉。

節德之行不一。或絕諸種美味。或食飲甚薄。不至飽。或獨食果核飲水。或獨食蔬菜。不下鹽鼓膏油。或絕酒肉而齋素。皆節根之枝也。此都爲形軀之

苦未審是德。審是德與否者。更視趨向之志。若節食以衛身保命者。縱不爲惡。特愛己之情耳。若以省財釣名。屬傲貪矣。若以贖罪責。克邪情。助德修。此則天主所愛。眞節德也。眞節德者。旣戒食飲過多。又戒過少。旣以節克多食之過。又以智克少食之不及。令就中也。食飲過多。則肉身距違。不若於理。過少。則肉身弱。不能輔神于行德。其害一也。是以齋素之食。與凡節德之行。非以傷生滅性。惟以去罪滅欲。能滅罪消欲。不及損身沮義行。智士之齋己。故曰。肉身須以味衛之。勿隕。亦須以齋抑之。勿抗也。齋素而兼善德爲德節。素食而兼罪惡爲罪翳。不去心之罪污。獨以齋食勞身。何益耶。戒人所可食之味。不戒所不可爲之慝。可謂德歟。聖百爾納云。口腹犯罪。獨齋可也。苟他體各造罪。盍目齋于邪視。耳齋于謗聽。舌齋于詆毀。手齋于妄作。心齋于欲罪乎。齋心不齋口。猶耕耨近田苗之地。而棄田苗。

矣。是故齋素者。以淨心奉之。天主喜而受之。若心穢者。猶供嘉果而盛之。穢槃爲敬耶。褻耶。身瘠于齋食。心滿于倨傲。口絕于醇醲。心醉于忿憎。豈天主所喜齋歟。齋食者。須兼之利濟。爾節爾食。以食貧乏。節惠具得。貪饕并除。

或問於余曰。稽古我先聖賢。其齋也。止以滌除所難免之瑕穢。蠲潔其心。以虔事上帝。祭上帝也。佛教入我國之後。不然。皆勸食齋素。不如葷。其志意則戒殺生也。蓋曰。前後萬世之人。與諸畜生。轉輪變化。前世爲鳥獸者。今世或爲人也。今世爲人者。後世未必不爲鳥獸也。因信此說。謂殺鳥獸者。其陰禍無殊殺人。故戒殺鳥獸。無殊戒殺人。其說正耶。其志意善惡。貴國必有定論。幸以教我。

余曰。變化輪迴之說。有所自始。昔我大西之東境。厄勒祭亞國。亞德納城。有

彼達臥辣氏者。始造爲之。因而流傳於世也。爾時亞德納城。多有名士。皆能格物窮理。分別正邪者。大詫其說。目爲狂誕。問之何故。忽創此言。答曰。世人往往恣惡不返。久矣。我痛其惡。創此說以懲之。諸士謫之曰。天主自有能勸善。能懲惡之正道。世人尙背違之。而肆爲惡。爾以無憑之誕言。圖令創懲不悖哉。世惡不可懲。而更遺此邪說流傳於世。以欺人亂正道。斯實天主及萬民之罪人耳。今我大西諸國。凡指一言一事懸空無憑者。皆目爲彼達臥辣夢語也。

夫不殺生。不爲德。亦非罪。殺生不爲罪。亦非德。仁德以愛天主爲主。次則愛人。廣此仁。俾及物。愛物亦真仁之徵印也。若特向物之愛。是爲仁影。豈真仁哉。

夫鳥獸疑爲人類轉生。愛不忍殺。斯因矜愛人。故矜愛鳥獸也。則其矜愛人。

必倍至矣。今不忍殺生者皆然乎。甚不然也。憐恤鳥獸。酷虐人民。遇捕獲生物。捐貲贖之。收養之。放釋之。至小民之困苦饑寒者。行乞者。曾不反顧。跡之甚遠。乞之甚悲。恬然漠然。莫捐半菽也。卽有施予。豈緣愍其患。止以杜其煩擾耳。一錢半文。投擲於地。令俛拾之。視人如犬耶。或益以詢辱。豈施予哉。小西洋者。中華所稱佛地也。余暫居數月。熟稽其道言。審其行跡。以愛愍鳥獸爲一大事。建巨室崇壇邃宇。廣儲錢穀以養鳥獸。走人于四外。徧索諸鳥獸之老者病者。舍之養之。病死瘞之。病瘞釋之。至窮苦之民。老者病叫號者。僵仆地者。何論存恤收視。亦莫之盼睐也。余異而問之。視鳥獸若此其重者何。答曰。恐其爲人類轉生。故矜恤舍養之。余曰。然。因疑人類轉生。故愛禽鳥。蓋尤愛此見生未轉之人乎。抑爲其鳥獸轉生也。故不愛其人乎。曰。吾不識其是否。第從上以來。用是傳之。我用是守之耳。默

無他答。懷慚而退。嗚呼。譎哉。邪魔矣。迷惑人心。必假善迹。令人以德貌自安自足。不復求真德也。矜恤鳥獸。自以爲仁。而天主所命。古今諸國聖人所訓。本性所具。仁愛哀矜同類人之真仁。旣不能致行之。亦并不識之。不悟慈愛物不足爲德。不慈仁人足爲罪。不悟天主不因殺鳥獸罰我。而因不愛人甚罰我。悲哉。非獨此也。凡信輪迴之處。貧人生子。或慮養育之難。嫁娶之費。輒殺之。曰。吾生爾貧爾。願爾死。蚤託生貴富家。正爾福也。痛哉。中土聖賢。言親親而仁民。我西國論殺至親之罪。甚於殺人之罪。奈何哉。以僞慈之貌。飾殘賊之心。借虛誣之言。掩故殺之辜。緣貪吝之情。忘父母之慈。謬孰大乎。則此諸被殺之小兒。非輪迴轉生之一言。爲之方斧方刀也哉。語悉愛人慈人。行顯憎人害人。此謂外襲羊皮。內懷狼心。正邪魔詭人類之酷計也。此則信輪迴因果之明效矣。

夫信輪迴轉生之說。既不足迪善董惡。亦反逆阻行善之途。平開恣惡之路。何者。欲爲惡者。持此言懲之。不欲爲善者。持此言勸之。彼將曰。爲惡無他殃。爲善無他耐乎。禽獸者。方其爲禽獸也。自適其性已矣。安樂於我矣。夫安知前身之爲人。後身之爲禽獸。而以爲苦。亦順其性已矣。縱轉爲鳥獸。曷足畏哉。若是行善益怠。行惡益無忌矣。世有懼變鳥獸。而置所願爲之惡行。所不願行之善者。余未見其人也。信輪迴者。肯內求諸心。實究圖之。自足爲證。何至溺所聞以自欺乎。道德之士。遭世不虞之變。必反諸己曰。天主降我此苦。用以罰我罪。策我怠矣。猛省過讐。嚴督其倦。勤於善。痛悔改圖之。或疑所循道非正。所行善非真。則虛心質之天主。望開牖其愚。徵之聖賢先覺。求引翼其行。是因世患致真福也。信因果者。不然。遇世之變。不反諸己。不省行事。不疑道術。惟曰。前因不善。受今果報矣。目前顯明之。

罪惡棄置不顧。不復改圖。而轉目視未經之冥世。未犯之虛罪。豈非邪魔
陷人於萬罪之窠。而不令自覺之至計哉。因果之說。可謂勸善懲惡者乎。
夫據因果之說。甚惡人當轉爲甚惡獸也。則習殘殺者。當爲獅虎屬。其次者。
當爲牛馬屬矣。夫論性。彼鳥獸之類。皆安於本性也。論情。卽馬牛之屬。生
平受束縛草食之苦。耕駕負任之勞。正於諸獸中爲最苦耳。獅與虎。人獸
皆畏避之。生平閒放。略無愁苦。其安樂不十倍馬牛乎。夫據義。卽最惡人。
當受最重罰。據輪迴法。卽最惡人。受最輕罰。豈天主全智。所建生死大道
公義。正惟愚人所爲悖道非義之蠢計耳。

夫彼淪畜道者。自知先爲人類。今以罪。故罰爲畜乎。如曰。不知。必也。以畜性
自適。不自知罰矣。且不願變其本性。易人之性也。不自知罰。其所以受此
罰之心與罪。又安能痛悔。悛改哉。罪不痛改。不去。罪不去。變畜之緣。不滅。

變畜之刑。奚能自釋止哉。豈非淪畜道。竟無法可轉爲人乎。或曰。以受苦難償罪。罪贖。刑已矣。余曰。我聞艱難之忍。足動天主之心。能贖罪消刑。未聞艱難之任。足感天主之心。贖罪消刑也。彼淪畜道者。不謂艱難。不識善惡。無意堅忍其艱難以贖罪。焉能蒙罪之赦。釋刑僇而轉爲人類耶。

如曰。自知昔嘗爲人。今以罪罰爲鳥獸。必也。以爲大苦難。其靈神居鳥獸形中。不勝憂懣哀悲。苟冀一死。則能脫乃禽之形而轉生爲人。必不以見殺爲患。其視見殺。猶破狴狂。見天日。企足引領。惟恐遲遲也。又曷爲戒殺之乎。若云。能覺憂樂。必亦能覺善惡。知建功犯罪也。假令最惡人。習于殘殺。旣轉爲獅子虎狼。旣知爲前生作虐。今生受罰矣。又復肆其毒害。搏攫撿噬而增其罪。死後又變爲何物乎。虎狼爲知善惡之物。必亦知畏知望也。蓋建之懲惡勸善之法。蓋與之明師。引之循善避惡乎。蓋立之官司。以定

其褒貶賞罰乎。既不能然。任其增惡。必不當復轉爲人。豈不令世人日少。禽獸日多哉。然而禽獸不靈於人。人不能知前生之事。則禽獸之不知而自適其性必矣。爲禽獸樂也。不殺更樂也。是畜道爲樂境也。

人所爲善惡。靈神爲主。形軀共之。其報應也。則靈神與形軀兼受義矣。世之富貴安樂。貧賤苦難。悉屬形物。故皆爲形軀之禍福。非靈神之禍福也。若以爲德與罪之報。彼爲善爲惡之形軀宜當之。今人形軀徂謝即殮瘞。數日則腐朽。永年不復離于棺槨。則爾所言轉生他處者。固非彼爲善爲惡之形質。乃再造之形質矣。夫爲善建功之形質。腐朽于此。不爲善不建功之形質。蒙福於彼。此形質犯罪。彼形質受殃。人聞之愀然不忍。豈天主至公至平之義哉。

人行事欲知真善與否。在其志趣也。爲善以遵天主之命。行德爲德之美。則

真善實德也。行德以冀名冀財。詎真德。正屬傲貪矣。以世之富貴安樂。定善德之報。則令行善作德者。因而冀望之。是其善德。徒善德之貌。實貪傲之性也。善德之性。以忒志先喪。不免永殃。矧蒙吉祥之報哉。况世間諸罪惡之根。抵有三。一好財。一好貴。一好安樂。人所爲大小罪惡。悉此三根萌也。拔此三根。功德乃成。人爲善而以轉生於富貴安樂處。定其報。則用其所必絕以爲善者。而報善也。是因爲善而投之喪善敗德。陷於萬罪之窞也。詎天主酬實德之報。正邪魔忌德喪德之上計耳。

信因果者。旣無明理可據。則圖以事跡驗之。旣不能徵之以理。則圖徵之以目。目曰。某所某甲。生而能言。曰。我本某家子也。此非我正父母。乃託生父母耳。又有能憶能言前身事者。是類甚多。非輪迴顯跡乎。

余曰。明理所不足徵之事。徒目不足徵之。矧正理所謬事哉。天主賜人目。特

以別色。目利甚微。或因疾病。或因物遠離。或因隔氣。物疏密。屢致大謬。以黑爲白。大爲小。直爲曲也。邪魔欲欺人。亦能變物色與物形。亦能昏迷人目。令視虛影爲實物。恃目別色。猶且謬誤多端。豈可恃以徵事之實理哉。據目棄明理。據明理疑目。孰非孰是乎。况所言輪迴顯跡者。此人言。又據彼人言。彼人又聞之他人言。展轉相信。實無有明視一人之輪迴者也。此獨耳爲證。又何嘗以目證耶。

夫正道易明。雖愚夫自能悟之。輪迴之說。萬國之民。未有能悟之者。聖賢明道之士。又皆刺譏之。勸人勿妄信焉。正道亦至公。天主欲人人知之。是用隨時隨處。見明驗著顯跡。今覈佛教未入諸國。所紀開闢以來。未見未聞。有一人輪迴者。其間天縱神聖。亦未有言輪迴者。佛氏獨自輪迴。語曰。自訟自證。人必不信。輪迴之說。佛氏之訟也。輪迴之證。佛氏之徒也。流誑甚

易。曷足信哉。行非禮。罪也。信非義。豈不爲罪乎。輪迴之說。至暗至私。絕不合理。多瑕。曷易攻。此真邪道之跡也。何足信正耶。信正之。能免輕信邪語之譽與僂歟。

輪迴之說。果有之。則自開闢以來。一靈神所經世界甚多。所見事所識人甚衆。竟無有一人能記一事。能識一人。而佛氏獨記其事。識其人。豈衆人獨善忘。佛之徒獨善記耶。抑佛氏獨智。而餘人皆愚乎。我明知己及衆人皆不記。不能明知。彼一人獨記。何必疑己與衆皆善忘。而不疑彼一人語。爲誑語乎。

夫天主定善惡之褒貶。固以罰己犯之惡。賞己建之功德。亦以董未犯之惡。迪未建之功德也。若輪迴之變。實天主所設。用以勸善懲惡。必也令人憶樂而望之。憶苦而畏之。其善與惡。乃能勸懲矣。若令全不能記憶。善亦不

足勸。惡亦不足懲。終何益於我哉。

若言前生爲某家之子。今生我者非真父母。惟托生之父母。更誕語也。人有神靈。有形軀靈神者。天主自無中造有之。與父母無預也。惟有骨肉之身。由此男此女得之。故爲我父母也。夫今生之肉身。異於前生之肉身也。前生之肉身。由彼男女得之。故實爲我父母。今生之肉身。由此男女得之。曷獨不實爲我父母乎。若今身之父母。非真父母。乃托生之父母。前身之前。又有前身。前身之父母。又不能爲我父母也。縱有生而爲此言者。正爲邪魔誘人。棄父子相愛敬之正道。惑人心怪妖之語。豈輪迴之實徵哉。

或曰。輪迴爲虛誕。是已。敢問生死正理何如。余曰。靈神肉身。兩者締結成人也。一肉身旣成就。天主從無中造有。一靈神付與締結之。人之性始全焉。此肉身之前。未嘗有此靈神也。是以凡人之靈神。初生時。絕無知識。後隨

目所視。耳所聽。日漸滋長。其所曾知。曾識焉。人既死後。雖甚惡者。其靈神萬世不能散滅。又不能轉生輪迴。乃隨死候所就。或善或惡。遂入其報應之境耳。既入此境。永不能復出。所受苦與樂。甚大無極。非世間苦樂。所能比其萬一。且非人心所能思。世理所能論也。此則天主所訓古今萬世。聖賢所信於己。所傳於世。不可易之正道矣。其他邪說。悉邪魔誘不肖之人。傳貽於世。以紛亂世人。使淪溺于罪也。其計甚秘。稍似實理。非天主牖明我心。難以盡識。罄避焉。蓋乾坤有主宰。人物之主。世間有善惡之人。必有賞善罰惡之定法定所。卽所謂天堂地獄是也。邪魔懼人篤信此實理。必能去惡歸善。則令佛氏雜之。誣語多端。俾人雖信有天堂地獄。不以爲甚。可畏望而輕忽之。又作瑜珈邪法。謂捐少財物。卽天堂可倖致。地獄可倖免焉。又令兼之輪迴畜生之說。俾人悟斯爲虛誕。并天堂地獄之說。俱當

無憑。特寓言勸誘而已。既不能信實有天堂地獄。則無所謂望於死後。去死後之畏與望。卽世法之賞罰。必不能稱人之善惡。使人肆于惡。怠于善。豈不日深歟。

七克卷之五終

平妬小序

夫妬者。滿腔皆殺機也。包蘊諸毒叢千。一心伏弩藏機。見影卽射。懷刺挾刃。遇勝卽鬪。妬名有十。傾危也。伎僕也。憤張也。賊害也。矯誣也。讒毀也。兩舌也。訟爭也。讐狠也。兇貪也。無非妬也。晝夜相代。營構不息。總歸于攘奪一念耳。不攘不奪不妬矣。仁德備眾德。妬惡亦備諸惡也。諸惡顯顯可坊也。妬惡隱隱必中矣。諸惡淺淺易釋也。妬惡深深必危矣。諸惡發發如其惡而止。妬惡發發無噍類矣。人知遠惡。不知遠妬。人知惡人爲惡。不知妬人備眾惡。人知陽

善陰惡。不知妬惡極陰無陽也。一切惡心。皆從妬起。一切惡事。皆從妬造。或曰。妬者無徒矣。余曰。妬者無親無尊。何止無徒。無親是無父兄也。無尊是無君上也。故曰。妬者滿腔皆殺機也。龐子平妬切中人情。深入肺肝。妬者讀之。泚然汗出。妬病其瘳矣乎。

江東崔涓撰

七克卷之六

西海耶穌會士龐迪我撰述

平妬第六

妬如濤起以怨平之作平妬

妬者何人福之憂。人禍之樂是也。妬者傲之密侶。相求不離。計念人惡。訾毀人非。幸人之有災。凡此諸惡。皆妬之流也。

他情雖大。可鎮於內。使不著於外。雖傷心德。未必傷身安。惟妬情一起。目瞠面黃。唇顫齒切。言獠手鷲。體寒神憂。通身皆顯妬形。皆受妬害矣。經曰。妬者必不享其命。而先以憂終。

色擲加曰。真福益公益美。且曰。爾有吉祥善事。而無伴侶同享之。尙不足爲福。妬者反曰。福益私益美。與其得伴侶。寧無善事。西土有兩人。一甚妬。一

甚慳。俱聞於國。國王賢者。設計以探其情。召謂之曰。任爾所求。我皆聽爾。先請者祇一。後請則倍。兩人各遜居後。欲倍之也。王命妬者先。妬者締思曰。願王鑿我一目。此何意。王言倍必倍。王命先不敢不先。已不得倍福。寧令人得倍禍。鑿已一目。易人兩目。深于妬矣哉。

人有他惡。其心飴然甘之。而後從之。盜有財貪。淫有色貪。類然。惟妬悉爲憂愁。悉爲痛苦。了不受樂。而人猶從之何哉。人從他欲者。以目前暫樂。易死後永苦。從妬者。以目前重憂。并死後永苦。故曰。妬者有兩地獄。生一。死一。死。魔爲掌戮。生。妬自爲掌戮。

妬惡於怒。人先傷我。我則怒之。我怒由彼。惟妬一情。悉出我傲。恐人以德福勝我。而願敗之。

他人福樂。妬者視之。與己之禍灾等。故昔賢遇一善妬者。面憂色黃。問之曰。

爾遇不快事。抑他人遇快事耶。巴辣多曰。我願妬者。具千耳千目。使聽視衆人之德福。而憂無已焉。

妬人者。恒欲勝人。其自視也。勝萬萬人。不爲樂。不能勝一人。爲不樂也。多勝人之樂。不減一勝己之憂。夫妬者。人在上。妬在上。人已等。妬其等。人不己若。又妬其或己若也。盡人讐之。獨居無朋。上鬪不循于理。外鬪不容于人。內鬪不休于己。雖全得世間所爭羨愛者。亦爲天下無福人耳。

妬惡於吝。吝者忍弗能予。亦不計人予。妬者自不肯傳達其福。又不喜人傳達之。天主以賜爲心。故美好吉福。恒願傳致人。其念至公。故不計人善惡。日月均照。霜雨均潤。妬者喜人凶。憂人吉。以奪爲心。惟願天主願己棄人。慈己怒人。豐茂于己。吝嗇于人。與天主正相戾焉。天主至公。故至善。妬人至私。豈不至惡乎。仁者愛慕天主萬物之上。愛人如己。故見人凶惡。如己

凶惡。痛憫欲拯之。見人德福。如己德福。則悅樂。而讚美天主爲諸德福之原。且愈愛其人。故以人德福爲己德福。妬人不然。見人福。爲己禍。見人禍。爲己福。自有。人亦有。不爲福。自大。人亦大。不爲大。自有人盡無。自大人盡小。乃爲有爲大矣。故以人之德福爲己禍。厄勒臥略曰。妬人者。以人光自闇。以人樂自憂。以人善自惡。以人安自病。以人生自死。悲哉。夫憂樂好惡。同者爲友。惟邪魔甚惡人。吉喜人凶。妬者悉與同之。不亦魔之徒乎。經言。天主謂其徒曰。爾能相愛人。乃識爲我徒。邪魔謂人曰。爾能相妬。則徵爲我徒。夫魔雖妬。妬人。不妬魔。妬者。妬其同類之人。不已甚乎。

傲情雖大。遇讓則止。怒心雖甚。值謙忍則息。貪念雖深。得財暫輟。諸如此類。尙爲可救。惟妬不然。忌人德福。故隨人德福。與爲滋長。爾愈忍。妬爾能忍。愈謙。妬爾能謙。不及喪爾德。滅爾躬。不獲息焉。夫妬人財物勢位等。可退。

舍以止之。若妬人之善。孰肯自喪己德。捐己命。以救其妬哉。

榮之實。功德而已。智者厚其德。豐其功。榮名自隨。故他人所有所得。不羨亦不妬。妬者願得榮名。而無榮名之本。故其求榮。惟欲辱人以榮已。抑人于下。自抗其上。塗人以濁。自居其清。臨深爲高。損人自益而已矣。

他情雖惡。其牽引人作害人辱己之事。未若妬情甚也。昔賢友數百人。遁世修道。中一少年甚盛德。名曰巴孛。有妬其德者。欲伺隙讎之。不得。則以所業簡冊私投其室中。於眾會時。佯亡其書。主者異焉。令二長年偏覓之。得諸巴孛之室。眾益異之。或曰。作此污行。向所爲德貌焉耳。巴孛不辨。亦不承。惟跪而求赦。主者依法罪。責之。斥不與會。浹旬日。妬者自謂得計。快甚。邪神忽憑焉。盡道其前事。眾而後服巴孛之誠德也。天主亦賜焉。以誠德之徵應。蓋眾共禱祈。哀此妬人。免其患害。不得。巴孛控首請之。邪神去之。

鄙哉妬人也。不能以真德自伸於人上。圖以假惡屈人於己下。竟不能逃。天主降監。而善人之德名愈彰。己之妬惡愈顯焉。蓋盛德令名。皆天主之恩。妬者忌人有之。是忌天主授之。故爲天主所惡。目前每亟罰焉。微獨死後永罪矣。

惟妬至愚。謂其不諳情理。不明損益之類也。若妬人形福。則富貴安樂。人有之。不奪我。人失之。不必歸我。矧妬者欲損人益己。人未必損。己無不損。妬何爲哉。若妬人才德。則才德路甚寬。舉世之人同入焉。皆容。各取焉。皆滿。彌散焉。彌長。譬之于燈。以一燈。燃千百燈。分光愈多。本光不少。是才德在人。爾能取之。曷禁于爾。才德在爾。爾能分之。曷妨于爾乎。妬何爲哉。

戒計念人惡

善人者。萬人之鏡也。對照己惡而去焉。如貧人遇富。以富對照。遂見其貧。妬

者不喜思人善。不於人善求照。而於或細缺。或微污處視之。是破鏡也。昏鏡也。得自見其醜乎。不惟不照已醜。且彌益妬惡。如藥火。以水爲薪。愈灌愈熾。如鷓鴣鳥。以日爲翳。愈明愈昏。

凡人以心揣事。如玻璃觀物。日光從玻璃出。無物不似玻璃色者。心從仁出。無事不受仁性。心從妬出。無事不受妬性。故仁與妬。俱如猛火。草木遇之作火。金石遇之作火。試仁人。見人善。必信之。見人惡。必解之。卽有惡形。曰。彼貌然實有惡徵。曰。意未必然。意惡矣。曰。是偶然。至不可奈何。曰。彼豈迫於勢。我當之。且甚焉。是者見人惡。亦動我仁。何論善。如蜂然。花雖苦。幸取之作甘。妬者不然。見人惡。嗤之。見微過。以爲重罪。見人善。必疑之。或曰。貌然非真。或曰。偶然非堅。或曰。勢然非常。是者見人善。亦增我惡。何論惡。如蛇然。花雖甘。食之作毒。卽德真實堅甚。妬心不已。必黽勉尋求。曲處一肖。

善之惡以浮之。謙謂卑下。忍謂怯懦。勤于修。謂飾德。廉于取。謂釣名。簡嘿者。謂愚純。明辨者。謂浮誕。正直者。謂亢厲。慈凱者。謂柔靡。莊敬者。謂矯飾。和霧者。謂委隨。好施救人。既謂妄費。少施節用以自給。又曰。吝嗇。蓋心猶準也。度人猶度垣也。以正準度垣。彌正彌累。彌堅。以邪準度垣。彌邪彌累。彌危。故以妬心度善事。人愈增善。我愈增妬。妬逾增。德逾傾。

他人善惡。最爲難斷。蓋事之善惡。原本心意。心意如日。日明。全身明。日闇。全身闇。不先照心意之邪正。安能正斷事之善惡乎。夫人心秘藏。非天主無量之鑑。不能窮探之。故其真僞善惡。獨天主能悉審而正判焉。聖經曰。未至其時。勿先斷人事。俟主來時。照幽隱中蓄藏。宣露諸心之擬意。乃各得其讚美於天主也。故凡以外貌微跡。輒斷定隱惡者。皆僭天主之大權。全能。做罪孰甚乎。經曰。以善爲惡者。與以惡爲善者。天主俱甚惡之。爾一見

惡象遽決真惡。豈能不誣而以真善爲惡哉。偶或不誣。而事情未明。輕必人惡。獨非罪乎。夫人以平心決斷人事。猶患多誣。何況妬心。極能翳心目。不使見真僞乎。

夫是人善矣。爾以私憎視之。遂惡。試以移之乎交。爾復視果惡否。或以私忌視之。遂惡。試以移之本身。爾自視果惡否。且爾偶見人一不善。其貌雖肖。其意未覈。曷能遽決真似乎。卽真不善矣。反視己之多。且大不善。而曰我不忌己之多。輒忌人之一。可乎。或問一賢者曰。嘗動我心。思人過惡。何故。答曰。爾惟不熟於觀己而已。昔數友同居修德。有犯罪者。捕致大德。每塞求判其罪。每塞持囊沙負之行。人問故。答曰。此我罪也。我罪鎮我。未能盡識之。盡除之。何暇判他人罪乎。加當。西國名君子也。有妬者曰。加當暮夜恣食飲。曷爲君子。則有解者曰。加當旦晝勞勤心力。綜理國事。爾何不聞。

乎。見夜影。不見日光。爾目不病乎。一加當也。妬者獨見其細忽。以爲不足爲君子。不妬者。并亮其無遑休憇之故。以爲不失其爲君子。

西有近達襪爾者。誠德人也。見人貧。則曰媿哉。我安得輕世如是人也。見人富。則曰媿哉。我安得守德。如是人之守財。見婦女盛服修飾。則泣曰媿哉。修心悅天主。安得如是人。修容悅世乎。生平如此。洎死。兩目爛爛如星。其友恠之。思其故。忽聞有聲曰。是人生平見人。未嘗不以爲善於己。夫惟生之目獨受善。故死之目不受暗。

戒讒言

契理瑣曰。思人汚行。汚其心。言人汚事。汚其口。如竊人汚物。而以示人。爲辱人耶。辱己耶。

造毀者如豕。置足焉。卽置口矣。豕入名園。芬香不采。清泉不濯。美景不願。獨

汚泥是甘是安焉耳矣。妬者見人好德。高才。多能。可讚可效。厭聞之。厭聞之。有隱過微疵焉。則津津聽之。汲汲叩之。汎汎洩之。積于心神。噓于口舌。如其惡氣而發矣。

毀人者如蛇。面之畏而避。背之進而噬。蛇曲行。毀人者亦然。始作好言。掩其妬志。以取人信。訖加惡毀。汚人善聞。

毀之害甚于盜。盜損財物。人所甚輕。毀損善名。人所甚重。又重于地獄。地獄噏死人惡人。毀人之口。不簡生死。不擇善惡。并噏之。

邪魔誘人于惡。人未必狗。卽狗亦不能使之明行。必也闔然藏匿。不使人知。害止其人。可謂未大。造毀者。掩人之顯德。使人疑之。不復慕之。計人之隱慝。令人見之。又惑而從之。則邪魔所自成也小。詭造毀者之舌而大。害尤廣。尤宜避之。故百爾納曰。毀人者。虐於毒蛇。蛇一齧。傷一人。毀者一言傷

三人己一。聞者一。受者毀一。是故覆邦家。疏友朋。離昆弟。間父子。皆由讒言。聖經謂造毀者曰。其齒兵箭。其舌利劍。又曰。兩舌之人。必負大禍。每構亂相合者故也。又曰。屏放作毀者。而諍訟自息。

愚者中懷讒言。如犬傷于矢。矢不出不能休。故聖經勸人曰。爾偶懷傷人之言。必使消融于內。勿畏裂爾腹而吐之于外。

厄勒臥略曰。吹灰者。自污其面。迷其目。毀人者。自污其心。闇其靈神。又曰。欲昇天者。必不誹謗。誹謗者。必不能升天。

讒人者。設坎以陷人。而屢自陷。一賢寓言曰。獅子爲百獸王。一日病。百獸來問安。獨狐未至。狼遂獻讒曰。大王病。我輩皆至。狐獨否。誠可恨。狐狸適至。聞後言。便進問疾。獅子大怒。問後至者何。狐狸曰。大王疾。百獸徒來一問安。于大王疾曷瘳。小狐則遍走求良方。頃得之。卽來。何敢後。獅子大喜。問

用何藥。曰。當用生剝狼皮。乘熱蓋大王體。立愈耳。獅子。便搏狼。如法用之。詩曰。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毀人有七端。無故而露人陰惡。一。喜聞。二。無故而傳。傳而增益。三。誑証。四。不許陰善。五。消明善。六。以善爲惡。七。其害俱等。

善人照世之燭也。燭不無煤。剪之則明。人雖大善。不無過失。大主縱讒口噬之。以剪其煤。以增其光。故手剔煤者。燭加明。手加黑。讒善者。人加清。已加穢。

一賢者。見重於王。備極尊貴。偶出。遇一貧者乞施。賢者命施錢曰。我旅人也。不願錢。願收我。我即無以報。冀幸天主佑公。異日或得當尺寸之用。未可知也。賢者竊哂之。命館穀焉。久之。賢者益尊寵。大爲同列所忌。謀共間之。于王曰。某之寵于王極矣。無厭。今且謀竊國。奈何。王未之信也。則又曰。來

日某見王。王試語之。欲棄國家。入山修道。以是嘗之。彼利王之去位。而已輔幼主專政也。惟恐王去之不果也。必極口贊決矣。彼不利王之去而沮王。臣言則誣矣。大抵西國賢王。多有謝世入道者。度彼賢人。必爲王願之。故設此謀穿。慮無不入也。翌日。王如言。賢者果大喜。力贊決之。王以爲實。勃然色變。口不言。必遂欲圖之。賢者覺耳目可疑。未解其故。歸而思之。乃悟。必有譖於王者。謂我利王之去國矣。憂懣不堪。又無自白之理。適貧者見之。問故。賢者實告之。貧者諦思曰。白此不難。今公褫冠服。衣道者之敝衣。悉家資散於貧人。以朝將從王而行。王必釋然矣。賢者果以是往。王見問故。對曰。昨聞大王欲棄國家。入山修道。臣甚喜。願從王行。已散棄家業矣。請問行期。王大悟曰。爾真盛德忠良。彼言者。皆媚嫉讒詔人也。悉重謫遠竄之。經曰。陷于自作之穿。妬人如是輩者眾矣。

戒聽讒

經曰。憂面息讒言。如北風散雲雨。蒙聽者厭聽。而言者喜言。無有也。爾聽者喜聞。卽被謗者喜誦。故百爾納曰。作毀之罪。與聽毀之罪。孰重易辨也。假令見犬食生人。能逐不逐。能救不救。與率犬食人何異。爾聞讒吠。以正色可防。以貞言可止。不防不止。顧且傾耳聽之。俛首銜之。更端審問以導之。豈不重于毀之罪哉。

造謗者。慎勿聽之。與爾言人過。與人言爾過也。譬之販者。以他貨售此方。轉以此貨售他方。

契理瑣責讒者曰。爾道人善。我當開耳承爾美膏。爾毀人。我則蔽耳。不堪受爾穢汗。又戒聞毀者曰。爾試思不蠲在道。人或于爾過時。撓動其氣。爾不掩鼻過。切責之。且速避之乎。穢氣觸鼻。猶速散在空。讒言貫耳。注心。乃至

虧損在德。切責速避。宜更甚焉。

有數友同修德者。一少年遽欲辭去。老者問故。答曰。某毀我。弗堪也。惡信然。答曰。或告我。其人素長者。故信之。曰。然則不可信矣。果長者。弗女告矣。少年悟曰。是矣。非彼毀我。是人毀我。

法蘭濟途遇乞者。愍欲救之。不得。爲泣下。其徒曰。是者徒身貧于財。心或甚富於物欲也。奚恤焉。法蘭濟輒責之。令解衣衣之。曰。爾以舌傷其心。宜以衣保其身。聖者戒人毀言。深切如是。

訾人者。急責之。訾爾者。切勿怒之。并宜感之。曰。彼惡我。欲辱我。故毀我。非我猶且難堪。何況感恩哉。曰。彼實讐爾。其所施。則益友事。爾曷獨忌其心之惡。而不感其施之善乎。爾面污不自知。遇明鏡。則照而去之。計鏡主讐爾愛爾乎。爾果有是惡。彼辱爾。令爾能改歸善。爾亟宜謝酬之。爾卽無此惡。

亟自反思。豈無他惡。加以重刑。亦宜忻然而受。况忍逆言之微罰哉。是故爾宜勿論有惡無惡。苟有意作德。欲臻至善。路莫徑於堅忍人訾。故賢聖大德。其喜遇讒言也。甚於世人喜遇讚譽。誠知忍讒言之益德。善體天主仁愛故也。法蘭濟常曰。是人譽我。是推我以墜。是人毀我。是迫我以遷。有毀之者。則致謝曰。譽我者。非識我。惟爾識我。故讒言比颺風焉。颺風。小舟遇之覆。大舟遇之。行彌疾。至彌速也。讒言。小德遇之。艱然忿怒。故覆。大德遇之。屹然勝受。忻然喜樂。故進於德。彌疾。臻於至善。彌速焉。

西有聖童女理都。或妬其德。訾毀之。聖女時厚餽焉。或問故。答曰。天主經云。爲義而被窘難者。乃真福。爲其已得天國也。我修德欲行至天國。彼趣我。我當厚酬之。

仁愛人 七罪宗。各有對治。如因病用藥。忿與妬俱有憎惡一情。病本

相似。無愛一德。可兼治之。故系諸乎妬之後。與熄忿通焉。

天主所惡罪。莫過于妬。所喜德。亦莫過于仁愛也。微獨本德爲天主所喜。是德所在。諸德隨之。經云。仁必忍。必慈。必不妬。不做。必不妄行。不復譽。是德不在。諸德俱虛。似而實非。經云。雖盡洞徹天地之奧理。以至悉測未來。仁乏。無所得也。雖稱述天神。及諸聖人之言。仁乏。猶鐘磬而已矣。雖盡施我財。以養貧者。捨身當大苦。仁乏。無益于我也。故天主眞道萬端。總歸愛慕天主萬物之上。與夫愛人如己。二者而已。愛人之命。天主自稱我命。示其至要無比也。

聖若盎旣耄。不能多言。恒用相愛二字。勸其門人。習聞者。頗厭之。問何故都無他教。答曰。此天主親命。獨行之足矣。夫此道有四善。愚智俱識。至明也。一言可盡。至約也。貧富賤貴。少壯老病。悉能行之。天主云。我命不高不遠。

在爾心中。至易也。聖葉落泥曰。相友愛。正我儕大益。天主又陳宏報以酬我。其慈無涯。至有益也。

夫水敵火。與他水合。獅殺眾獸。不殺獅。同類之鳥。羣居羣飛。凡諸不靈之物。無不和其同類者。矧靈人哉。天主初造天地。特生一男一女。爲人類公父母。令人相視如昆弟。不相妬憎傲慢焉。况天主眾人之大父。大小人。悉其所生養愛育之子。大父所愛人。子曷敢憎慢之。經云。眾人之大父不亦一。爾何故輕慢憎惡爾兄弟乎。故敬愛者。眾人相負之責。雖恒還。亦恒負。相愛之德。甚益我也。人孤則負。合則勝。西有國王。集眾子大漸聚之。命牽一馬至前。令長子握尾。駢齊拔之。力甚費。竟弗得。已更令幼子析而漸拔之。輒盡。乃戒之曰。爾等愛合。卽有大力。不能勝爾。爾分。雖微力。亦負焉。得愛我者。則可以與彼言。如與爾言。不亦樂乎。人實友愛。其福祉功德。智能財

力皆相通焉。其得焉。故獨所不能。恃愛我者。則能之。友愛之德。天主所賜。非以助惡。乃以輔善。孤德不能自進其塗。自造其域。恃友愛之德。乃能進造焉。有罪不能自悟改。聽愛我者之勸責。能悟改焉。古賢有言。無友愛之德于人。猶無日于世。無日。黑白不別。無相愛之友。善惡不見。世樂悉亡矣。夫福分則增。禍分則減。爾遇樂事。無愛爾者。樂之如爾。則爾樂孤。故微。遇憂事。無愛爾者。憂之過爾。則獨當。故重。友愛之德。視人如己。故遠者邇。貧者富。病者愈。死者生。

人相愛有三。其一習愛。同居同業。同情。同議等。相習生愛也。是者。易聚易散。鳥獸亦有之。縱不惡。固非天主所責我愛人之德矣。其一理愛。人皆自知生斯世也。同斯人也。不友愛任卹。不能成世道。不能立世事。不能備世變。是故恒求己所愛人。及愛己之人。此人間之事。爲愛也私。爲德也微。惡人

亦有之。亦非天主所責我也。其一仁愛。仁者視人爲天主之子。與己同性。故愛之而願其得福。孰爲福。生時能識天主行實德。死時升享天福。則眞福。大福也。仁者先自眞愛天主。轉以天主之愛愛人。故望人識愛天主。以享生死眞福。冀改諸惡。脫永殃。若他福。無妨于此福望之。否則惡之。是謂仁愛。乃天主所責於我焉。若以是相愛者眞友也。非除貪妬。傲淫。諸惡情。非心契于天主眞道實德。雖合于外事。弗能得焉。故聖亞吾斯丁云。爾不愛造人之天主。不能善愛天主所造人。泉上出易下。愛天主者易愛人。仁者之人愛。原于天主之愛。天主之愛。又受育于人愛。如衣取熱于身。又自保身熱也。

世之人。猶一全身焉。經云。眾人共成一身。故人皆相與爲體也。其相愛。宜如人身之百體焉。身之百體。各有尊卑緩急。百體所營。亦有勞逸貴賤。第各

安其位。各從其職。卑者不凌。尊者不嫚。無者不妬。有者不驕。故足不求爲
損首。首未嘗輕足。目不聽。不妬耳。目能視。不驕耳也。體各營其業。不私受其
益。諸體共受之。如目視謂人視。足行謂人行。口食謂人食。心明謂人明。視
行食明之職。各體分任之。其益一人全享之。仁者安于性命。不妬不慢。所
得所知。不吝傳達。猶眾人公得公知焉。己亦非己。乃人焉。

一體所得。必分于他體。諸體共得焉。口食胃化。自留所須。餘則分於他體。他
體亦特取所須而已。留者過多。決非其益。乃徵疾耳。仁者愛人如己。得財。
自留所必須。有餘。知是天主所賜。以周貧者之乏也。靳固之。猶竊諸貧人
焉。故弗敢自封。以取罪也。

一體苦樂。諸體與俱苦樂。仁者視眾如己。故苦樂禍福悉與人同。經云。與哭
者哭。與病者病。與樂者樂。合于眾以化眾。此之謂也。所施于一體。則以爲

施己。故足痛。則口伸目泣。迨得醫而愈。則面悅。身輕。口頌讚之。手恭敬。携持酬謝之。仁者視人得施。猶己得之。經中天主曰。爾施于我小者。則施我也。色搗加亦曰。非爾損益。亦我損益。我與爾愛。固非真愛矣。凡爾所遇所得。友愛之德。令我與爾。共遇共得。是故爾與我。無私吉。無私患。俱共得焉。各體先顧身之公益。而後顧己之私益。故體各自當害。以抹身害。小體亦自當害。以免大體之害。如手臂寧自受傷。免首傷也。此體爲彼體所傷。不忿不復讐。仁心至公。視眾之安。重于己安。故不辭入患。以抹人患。知君長代天主治民者也。故違君上之義命。猶違天主之命。若爲君而以義委命。猶爲天主委命。不謂患乃大幸矣。

經中天主自云。爾愛人。如吾愛爾。此則我命也。夫天主之愛我何如。天主之愛至正直。不待我先愛之。而後愛我。乃先自愛我矣。非先受于我。而後授

我。乃先自授我。仁者愛人。非視人愛己與否。而自先愛人。蓋知授勝于受。愛人是我德也。愛于人。非我德也。人德也。經云。獨愛愛爾者。惡人亦能之。僅僅若此。蒙何報于天焉。天主之愛。無所冀。非望己益。惟圖我益。非望受于我。惟欲自授我矣。仁者愛人亦然。愛人爲人。故獨圖人益。非圖己益。色搨加曰。計益我而愛人者。益在愛在。益盡愛亡。若此者。非仁愛人之道。而殖貨之道也。夫友愛者何意乎。非謂其共相與委命。共相與赴難。共相與費財殫力也。智者恐友愛之德廢墜。因索友以建立之。非欲病而得慰我。貧而得周我。患而得拯我者也。乃欲得我所慰其病。所周其貧。所拯其患者矣。不然。友愛非德。乃利我愛人。非愛人。但愛我矣。嗚呼。今人愛友。猶愛梯焉。欲攀高物。升高處。方索梯。負之雖重不釋也。旣用。置于室隅。不復顧之。不顧尙可。或藉其力。反復害之。日攝氣成雲。雲成遂掩日。故曰。智者。愛

人如友。愚者。愛友尙不如人也。

天主之愛至清。愛人。則愛自所造善性。惡人所造惡罪也。仁者愛人于世物之上。于天主之下。故不因物犯人。亦不因人犯天主。經云。人之實愛。不令爲惡。爲友而行惡。豈足辭爾惡。人相友愛之緣。則德行而已。爲友行惡。則德亡。德亡。友根已亡。友誼曷自存哉。故友愛人之德。于人。則禁求非義之事。于我。則禁聽非義事之求。

天主之愛。非虛言而已。實行也。仁人亦然。經云。我子勿獨以舌愛。以實行愛。今之愛。舌大。手小。不亦怪。實愛在心。不以實行顯。無以驗實焉。故曰。實愛不知息。在心。必大著於實行。不著于實行。必不在心矣。

天主之愛。恒且毅。仁人亦然。於友不妄取。旣取。不妄棄。妄棄友者。其愛非仁德也。孩童之暫情耳。經云。舊友勿輕棄之。新友必不如也。新友如新酒。久

而享其美味。今人視友如花。喜其鮮。何哉。

人所當愛有四。其一。天主也。人愛所趣向。美好而已。萬物之美好。天主付與之。故悉聚於天主。其美好踰于萬物之上。無量無際矣。夫天主萬物之大父母。萬物之初造後存。悉賴天主無方之慈。能保護之。其惠又甚大。須臾不能離之。其可愛也。豈涯際所窮。言說所喻哉。

其二。我也。我者。非我形軀也。我靈神也。善愛己者。必重靈神之德。輕形軀之樂。若愛形軀。似愛己。實惡己也。惡形軀。似惡己。而實愛己。經云。愛其命者失之。惡其命於今世者。保之於天上無限之命。此之謂也。

其三。人也。愛人者。恕而已。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卽天主所謂愛人如己是也。愛人如己者。則先己而後人。爾不能正己。而欲正人。過愛人矣。貪妬傲淫諸情。不能無諸己。而欲無諸人。豈非愛人惡己。援人沈己哉。爾欲愛人

如己。須先知愛己。聖亞吾斯丁曰。爾先知愛己。許爾愛人如己。未知愛己。恐壞人如己也。爾自愛己否乎。必曰愛矣。誰自憎者。經中天主云。爲惡者。自憎。自爲己讐也。則爾旣愛己。必不行惡。爾欲爲惡。而愛人如己。則亦愛人爲惡如己。以邪愛壞己。及所愛如己之人矣。故旣不知愛己。且勿愛人如己。不改愛。必須辭友。欲壞。特壞己也。

其四。則本身也。愛本身。則猶愛役奴。欲其供事靈神。而輔之爲善。若愛之過當。則自僭爲主。而溺爾于萬罪矣。慎哉。

人無不可友愛。第所擇爲密友者。宜有二。宜無二。宜有者。一謂智友。情極能相染。結友者。非先相似。必後相似。故智者之友。必智。愚者之友。必愚矣。二謂德友。無德。則交友無根。故速毀。不能久存焉。宜無者。一謂忿怒。經云。與忿人勿結。忿人如棘樹。近之者。必受刺也。締交雖固。忿火能遽焚之矣。二

謂驕傲。真友必平等。傲者欲在人上。不堪與人等。豈能爲真友哉。經云。有驕。必有侮慢。侮慢至。友情悉喪矣。

友德中所宜備者九。其一。則心相和。一是一非。一愛一惡也。其二。心相通。真友。其心盡傾於友。無所遺焉。爲友者。心旣無私。意悉相告。語事悉同。擬議焉。其三。行惠。報友之惠。不可操衡。宜如沃田。受一還百。但勿過爾能。及友之力。故與友。宜揣爾所能與。友所能當。勿因益友而損己。勿因過愛而害友。其四。勸責。人孰無過。爾爲真友。見友過。勸責之。第勸毋佞諛。責毋侮辱。如明鏡。醜直示其人。人亦弗怨之。勸友。勿視其所喜聽。惟視其所宜喜聽。經云。以甘言僞語其友者。則布網于其足前也。色搨加曰。友之過。必須破之。我不傷之。不愛之。我勸責效與否。未可知也。與其不言失友誼。寧言之無效矣。亞歷山。西國大王也。聞一士有盛德大智。結爲密友。同居數月。無

所勸責。王謂曰。我人耳。豈無罪過。爾不見。不智。見而不我責。阿矣。非我所望也。遽遣之。亞熱西老。西國王也。非恒責其過者。弗聽其譽。謂見過責我。其譽必實。見過不責。譽言可疑矣。其五。於友不求非義。爲友不行非義。人愛在前。友愛在後。故爲友不可害人。爲友不可讐人。古有兩友。其一。求行非義之事。一弗聽。彼怒曰。爾不聽我。爲爾友何益。答曰。爾求行非義。我聽爾。非爾損友乎。但事有爲友可爲之。爲己不可爲者。爲友爲之合義。爲己爲之非義。是在智者。可與權也。其六。患難不忘棄。經云。眞友隨恒愛。又云。友貧不忘情。友富乃可與俱享矣。其七。不露友秘。經云。露友之秘意者。卽失信。非弗能得心合之眞友也。其八。隱友惡。經云。掩惡者。索友。其九。友所求卽予。經云。友求。爾能予卽予。勿言來日子。

七克卷之六終

策念小序

甚矣西士之好學也。惜時有鐘。誌刻有晷。寐而將興。有鐸以醒之。宵而就寢。有默以告之。乃至朝祀晝考。儼乎其若臨若翼也。晦明禪復。確乎其自規自證也。如是進德。如是修業。真有惟恐失之之心乎。彼亦學吾孔子之學者耶。何其似也。曾亦好吾孔子之好者耶。又何其類也。嗟乎。爲山掘井。要於有成。鼓之舞之。使民不倦。蓋自吾羲皇孔孟氏。垂訓至今。所以策天下後世之怠者。至矣盡矣。乃龐子復引申而觸類言之。緒可思而意可繹。此非言之無補者。

也。語曰。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未有坐而至焉者。果有良馬鞭影。一息千里者乎。卽不煩策可矣。如其蹇乎。疲乎。負乘而竊御乎。逐水草踏禾稼而傷人物乎。似此類者。卽操筆而時刻痛策之。咄咄何傷哉。

江東崔曄撰

七克卷之七

西海耶穌會士龐迪我撰述

策怠第七

怠如鴛疲以勤策之作策怠

怠者何。德行之厭憂也。恣諸欲。自誘不能。善無恒毅。須暇。閑遊。多寐。皆其支也。淫慾。饕餮。盜竊。妬嫉。戲言。浪笑。惡謀。訕誹。諸情。皆其流矣。

凡物或無生無覺。如日。或有生無覺。如草木。或有生有覺。而無靈。如鳥獸。或有靈。而無德。如凡民。或有德如聖賢。皆是策我怠。激我勤也。日無生無覺。當開闢之初。天主命之。晝自東而西。夜自西而東。日終古不違不息也。今日盡日行。明日復然。聖亞吾斯丁謂修士曰。日已興。爾尙寢寐。使日能言。必曰。昨者我勞疲於爾也。今我作。爾息耶。不媿歟。

有生無覺之物。如草木。草木者。初生微眇。竟致鴻鉅。或經寒暑摧折。風雨飄搖。或采掇華實。剝斲條幹。迨至其時。芽蘖華實。宛然如昔。且有加焉。未嘗怠于本事矣。覩其眇末。孰信鴻鉅。睹其揪藏。孰信鮮茂。然而不覺致然者。積漸故也。夫物固未有忽然底極者。凡大事嘉績。天主不欲忽成之。必繼之艱難。事成彌艱。人視之彌重。守之彌謹矣。亟成者弗良。良者必弗亟成也。獸逾大。孕逾久。成長逾遲。致大者。蔑弗小。致安者。蔑弗危。怠者。豈不願堅丕績。成大美。第并其欲。且不欲之。將不行而至。不鬪而勝。不滌而淨。不造而成。不求而得。豈能就哉。欲行德者。必遇敵讐。必遭窘難。若爾勇者。遇艱苦。增膽力以勝之可也。事惟初難。稍習則易。剖核之堅。食仁之甘。是以世間善事。非中心優裕強毅者。悉不能成之。矧克己積德。攻天國最難事哉。凡害成事者。莫心亟若也。語曰。歲克一欲。夙致心淨。心亟者。不能徐煇。

漸積。尙未肇始。輒欲見終。亟造弗獲。自諉不能。因生怠棄。事全廢矣。
意西鐸。西國名聖也。少年好學。而資性魯鈍。以爲憂。俄視井幹堅石。綆踪甚
深。自謂曰。石性甚堅。綆甚細。以積漸能深之。雨滴無力。密落鑿石。我性雖
鈍。恃天主之祐。祛怠執勤。豈不能練精之。以此一念。痛自激發。漸致盛德
大學。當世莫或勝之。

有覺無靈者。如蟻。經云。爾怠者。蓋視蟻。蓋思其道路。法其智慧。無王。無師。無
帥。夏時知歛藏。夏後之食。夫人情長老。師穉幼。以爲辱。矧微蟲耶。聖經令
師蟻者何。蟻行悉足。愧怠者。爲勤敏者儀也。夏時收藏。示不失營業之機
也。先備異日之用。示遠慮無匱之智也。爲物微眇。取義于謙。愈謙。愈智也。
棄浮蕤。受精繫。稱其淨潔粹精。能別實虛。棄取之也。羣蟻相助。示其實行
仁愛。非虛言也。往來不絕。示其恒毅。作業不息也。嚙穀之芽。俾不萌生。朽

壞。視能豫絕險機。訓人克己去私。無滋蔓也。陰時匿穀。示無益之時。斂藏德美。以避失墮也。晴時曬曝。示有益時。顯明其善德。用以觀化眾人。令讚事天主也。身負道在。示其慈愍。不辭勞罷也。共收共用。示其公共。不貪不吝也。蟻行若此全美矣。其行之也。無主帥可從。無師傅可習。無刑戮可畏。無賞賚可勸。我儕有本性之靈可用。有天主之默牖可據。有先聖賢訓箴實行可聽從。有地獄之永殃可畏。有天堂之永報可望。而頽然自廢。坐失今世積德立功之機。不思將來之患。不欲當日下暫時之微勞。以免身後永世之苦。不甚愚哉。經云。怠者。爾寐何時止。臥何時興。暫臥暫寐。而貧匱輒迄。如郵置窮乏。逮汝如嚴裝之士矣。蓋言怠者。若內若外。德財俱乏。今世後世窮匱速至。有速如郵置。不能避之。且復強至如嚴裝介士。不能敵之。

世之人勤敏於俗事。亦甚足媿。我之怠于天主事也。世人勤名利。圖安樂。靡所弗至。不惜勞苦。不計歲月。至其行德致道。事天主。遇微勞。輟之。遇他務。奪之。非甚暇本欲廢。不能營他業之日。不舍之。商賈梯航遍山海。蹈水火。走天際。逃貧趨富。求以護命。因而失命者甚眾。度海之舟。九沈一浮。彼九者。不足懼沮之。此一者。顧足誘動之。以大勞致微樂。以微樂又屢致永年之苦。殫竭既久。得聚財。忽死。遂不獲暫享之。我儕以微勞能致永年之樂。費一而得萬。力微功鉅。勞暫享永。尙懶營之。彼就死而勤且樂。我就命而怠且厭。彼勤於損。我怠於益。不甚羞歎。聖亞吾斯丁云。吾能激發一切修士之心志。令愛重永存之命安。猶世人愛重暫且速過之命支。甚幸矣。人之人情。與其失命。寧失其所由存命者。與其富而速死。誰不擇爲丐而且生。疇聞此時渡海可不死。而須暇之。疇語之欲不死。須營業造作。任勞歷

苦而不甘心爲之。天主所命遵行。以得天國。常命永安。其功力微。且易造。而我惰從其命。猶不謂怠乎。

古今聖賢德士。事天主。建功積德之勤敏勞苦。敵邪感之勇毅。甚足警我怠。勵我勤也。凡聖賢修德者。皆日敵邪魔之誘惑煽惑。忍小人之忌妬。謗誹誚譏。當疾病匱乏之患。克性欲。不從己之勞苦。及天主之嘗試輕世俗。食飲薄陋。少眠多醒。少笑多哭。痛自刻責。仇視其身。謝世娛樂。輕身命。重道德。恒泣悔所犯過。羞媿所未行善。故實修之士。其勞苦無輟時。經云。凡欲以仁心事天主者。必受苦難窘迫也。

中西罷爾西國。有大臣甚富。僕役千人。國王寵異之。但王甚信神佛。此臣甚信天主。不相入也。王強之。背天主禮敬神佛。不從。曰。臣今日不忠天主。明日安能忠大王乎。王大怒。籍其財。褫其爵。置於溷室。使守鹿駝。奪其妻。嫁

廝養卒。竟不爲動。爲天主安然忍受之。越數年。國王偶過憐之。還其舊職。榮福倍昔也。王曰。我厚遇之若爾。必若我命矣。又強之如初。臣輒解其寶衣。捐之王前。曰。爲此衣也。以棄天主。臣必不能。臣還王衣。王還臣鹿駝矣。王益怒。復廢之。

上古有大王納部郭者。實有傲德。於京都中範黃金爲己象。定期日。令都下士民。萃於象設之地。樂作。皆伏抑投地稽顙。一如彼國大祭之禮。此意直以天主自待。恐國人不盡從也。于旁作大窋。熾火其中。有不如命者。遽投之。國人莫敢不從。獨達尼亞納亞雜。三少年。盛德之士。弗聽也。王召問故。答曰。我輩天地人物之主。眾所宜最尊者。惟天主而已。大王爲此。正僭其尊位。罪大矣。臣不敢從王之亂命。王何怪焉。王大怒曰。我命投於火窋。誰復爾救耶。答曰。恃天主。欲得拯救。縱不我救。亦不敢從王于僭天主之命。

矣。王遽命投之竝入大火中。行立自如。身體衣服。悉無燬焉。王甚異之。自承其罪。後毀其象設。依歸天地大主。虔誠敬事。且命自今以後。屬國臣民。皆歸依奉敬之。聖賢敵難之勇。修善之勤。忠于天主。道力堅固若此矣。與今稱修道德士者。遇微窘難。小阻險。遂廢然而怠于道德。違天主。星淵哉。生人至寶。無貴于時。凡物皆不可爲我物。獨時實爲我物也。怠能奪我時。豈細故淺害哉。經云。我子。爾時。勿付之酷仇。謂空費其時者。用之非義無益。心德之事。皆以其時付予人仇之邪魔也。夫時爲重寶者何故。物少爲貴。時已過不可返。未來不可求。惟得目下此微息耳。不甚少乎。況物無有疾。過迅行如時者。旣過百年。一刻埒焉。將來之時在前。人視之最長。旣過而在後。必視之甚短矣。且雖百歲之壽。以死後無限年視之。尙未足一息。況爲長哉。物價貴賤。宜憑識此物者。若聖賢德士。皆視時爲至寶矣。色擲加

曰。知時時近死。而以一日之時爲可論價者。豈智哉。昔賢每聽定時鐘聲。即反諸己曰。天主定我生期。今復過一時矣。以此念自策其怠。激於善行也。且勿論聖賢德士。惟論地獄中受難人。使可望得在世時。所妄費片時。以悔改其惡。求救之。以免彼所受永苦。雖盡易諸世間珍寶。盡受世間諸苦難。必以爲甚易。大樂矣。今人所賤莫過于時。不計時以營事。惟求事以消時。惟不悟罪惡須改。善德須行。天堂有大報。地獄有永殃耳。哀哉。色擲加云。縱年歲甚長。非甚嗇用之。必不足營所當營之業。矧侈費之。以營悖德之事。無益之學哉。故嗇財小人之罪。嗇時君子之德也。

古賢自記云。一日默思死後之事。忽聞人聲最悲。問之爲誰。答曰。地獄中受苦之靈神也。所負苦難甚眾。獨妄費生身之時。至爲痛恨。此念苦我最甚矣。天主賜我時。以行善。改惡建功。可並聖賢天神于天堂。可免此大苦於

地獄。我悉空費浪用之。今欲得片時。萬萬不可得焉。嗚呼。彼冀望而不能得之。我輩得之。弗知重之。妄用之。蓋畏異日欲用而不能得乎。得重寶。棄置如礫。既盡失。乃識之。不亦晚乎。經云。凡爾手所能爲。即爲之。爾所奔赴。瑩域無功。無智。無計也。

夫時悉天主惠爾。終身黽勉事之。尙不足酌。矧即用之以行非義悖主命哉。聖百爾納曰。時刻慎勿輕費之。虛言虛行。時盡不還。天主所賜以行善建功。虛費之。天主必嚴鞠致罰焉。職業。盡心力爲之。猶不足。矧怠於今日之業。須暇之。并他日之職業。並圖之。反足乎人之命。時刻而已。失時者。失命也。生也者。逝死之道。年歲愈長。道愈短。盡用之事。天主行實德學正道。則以今世之命。續身後之命。命永永不旣矣。怠於善者。身後之命不能享。今又妄用其時。故天主奪之。如栽樹者。久待不實。必曰。此久妨地矣。不摧之。

爲薪乎。是以怠人者。今世與後世之命并失焉。

夫成就萬事者。恒毅心而已。怠能奪之。故事敗功滅。前業悉廢矣。海舟經歷險遠。及岸而沈。向者之勞。全歸無益也。人之功德。善始。未善也。善終。善也。終身之榮。不勝一卒日之辱。一卒日之辱。足勝終身之榮。終年之惡。足消于一末日之善。終年之善。足喪于一末日之惡。一生之業。孰爲急。非終日之業乎。事不竟。微獨隳德棄功耳。辱乃滋甚焉。爾剝室。工半而止。不令人譏曰。此夫能始之。不竟之乎。經云。凡柔折於業者。與自毀其業者。兄弟也。何也。柔者業未訖而止。以與自毀業。曷異哉。怠者行而不底。種而不獲。戰而不勝。食而不飽。勞而無成。邪魔誘人於他惡。必或陳列實甘以爲餌。乃能鈎致之。怠者否。無繩而拘之。無鐻而扁之。途乎無阻。視皆荆棘矣。獨以虛怖之影自局焉。無警而徒畏。莫逐而空走。故屢被克於無有之敵也。

人怠者之心甚分。故其願慮事業不能恒久如一也。覺御心有微勞。則遺之。隨欲肆游。無顧焉。譬如海舟。舟師寐而失舵。隨風行動。無刻可同。怠者之心業。欲和于一。猶膠破瓦器。不得堅固。隨復散焉。爾欲爲勤德士。先須遠惡就善。次縱事不惡。須離小就大。次縱事善。須離多務一。一者何。天主也。色搦加云。凡如意不如意事。皆以不平心遇之。則輕心之旗耳。終日一額生乎一面者。正智也。特務一而止者。甚美矣。非大智疇能之。我儕無不怠。故多變。昨日所識人。今日尙誰何之。兩日如一者。鮮矣。爾修道。欲試實有所得。視爾合己與否。視今日之念。與昨日之念異同與否。安者不移。倏積倏毀者。修改方爲圓。改圓爲方者。明徵大道不固于善也。醫方云。始服有効。進用之必瘳。日誓新善。不如守己誓之善。毅然進于所始之善。天主之惠也。日易方。正邪魔之計。奪心之恒毅。及德行之益耳。君子慎擇。擇而得。

務握固恒守之。勤修之士。豈惟定心於一業。亦宜定身於一所也。身不定於一所。心難定於一念。一願矣。怠者不能奮然克己。以致心安而易處求心安。正猶身疾者。易處而求愈。祇益疾耳。爾求安在易心。豈在易所。諸所自携。易所終在。何益哉。今此所累爾者何。令爾舍彼所。易此所者是也。非謝心所居而安焉。豈能致爾樂邪。行方以消心任。而心任以搖易更重也。譬舟中物。定在者。爲累微。傾倚無常者。展轉積聚。使垂沈焉。爾所由易所者。病故耳。以數易所。顧增病。能除心之病。隨所皆安樂矣。木數移不茂。方石自安。誠德自靜。定身於一所。正實德謐心之印證矣。是以欲知此人安樂與否。勿問其所何如。惟問其人何如。

既定身所。又宜謐肆獨居。色搦加曰。爾問何當亟避。余曰。眾也。吾實知我性靈薄弱。出時所獲。旋時未或全存也。先所已靜。有所復淆。先所已克。有所

復旋。嗇淫酷傲諸情。皆尤深。惟居於眾人中故耳。鮮德未固於道心。須別異之於流眾矣。人之情苟眾所在。則超越而從之。視人之淫吝。皆大有所害。柔靡好燕樂之友。漸消我勇毅。富隣煽我貪。縱令心淨。交一惡友。必染其惡。况眾所衝逆之心。又何如乎。爾非效法之。必憎怒之。兩者須并避焉。勿因其眾而效之。亦勿因其異爾。而憎怒之也。走通衢者。必觸多人。或俾隕越。或尼其行。或點污我衣。交于眾者。疑碍必多。或招尤。或虛我所望。或阻所之。或遲所得。事悉非如意也。

經云。治其地者。飽其食。徇其閒者。居其貧。又曰。怠者曲手而斲其肉。曰。與心苦而兩握盈。不如一噉而靖安也。怠者不欲以微勞求得。所須自贍。而以饑渴消其肉。猶自食其肉耳。國有敵寇來攻。人寧恒鬪。不甘屈服。怠者無勇以敵邪魔之感。遏欲爲苦。而以曲從邪魔之誘惑。屈于諸欲爲靖安。豈

非諸罪惡之奴哉。

夫閒暇。怠惰之密侶。諸惡之母也。邪魔邪感穢欲之鴟也。鳥生以飛。人生以勞。造物之主。鳥傳之兩翼。人傳之兩手。一也。飛鳥弋人何慕焉。棲乃援弓射之矣。水沸。蠅去之。溫且寒。則就之。流水生嘉魚。潦水生蛙蛇。室曠易汚。罇充於美液。惡者莫能入之。萬物盡然。人營業時。邪念無所自入。故邪魔去之。暇時。乃就而煽惑焉。傷其心命。虛其功德。亡其天報矣。聖協落尼曰。使邪魔來時。恒遇爾營業。古賢有言。務業者。特有忌勞。一邪感而已。閒居者。邪感百種。并來攻之。瑣奪馬中西國上古名城也。天主嘗降火。悉燼其人物。聖經解所致此大殃之緣。一爲飽飫。一爲閒暇。被阿小國王也。遇數人閒居。招之曰。爾儕無穀以種乎。無牛以耕乎。我與汝。勿肄閒也。或問故。答曰。以遏其邪心。何者。居多暇。恐有惡謀亂略也。語曰。人無所造。則學造。

惡。故閑人。惡人。一也。辣則德國法。凡惡事。根究無主名。游閑者當之。一以令人勿閑。一以示習閑暇者。諸罪皆可疑焉。

怠者好閑。又不耐閑。故以閑爲樂。復以閑爲憂。旣樂且憂。遂蕩於萬欲。經云。怠者手不欲作業。故終日戀欲。目欲視虛事。口饜食飲。舌好多言。耳貪讒誹。體戀淫慾矣。夫閑者必致匱乏。恣慾必須厚費。詎能不流於貪婪竊盜哉。又必恣寢寐。其寐非作業致疲。乃閑厭飽飫自廢耳。故非勸者所憇之席。乃死者所藏之棺也。經云。營業無論食多寡。其寐必甘。富者之飽。不使寐矣。夫耳目口鼻。皆節于聽視食黷。即寢寐亦節其中。念象亦清潔矣。怠者之耳目諸官。皆恣於行。其寐中之念慮形象。能無穢污乎。

或曰。我事甚繁。無晷刻暇。而邪念穢欲。不獲衰止。何故。曰。世之煩勞。天主以爲甚閑。明目人。不見實理。謂之瞽。世之智慧。天主以爲愚。煩勞於世事之

人。天主以爲至閑也。譬諸兒童。以竹爲馬。泥爲室。跨馬造室。自視甚勞。不獲閑。人視之。不甚閑乎。凡造作事業。非向于天主。及顯天主之榮名。及身後之永命。非益己德。乃益他人之德。雖世俗以爲大事急事。眞智人視之。亦皆兒童跨竹之類耳。矧天主及天神乎。

人異術。所須視者三。其一善也。善業雖多。但以克人欲。修正道。事天主。務豫備身後永年之事。至爲急也。其一有益也。務閑事以除閑。不甚可笑乎。能消此日之憂。致此日之樂。未遽爲益業也。業旣畢。此遺益于心德。增我實學。乃足爲敵閑之益業耳。其一不奪心也。內業者。本業德士瑩精圖之。其于外事。借心不寄心。即務外行。無傷內心。恒懷向天主。向道德之眞慮耳。雖息於外務。不已於善慮。謂之寧謐。弗謂閑暇也。此則息於外務之爲至務矣。聖亞吾斯丁云。獨暇者。能識天主。非懈怠之暇也。靜謐之暇也。智者

知心力愈析愈微。愈無專。故恒圖減外業。以增內業。聖百爾納曰。我獨居時。乃最不獨何也。獨居則寂於外務。善慮道願。益密益純。我心恒偕天主。詎獨乎。

夫邪感猝至。扣我心門。此時敵之。其去甚易。更增功德。次則稍向樂之。未從也。此時未成大罪。不免爲過失矣。下則喜而從之。乃成大罪焉。勤者甚急於守心。邪感至門。輒閉不待。輒力敵之。邪欲如燻。偶爾一發。輒撲滅之。不及于熾。故我此心。反淨于邪慮邪欲也。怠者不守心門。心門恒闕。邪感一至。輒入。覺其險。乃始敵之。甚遲矣。勞苦既倍。勝負莫必。如敵至門。輒閉拒之。防守則易。俟既入門。圖欲敵之。其不尤難乎。巨不在巔。安置甚易。既始崩隕。後欲止之。不尤難焉。是故怠者之心。大罪難免。縱或不犯邪念穢欲。將必甚稠。過失甚多矣。

夫怠者之害。遲遲遷善其一也。經云。勿遲遲歸依天主。勿須暇。俟其怒輒至。行罰日壞爾矣。人壽之期。悉由天主。非人可爲。怠者須暇爲善。姑諉於異時。似彼年壽。天主悉託令典司之。聖百爾納云。愚人未來之時。天主旣不令爾自主之。何故豫妄分排。如屬爾物乎。所賜時。妄用之。以得罪於時主。而尙望其長。爾望不甚虛耶。蓋尤畏其速絕乎。經記有人甚富。一日自謂其靈神云。我靈神。業聚得大財。足多年之用。今靜矣。食矣。樂矣。或聞有聲曰。愚人哉。今夕取爾命。爾所備誰得之。故經曰。爾不知爾主來時。爾恒便候之。不宜乎。色搦加亦曰。爾不知死刻何處候爾。爾處處候之。不甚寧乎。修士先竟其路。而片時。俟死期至。則善矣。恒備以待死時。死時雖忽至。不爲不虞也。我曹生命。大半空消於須暇。是以當事業中。而忽屆死矣。

亞爾色。古名聖也。天主賜之冥觀世人之情。初見一人。盛水于罌罌。此入彼

出。纖悉不存。天神解之曰。是爲行善于此。造惡于彼者。善行所積功德。旋以惡行毀敗之。次見兩人。橫抱一長大木。欲入天主殿也。而爭先莫肯後進。並不能入焉。示傲人者。皆不能入天堂也。次復見一人。採薪累積之。旣積。欲負以行。覺力不及。姑置之。復採而益之。天神解曰。此則怠人之邪情。罪惡甚多。覺今難克難改。姑待來年改之。而其間又益他罪。增他惡。後欲改。不愈難哉。故明日一言。正鬼魔之言也。爾有惡未改。有善未行。立時肇業。成功甚易。須後更難也。何者。一罪之重。必垂心于他罪。今日不能。明日安能。久成若性。習慣自然。疾老難瘳。惡舊難竄。溺罪彌深。主祐彌絕。主怒彌重。行善彌遲。疑碍彌多。罪惡注心。恒有所害。心力日衰。心明日昧。心欲日恣。心記日鈍。累年重結。非大勞不釋。積歲順欲。非大苦不脫。宿負能即償。而須異日者。明徵不肯償也。事能即行。而須暇者。是明徵不欲行耳。

夫善德之修。特其初難。其難也。亦非德難之。我性邪情難之也。稍務克己。邪情漸融。德路日開。德行日樂矣。蚤年修詣者。情欲之根。尙爲未深。擢之甚易。爲善享樂。尤永久焉。壽命甚長。愈宜善也。爾藏酒愈多。愈願其嘉。不幸而敗。愈多愈惜。蚤年爲善。事天主。則以爾最強美奉天主。主益嘉之。厚報之。幼壯回適。老髦而後思善。旣廢于世。始思循德。則以清美奉世事。魔以查滓奉事天主。語曰。一往千里。一返千里。久離于道。非久難還。幼壯年之行。悉背德違道。老髦不能行。時欲即還之。曷能迄歟。壯年行惡。而行善推。遺于老時。猶得珍器。將貯美液。先且多年。用貯穢污。不甚愚乎。色擲加曰。修德宜如行路者。出門遲。非疾行不詣也。夜臻旅館。諸便悉乏。夫移樹。矯幹。調馬。治疾。初敵。沛酒。諸凡及時須作之事。稍待他時。必廢之。小樹易移。細幹易直。待旣成長。而後思移之。矯之。非妄耶。教老馬。藥癩疾。待敵入城。

敵之。酒既酸而沛之。不甚遲乎。

涉大海者。知順風將至。又不知何時至。即于未至時。豫備所用物可也。待既至。揚帆振舵。乃始備之。不晚耶。防敵者。待敵既至。屬甲礪刃。得不受傷。將朝王。俟登座而製朝服。能及見王哉。備死後永年之事。生人至急矣。豫備者爲大智。死期已至。靈神欲行。邪魔來肆攻。天主蒞聽訊鞫。始求正道。行善備德。克惡悔罪。祈天主。豈不甚難哉。善營事者。事急先之。事緩後之。心德及身後之事。最急矣。最後之。可謂智乎。

近死之時。阻碍尤多。身之疾病楚痛。妻子之依戀。世事之別離。所犯罪惡之畏慮。死後訊鞫。及永殃之怖懼。皆擾我心最深。臨終之時。邪魔之攻伐更堅。心慮更昧。歸善改惡之意。豈易至哉。況人隨所種。必以是收。生種罪惡。死時收靜慰。至難矣。生恣世樂。死後收安樂。必無之理也。生忘天主。死天

主便忘己。生時簡忽天主。死時天主必簡忽之。經中天主自云。我招爾而爾逆我。輕忽我勸責。爾死我亦笑爾。災禍倏至。爾求而我不聽矣。是以自下。期暫徇欲。享世樂。而後棄世。勤于修道。以是天堂者。譬猶猛暑際。行路者。逢樹蔭。赴就之。解囊暫憩。稍寐。當速行。不覺迄晚不寤。此時奔走入城門。已闔矣。

敝國一商人。鳩聚數載。積財甚豐。或問何法致之。答曰。非義之財。不使入我門。今日所能造。不待明日。自所能造。不委他人也。能用此三箴自修。必於暫時。可就大德矣。

今世人甚勤于俗事。甚怠于善德。其故有三。一則心無主可敬從。一無道可履蹈。一無罰可畏。無賞可望也。何謂無主。天地有宗主。人能識之。敬事之。卽善有所趨向。有所據依。故行大小善之根。悉在信識。天壤中有主。虔誠

奉尊之。萬世聖賢行道德之箴。以事萬物真主爲本。欲行善而舍此真主。善無根本。似而實非。或則微眇。無報于天矣。人心無主。如天無樞。舟無舵。進退無度。行動淆亂。無準焉。故不識真主。正爲諸惡之根原也。經曰。愚者云於心中。天地無主。遂朽腐。甚爲可恨。無有一爲善者。

何謂無道可履。蹈。夫正道必出于天主。亦自趨向于天主也。弗知所從出。所趨向。安能知道乎。夫生人之亟務。莫如求正道。爾娶妻。求賢女。買田。求沃土。百凡世物世務。亡不求精良。盡其靈智計畫。不辭勞苦。不惜時與費糞。得之。獨求道卽否。無論善惡。不辨正邪。輒取之。物有真贋。盡意求真。道更有邪正。何不盡意求正焉。市贋物。則失微價。循僞道。則失天主。失真德。失天報。失功勳。而終必不免天主之怒。受永年之殃。所失孰大乎。

何謂無罰可畏。無賞可望。邪魔者。我輩之劇寇也。其計慮所向。全在喪人德。

淪人於罪惡。其所用籌策至酷者。在令人誤信善德。身後無應報。罪惡死後無罰殃也。聖協落尼曰。我輩皆勤慎於小事。怠惰於大事。所以然者。惟不知實命實福所在也。聖經記世人言曰。人與獸。至竟如一。兩者之勢均矣。凡物絕息之理一也。人無加於獸。皆以土搏掬而成。卒歸於土。誰知亞當天下祖宗之名子之神上陟。而獸魂下降。世人誤信此言。故恣於萬罪。怠於諸善也。見罪人犯科。不見即受罰。故曰。天地無主。爲惡無損。不覺天主之待不亟罰。正爲其弘量大慈。不急行罰。待我悔改耳。非全不顧不罰也。夫德非大勞不修。人欲非大苦不克。應報之望。增力以勝苦勞。此爲修治進德之途也。除應報之望。更有何法以勵眾善。警眾惰乎。工之負繩墨斧斤。游行於市。問曷不作務。必曰。莫我鳩矣。居貨物。問此物曷不售。必曰。我待價也。人游閒不務德。怠于克己。惟誤謂作德克己有大勞。身後無報應之價。

故沈溺怠荒。視忍受作德。克己之苦勞者。顧爲狂愚也。

世有智者。魔或不能令信德行。無身後之應報。則又設一策誑之曰。行善而望酬報。此非德。乃利矣。爾行德。不冀酬報。不尤精美乎。此言似高遠。引人進於至德。其實使人離於實德。誘人恣行諸惡者也。何者。行德爲德。此物此志。洵美矣。第非聖人弗及此也。卽聖人之行德也。其大意悉爲天主爲德美。亦何嘗不望於死後之報。况眾人乎。非望益。安能策怠。當行德之苦。謝隨世之樂。非畏害。安能去惡。克己哉。今信有主有報者。猶難勗于精修。况去主去報歟。是以德行所忌。惟世報之望而已。以德望報於世。德性遂虛。此真非德。乃利矣。若天堂正爲眾人之本鄉。永命之所。天神及聖賢之境界。人昇之。能見天主之本體。定於善。不能受害。凡人心所願美好。悉得于此所。天主生人。令行善者冀望之。願得之。求就之。正大德耳。而反以爲

利。真邪魔欲令人溺惡怠善之誣語耳。

夫邪魔陰網非一。使人或脫于彼。復絀于此。曰。死後天堂應報縱實有。我輩勉于善。必昇受之。今何必論有無。何必信望之。余曰。有天堂之報。真爲善者。勤心事天主者。必昇受之。但不實信果有而望受之。必不能事天主。爲真善矣。又何以能昇受之耶。邪魔知人之情。不堅信望死後之報。卽善德必不能毅然保存。故雖似令人爲善。第令棄此信望。善德必并棄焉。夫死後無永報。天壤亦無主。若果有天地人物之主。身後必有善惡之永報矣。此則萬世聖賢共心語也。夫天地有主宰。爲萬物共主。全能至善。誰疑之。則死後有永年之應報。亦豈屬可疑之理哉。矧此信望。能策人怠慢。激人精進。又何故不誠心信望之。若曰。必待死後旣親見。吾則信焉。則先失天堂之永福。墮地獄之永苦。而後始信實有天堂地獄。豈不甚晚。信何益耶。

夫天主所備善人之酬報。非言可罄。天主聖經云。今世瞬息微渺之勞。所致天堂之福樂。無量數。無期限矣。又云。目未見。耳未聞。心未思。天主所備以酬愛之者。或問一賢者。天主何物。賢者約諦思一日。對之。既又約二日。次求四日。如是每倍之。問故。答曰。此事愈思。愈覺甚超人力。故難言也。天堂之事。亦若此矣。但知一節之大。可測一人之大。諦思目下世事。亦略可測。天堂樂之萬一也。聖亞吾斯丁云。吾主爲我此賤軀。與以多且大恩賜。一至於此。如天地氣海。晦明寒暑。霜雪雨露。鳥獸魚鼈草木。至備矣。所備於天境。聖賢面爾之所。又何如。圜牢中若此多且厚。天庭當何如。涕谷若此大樂。諸樂之境何如。今所并賜仇者友者若此豐隆。身後所特賜友者何如。不信爾言。不從爾道。賜享天地間。諸福若此。所豫備以報信爾言者。尊爾命者。從爾道者。豈不尤盛大無比乎。智者遇世之樂。不爲牽動。但用以

推思天上福也。富賈齋錢入市。或粥微賤物。目下輒償其值矣。若最貴物所齋錢不足。約到家償之。世人之善德眇小。其值輕微。天主隨用世福酬之耳。誠心愛事天主之德。其值重大。總世福不足酬之。德士亦視爲簡賤。不願得之。其值則天主約死後。全償于天堂焉。

或曰。向聞天堂地獄之說。竊謂此實至理。萬不可疑。又聞天主至言。極能策人於怠。迪人於善。弗敢不實信之。今世所由致疑者。爲其特聞天堂爲諸福樂所。地獄爲諸苦難所。未知其福樂苦難之態云何。與世間福樂苦難。是同是異。世又特知能覺苦樂者。爲有五官故。未知身內神靈既離本形。不能視聽嗅啖覺知。云何復能受苦受樂。又未知是身死後。尙能與神靈同歸福樂苦難之境。抑旣降于地。永久不能復作。若開釋此理。使人明悟其實。信天堂地獄之賞罰。因而行善改過。棄異端事天主。不甚易歟。

余曰。凡天主造物。各有所爲。爲者諸物所趣向。所急願望得也。得之卽其本性之全福已獲矣。試如農夫耕田何爲乎。必曰。爲欲令人飽也。則其終歲勤動。必趨於蹙足而後已。蹙足。斯耕之事畢矣。天主所以造人何爲乎。則使之今生據所賜理心。善事天主。而後歸於天境。得見天主本體。享其福樂。以是得其性之全福焉。

凡靈物所不慰樂者。有願不遂。有所欲得。弗能得也。旣得則慰樂。得爾大樂。彌廣。迨旣全得其性所欲得。含容之量。絲毫悉滿。冀望心。絲毫悉遂。斯爲全慰安。全福樂矣。若所得福樂雖大。此外尙有美好福樂。可得可享。卽覺所得尙有虧歎。欲兼得之。未獲滿足。所得安樂。不謂純全矣。

夫人有神靈。有形軀。兩相締結。成爲全體。惟神與形。體性旣異。作用亦殊。所享福樂。各從其類。身以形用。不能覺知神物。其所福樂。皆形福樂。不必盡

暢於神靈也。神者神用。其所福樂。亦神福樂。亦不必盡適於形矣。夫靈神者。一身之宗主。其作用則有明悟。愛欲。此二能者。實爲神靈之手足也。明悟者。審物理。辨事宜。別善惡之端。使人知所趨避。欣樂效動。以求實理。如水流行。常運不已。故稱神靈之足。運動之謂也。此爲生人最要之能。最先之用。故人性所願欲。無急於明悟實理矣。既已明悟。願欲乃愜。所明彌廣。所樂彌大也。愛欲者。愛惡冀望喜怒也。冀獲所欲獲。則安靜慰樂享受之。如山屹峙。不復移易。故稱神靈之手。握固之謂也。愛欲者。本向于美好順便。既獲之。遂生慰樂。所獲彌大。樂亦彌深。愛惡之用。恒居明悟之後。明悟者。以爲美好順便。愛欲者。遂眷戀慕悅。幾欲獲之。如以爲穢惡鄙陋。卽增疾厭惡。趨欲避之。二能既滿。二願既足。加之綿亘不已。則靈神所欲得者。既全得矣。吉福豈不完滿乎。

夫萬物之實理。與其美好。咸有限際。而二能之期願寬廣。明悟所能洞知實理。愛欲所能享抱美好。悉無窮竟。何由全得完滿。不及該洞享受萬物以上。無窮之實理美好。即萬物之實理既該洞美好盡享受。曷能壓足慰滿。其冀望容量之大哉。夫萬物不能慰滿者。獨萬物之主。惟能慰滿焉。是以凡靈物之全福。非見享天主。不全完矣。聖亞吾斯丁謂天主曰。我主爾造我心于爾。非及歸爾。不能安靜矣。聖經謂天主亦曰。識爾。及爾所使耶穌基利斯督。天主降生之名號。此則常生矣。蓋天主之聖性雖純一。而萬理精妙。萬物美好。既已該備無餘。其伸於萬物之上者。猶無窮焉。靈神既離下土。趨登天域。以神日照洞吾天主無窮之性體智能。以愛欲之。是爲享受吾天主無窮之美好。則其明實理。享美好之量悉盡。而凡其性所願明悟。所期美好者。既悉得該洞享受焉。人至于此。智福俱全。愁痛窮悲。種種禍災。種

種邪情。悉得離迹。念慮願欲。悉若主旨。故其見享天主。無量時限。人定不易矣。其爲福樂安靖。不至極全備乎。

靈神旣飽。飫於真福。其光輝吉樂之末。因達於肉身。肉身之福。據其本性亦備足矣。此非口舌可詳。今姑以世所謂福者略喻之。夫外身精神強固。百疾不侵。氣度舒和。體貌麗美。內之神心。靈明睿智。事物萬理。澄徹會通。視聽言動。不爲物引。克積於德。大定於善。加以富厚尊貴。顯榮安樂。此則世所謂身中身外。吉祥善事者。夫此種種諸福。在此塵世。則暫福也。居世之人。又僅獲其纖毫耳。在天。則永居天堂者。正得其真與全矣。蓋肉身一入此境。無受損害。常生不死。百體強固全備。四肢相稱。無餘無虧。發大光明。七倍於日。周旋六合。不待俄頃。透山入石。了無留礙。非若今之肉身。饑思食。渴思飲。寒思衣。勞思逸。必有待而然也。若其靈心。親見天主。無窮能性。

悉得洞曉無得疑碍。大定於善。無復更易。寓於靜天。靜天之境。高峻盛麗。固非世主珍寶玩好。瓊宮瑤臺。所可彷彿。其萬一與天神及萬世之聖靈。相爲伴侶。相爲昆弟。相視相愛。如一身心。共是共非。共愛共惡。大所願。惟天主所願。分外之願。自不復容。自不復起。凡巨細願。無或不遂。有所欲爲。賴天主之全能。無不能爲。此其富足安逸。尙矣。居天堂者。皆是天主鍾愛之子。天神契慕之交。尊與榮。又孰大焉。

曰。凡人形軀。旣死入棺入墓。腐朽無知。安能又受若此之福耶。曰。血肉之軀。今雖速朽。歸復於土。亦有日復生。而與本神靈。俱升於天堂。受慶福也。此則天主親言。不必他論。遽當實信。卽以理論之。亦有確然義據。蓋靈神肉身。兩相締結。始成一人。凡二物相合。莫如靈神肉身。最爲親切也。當其結合。惟恐相離。迨旣相離。甚欲復結。以成全人矣。故靈神方子然獨立。未合

肉身之時。雖享天堂之榮福。然其性之自然。猶未悉得慰滿焉。天主許令
一日諸聖人之神靈。與原身復結。滿其性願。受全性之榮福。不亦宜乎。凡
謂善惡者。必曰。人爲善惡。不僅一。靈神爲善惡也。故雖擇善蹈惡。原屬靈
神自爲主持。方結合時。獨一靈神不能自作。必藉肉身爲助。故凡種種善
行。種種惡行。莫非靈神肉身。所共造作。褒貶賞罰。宜與受之。故知肉身必
有時復生。而與靈神合爲全人。然後或升明天。蒙爲善之福榮。或墜冥獄。
受行惡之殃咎也。况靈神本自向善。惟締結於血肉之身。乃始誘役。而甘
其穢欲沈淪罪惡。故肉身者。微獨與靈神均惡。而更爲煽惑之媒。若使靈
神受罰。肉身蒙宥。天主至公至平之義。必不出此矣。

所謂復生之肉身。非天主更爲造一肉身。乃與神靈原結合之肉身也。蓋人
生時。靈與身共爲善惡。故天主約令復生之日。共受其報。是受善惡之報。

者。則其爲善惡者也。本來肉身。與靈神同爲善惡。今受報者必當以其原身。苟離于原身。更造一身。而加以以原身所爲善惡之報。此猶罰無罪。宥有罪。賞無功。棄有功。豈天主至公至平之義哉。是以目下形軀。雖或焚成灰燼。或朽成浮塵。化歸於土。天主自有全智全能。初能于無中。造成天地萬物。今亦能於無中。造成衆人之靈神。後于復生之際。取灰燼浮塵。變成人之原身。何謂不能乎。夫火能焚人使爲灰。土能蝕人使爲塵。豈造物者。不能以灰塵。復變爲原身耶。

夫肉身復生。向後之事。悉天主自造之事。事由天主自造者。莫不致精致備矣。于是今生所闕損。一切皆蒙補益。增減適中。氣力狀貌。全獲壯盛。端嚴美好。天主又以大能大德潤飾之。其最大者有四。一曰無損。謂一切病患。水火刀鋸。損人之物。不能傷之。六欲七情。絕無所撓。是故不能復死。一曰

明光所發。光明照耀。日不能儼。一曰神速。肉身復生。非若今時重濁之體。無翼而飛。不行而至。靈神所欲。無論上下遐邇。肉身隨至。不待瞬息。一曰神透。一切堅實之物。悉能透達。無有滯礙。穿山入石。無之不可。聖經所記。大概如此。其他天主所惠聖靈之能德恩施。莫可數計。

曰。世人功德。必有小大。主報福樂。宜有輕重。受福者若各飫滿斟酌。毫無缺欠。曷分等級耶。若曰。有分。則下者不足。不如上者之足。願望之情。奚能悉謝。曰。聖靈功德。巨細不同。主報因之。但其功德愈宏。容含愈大。聖靈受報。各稱其容。故品級雖殊。無傷。爲悉皆充滿也。譬之巨室。家有多子。皆以寶錦爲其鮮衣。短長寬窄。合稱其體。而裁製之。長子之衣。旣長且寬。其價必重。然其衣止合長子之身。若移于他子。豈堪著哉。亦必非他子所願望也。若地獄與天堂正相反也。天堂安於靜天九重天之上。最爲清明。地獄置於

地中最下之處。最污暗也。其苦難之態。固非口舌可罄其萬一也。凡天主所自造之物。如天如地如海。皆甚大甚備。皆足顯無涯之智能也。地獄之苦。及甚盛義怒刑罰。亦用呈其無量之能。卽甚大甚備。可知知己。地獄之苦多種。總歸於二。一謂覺苦。一謂失苦。覺苦者。寒。火。饑。渴。臭穢。暗冥。憂懣。與凡一切能致痛楚之刑。此類之苦。地獄甚備甚大。凡世間所謂苦者。以是苦視之。悉不爲苦。正如畫物與真物也。是以天主屢使人暫視地獄之苦。其人後遇世之大苦。甚樂忍之。不謂苦矣。

失苦者。則失天主。及天堂諸慶福。永不復得之悲憂也。兩苦並大。失苦更深。譬之一人。今日盡勝服其敵。將立爲大國之王。不虞偶以微故。事勢忽易。敵立爲王。己又被敵束縛。加之大苦重刑。斯人之覺苦雖重。但其忽失大福之憂懣更深矣。夫世苦雖大。或有他慰。卽無他慰。尙有有限之慰。地獄

之苦。既猛且大。而又無限。入者知不能出。故悉無復脫之慰。而有永永不
能脫之苦憂。地獄中人與鬼。使天主許之一蟻。每年食海水一口。待海水
食盡。地獄之苦亦殫。此望雖甚遐。然亦有時而至。亦足輕減其苦。但此微
望悉絕。其苦憂豈不甚大無比哉。同苦者多。尙足微慰。獄苦獨否。同苦者
相恨惡。視如寇仇。故彼之苦悲皆增我憂。而我愈多苦也。此處之掌戮則
鬼魔也。其惡劇大。甚強有力。酷虐無比。其恨我人類最深。無絲髮慈愍。凡
所能加。惟力是視。其所加苦難。又孰尙乎。受世苦者。知或憐我。亦當微慰。
地獄中受苦者。無論天主無涯之慈。及天神與諸天堂之聖人。悉不復哀
愍之。卽諸聖靈視天主至義至當之永罰。甚爲樂矣。受苦者。復計前在世
時。肯虛心求正道。事天主。守其微滅。忍其暫勞。則能免此大難。復仰天堂。
視在世所識人。以微苦致天堂。無量之慶福安慰。更增其懽。是其苦難。

憂懣至純。無纖毫慰樂焉。是其哀悲吁嗟。恚懟天主心言。永永不間焉。曰。地獄中受苦者。其肉身亦復生否。曰。眾聖靈之肉身復生時。地獄之人亦同復其原身。但聖靈之肉身復生。遂升天庭。偕與本神靈同享福樂。而聖靈之福樂。從是滿足。惡人不然。其身再作。更與原神靈同受永罰。其爲痛苦。較前更甚。神靈受苦。旣不能堪。惟求亟滅而不可得。加以肉得之苦。實又更益之。安可謂生耶。生者。動而自適之謂也。原泉混混。不舍晝夜。謂之活水。掘地而注。更無改移。謂死水矣。聖靈旣在天域。凡所欲爲。無弗能爲。大小之欲。無不必遂。如是無量。不計歲月。謂之常生。若夫不仁之人。旣入地獄。束縛於萬苦之中。曾無轉動。自負痛楚。懇求滅息。又不可得。願欲雖微。無一能遂。永永如是。雖有形質。不能滅亡。實爲常死。曷爲常生耶。

論勤德

夫人心如地。久不耕耘。必生荆棘。經云。我經怠人之地。荆棘充滿之。是以克己之業。須臾不可置。稍置之。則邪念及穢欲。羣芽叢生焉。夫心之邪情。方在世之時。誰能言已盡克之。悉拔之耶。爾勿自欺。絕者復芽。退者復返。滅者復熾。曲者復伸。淨者復污。寐者復醒。一拔而已。豈足乎。必須恒拔矣。惡樹雖以美枝接之。第其根幹尙存原性。豈能不如其原性發芽乎。故修士之業。惟逆其性。拔絕其芽。正其念慮。清其願欲。守其五官。此非甚勗於善者。豈能就哉。

夫世所謂慶福。無論富貴安樂。才智道德。必須人自求索。乃始得之。無有自能求索人者也。故必由勤勞致之。怠者憎勞避勤。已失所爲得慶福之因。何由得諸慶福耶。譬之一城。特有二門。彼爲諸福所入。此爲諸禍所入。汝恒閉彼闢此。不令滿城皆禍災。狀若地獄爲可畏可避之處乎。怠者好暇。

是闢諸邪念回行所由入之門也。憎勤惡勞。是闔諸慶福所由入之門。故諸災禍悉隨之。諸慶福悉避之。

經云。爾見人勗於事業者。必當王而立。不小人伍也。千歲之前。大西諸國。未盡入天主聖教。有國主奉事神佛。而臣民多敬信天主者。有一王新卽位。令曰。諸臣偕我事神佛者。官位如故。否悉遂去。我特貫爾命。足矣。諸臣中。有不背天主者。皆棄位去。有戀官位者。內信天主。外若王命。向神佛拜禮之。王遽命去者。悉還官之。其外順王命者。盡逐之。曰。爾曹不忠于天地大主。而忠我乎。今向微利棄大主。遇利豈不棄小主乎。

天主視一黽勉於善之人。亦千倍重於善人而不黽勉者。經云。一罪人實悔痛其罪。轉化爲善。天上之樂。大於九十九善人而無須痛悔者。何故乎。彼罪人自承爲罪人。故切於痛悔。急於悔改。勤敏善行。用贖前愆。故天主最

重之。善者或自謂善。未或大犯。不急於精進。雖善。主視之猶輕焉。譬有一卒。先怯敵。棄甲曳兵而走。忽返而力戰勝敵。又一卒焉。不怖走。亦未嘗力戰。爾孰賞乎。有地於此。荆棘叢茂。荆棘旣拔。復種五穀。生產亦豐。又有地焉。不生荆棘。而甚礪瘠。生穀亦薄。爾孰貴乎。是以一時勤敏。勝多年之善。千百善人。不務精進。并力祈禱。未感主心。勤敏於善人。但一祈禱。即能感動。聽受開可焉。譬爾有百僕。其九十九者。慮主怒。畏主刑。弗敢犯大罪。但小過微疵。不務避之。大命不敢不行。但小命輕忽之。一者媚茲其主。雖小過弗敢故犯之。雖微命。弗敢不遵之。自此之外。又伺主心所喜。雖大勞。悉務行之。使主智者。視此一僕。不重於九十九僕乎。此一僕者。有所祈請。其感動智主之心。不亦深且速於他僕乎。

善人而不勤敏于善。奚翅不能得所求。天主最深厭之。經中天主云。願爾或

熱或寒。但溫不寒熱。始唾爾。熱謂勤敏於德。寒謂流溺於罪也。溫者不爲惡。又不勤於善行。取譬於水。或寒或熱。皆可食。溫水不寒不熱。難食。令唾耳。但溫者有二。從熱向寒。從寒向熱。皆經于溫。一過之後。非向熱。必向寒。不久溫也。人不日進于所當爲之善。卽所已爲之善。必且日消矣。若曰。吾莫止於此。善不進亦不退。無是理也。一失于進。遂始退矣。夫天主豈願人惡。不願人善乎。善人而怠于精進。必近於惡。從善墮惡。其復起於善。難於未嘗爲善者也。故天主甚厭之。若罪人自識其惡。知其險危。畏恐大罰。今日雖惡。尙冀悔改。黽勉善行。急於精進。故天主不之棄焉。經曰。怠使於使之者。如酸於齒。烟於目也。亡不艷然厭怒之。矧爾縱不爲他惡。特怠於善。自足爲惡也。爾有一僕。不竊不詈。不浮不誑。諸罪不犯。第終日遊閒。諸務悉廢。爾謂善僕乎。爾不責怒之乎。責以何罪。豈止營業已乎。故他罪不犯。

獨怠於善。必能令天主憐怒。大降不祥也。故僅不爲惡。不足稱善。先絕諸惡。復勉爲善。乃足稱善焉。

夫天主者。造我正主也。其智能仁慈。美好尊大。皆無限際。是以我儕所宜敬愛奉事之者。亦無限際也。我力旣不克爲所宜爲。第竭力守其誠命。不怠於所能爲之微善。不亦可乎。矧我儕所得性。及樂性之美好。與身內身外之福。悉皆天主惠賜。殫心力奉事。猶不能謝其萬一。況怠於所能爲之微善哉。我儕罪過。日多且重。我功勳未足盡贖之。大主所設報罪惡之殃。亦極重大。策怠勗善。以感動天主。赦罪宥殃。設可泄泄哉。天主所備爲善之天報。亦宏大無境。我功德不足當之。今怠於積功修德。又安能承受之。天路遐迷。其中寇敵甚多。須克之。邪感甚繁。須遏之。誠命須守之。窘難須忍之。人命適短。今日盡爲我有耶否耶。不可知半途息肩而臥。罪惡之赦。與

天堂之安。何由施及歟。升高山者。不得不疲。何況升天堂。天堂者。天主所備以報功德。以報苦難之忍受。怠於功德。不忍受苦難。則不得其報。經云。天國受攻。惟強者能劫之。怠者柔如脂膏。以微苦之火。輒傾蝸。化消之。又安望悉力戰勝哉。

人勗于善。勤事天主。應報之望。輒生于心。無論身苦樂。其心恒保樂焉。是則身後永報之味。今世已始嘗之。勤人之望。豈不貴于世人之得哉。是用不怖死。且願望之。死期迄無憾。且樂受之。知爲歸鄉。入所恒望永慶之門耳。怠者異是。無功德。無天報可望之樂也。有口以造誑。故恆怖永殃。無刻可安。今世已始嘗死後永殃之苦矣。或曰。凡獸如馬牛。二牽之則從。豕獨否。且大作悲聲。何故。曰。馬謂將我乘。牛謂將我耕。羊謂將剪我毳。皆有所用之故。不疑受害耳。獨豕終日饜而遊閒。不可乘。不可耕。無毳可衣。而牽之。

不謂將我殺歟。故甚悲拘。怒欲脫矣。勤敏于善者。世福不望得之。故亦不畏失之。心抱功德。懷身後永報之望。故險中甚安也。怠者終日徇欲。無功德可恃。有罪惡可怖。故樂中不樂。安中疑害。微疾畏死。正不祥人耳。

爾勤於德。遇勞勿止。天主令爾鬪。祚爾勝。輔爾弱。報爾勤。邪情攻爾。勿以目下德行之憂勞。比狗邪情之樂。惟以今行善之憂。比狗情罪後之憂。以今狗情之樂。比身後天堂之樂。乃知德樂大且永。狗情欲之樂。小且短矣。爾鬪勝。勿自安而釋兵。紐勝。屢生怠致負。既得一勝。必敵于彘。乃以復鬪。大海必多浪。此世必多邪感矣。鬪而被傷。勿失心。勿曳兵而走。須如勇士。被比之辱。與傷之痛。益力而復鬪。若以傷增勇。必逐逐爾者。必勝勝爾者。復鬪復傷。亦勿失心。善戰者。不在不受傷。正在不屈於敵。多受傷。不爲負。受傷失心。而屈服于敵。斯爲負焉。誘感至。勿徒不狗而止。因而益德可也。邪

慾饜誘爾。爾因稍減食飲。正慾。吝貪攻爾。爾增捨施。若此者。以邪感益德。邪感自止。

凡德行自有我情欲所致之難。勤心修之。諸難自消。經云。爾營業。務勤速。諸病不逢爾。是以修善如推車。不脂其牽。縱地夷。車輕。窮力不進。脂之。雖重載。易前矣。難行之德。勤心易之。易行之事。怠心難之。

夫修士必遇艱阻寇敵。故勤者欲護諸德。須內備勇德以勝之。勇德何也。不妄就險。不畏遯險。以平心愉色。忍大辱嫚。輕忽身命。及諸世之吉福。而重事天主之德。及身後永年之事。不畏世禍。而特以譽說過失爲可畏者。斯正勇德也。外勇力。人尙不及獸。豈足爲德。惟敵情欲。忍艱難。是則內勇足爲德也。君子知無勇。功德難以保護。故恒備防怖之慮。消世患畏之義也。色搦加勸。一徒進德。當置世變之虛怖。曰。我曹不知自備於邇者。惟妄慮於

遠者。未然之慮。天主賜人類之大恩也。人自轉用爲大害焉。險逮前。禽獸知避。避而有益時。乃避之。我曹已過者。未來者。併累焉。過慮之極。屢以福致害焉。已過之苦。心憶不忘。未來之苦。豫慮先致。緣目前而爲無福者鮮矣。怖我者多。損我者寡。疑心苦大。實事苦小。實者有度。惟虛者無度。其擾滋多。凡我仇中最狠者誰。緣我小心懼心。致渠益力增膽矣。事有憂之過當者。有不當憂而憂者。有非其時而先憂者。須明揣所畏將至之兆。實否。無憑致畏。不明辨。不勇排。空顛何爲乎。爾所畏終不見至者。不甚多歟。縱必至矣。待既至而後迓之。亦不遲矣。且未必果爲災也。安知不致我福。使我此暫苦。貽多年之樂乎。我曹須臾之後。不得不死。須臾之前爲道德死。則因所不能免之患。致不功宏報。不大幸乎。

七克卷之七終

24

002132

1. 3. 2